侦探推理经典：尼罗河上的惨案（精选本）

阿加莎·克里斯蒂

内容简介

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书中从林内特·里奇维被一颗子弹打穿了头颅开始，尼罗河之旅的宁静也因此被打破。这位年轻美丽时尚，拥有一切的孩子，最终失去了生命。波洛的耳边回响着早先一位旅伴的话："我真想用我那把亲爱的小手枪顶着她的头，扣动扳机。"然而在这异国他乡，一切并不像表面显示的那样平静……

声明

本书内容系书仓用户从网络中收集，利用书仓在线制作、转换服务生成，存放于书仓，
仅供个人收藏、学习使用。
其制作、收藏者承诺不把此内容用于商业用途。
也请借阅者勿公开传播以及应用于商业用途。

书仓网仅止为个人或者机构提供在线内容制作、转换、存储等服务。
书仓网上所有非epubsys帐号下的内容均为个人使用行为。

第 1 章 《尼罗河上的惨案》出版说明

《尼罗河上的惨案》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宫英海 译

献给我的老朋友西比尔·贝内特——

一个同样喜欢漫游世界的人

出版说明

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10亿册，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销售量亦逾10亿册。她一生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19部剧本，以及6部以玛丽·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

随着克里斯蒂笔下创造出的文学史上最杰出、最受欢迎的侦探形象波洛，和以女性直觉、人性关怀见长的马普尔小姐的面世，如今克里斯蒂这个名字其象征意义几近等同于“侦探推理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经过数次退稿后，最终于1920年由博得利·黑德出版公司出版。

之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平均每年创作一部小说。1926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罗杰疑案》(又译作《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这是她第一部由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开创了作为作家的她与出版商的合作关系，并一直持续了50年，共出版70余部著作。《罗杰疑案》也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第一部被改编成剧本的小说，以Alibi的剧名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1952年她最著名的剧本《捕鼠器》被搬上舞台，此后连续上演，时间之长久，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

1971年，阿加莎·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1976年，她以85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此后，又有她的许多著作出版，其中包括畅销小说《沉睡的谋杀案》(又译《神秘的别墅》、《死灰复燃》)。之后，她的自传和短篇故事集《马普尔小姐探案》、《神秘的第三者》、《灯光依旧》相继出版。1998年，她的剧本《黑咖啡》被查尔斯·奥斯本改编为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上世纪末在国内曾陆续有过部分出版，但并不完整且目前市面上已难寻踪迹。鉴于这种状况，我们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旧译本，其一：收录相对完整，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品；其二：根据时代的发展，对原有译文全部重新整理，使之更加贴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愿我们的这些努力，能使这套“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成为喜爱她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6年5月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一章(1)

“林内特·里奇维!”

“就是她!”伯纳比先生说。这位先生是“三王冠”旅馆的老板。

他用手肘推推他的同伴。

这两个人乡巴佬似的睁大眼睛盯着，嘴巴微微张开。

一辆深红色的劳斯莱斯停在邮局门口。

一个女孩跳下汽车，她没戴帽子，穿一件看起来很普通(只是看起来)的上衣。她一头金发，相貌端正而露出独断独行的神气，体态窈窕——这样的女孩在莫尔顿这个地方难得一见。

她傲慢地快步走进邮局。

“就是她!”伯纳比先生又说了一遍，他肃然起敬地低声说，“她有几百万英镑的财产……正打算花几万英镑来重修那座庄园。要建游泳池，还有意大利式的庭院、舞厅；房屋有一半要拆掉重建……”

“她会让镇上的人赚点钱。”老板的朋友说。这人是个瘦子，脸色憔悴，话里带着羡慕和嫉妒。

伯纳比先生表示同意。

“对呀，这对我们莫尔顿来说是件大事，是件大事呀。”

伯纳比先生十分得意。

“使我们大家都振作起来。”他加上一句。

“对乔治爵士就不是了。”另一位说。

“啊，是赌马害了他，”伯纳比先生帮他说话，“他运气老是不好。”

“他那座庄园卖了多少钱?”

“听说足足六万英镑。”

瘦子吹了声口哨。

伯纳比先生又得意地说：“他们说完工以前她还要花六万英镑!”

“真了不起!”瘦子说。“她从什么地方弄来那么多钱?”

“听说是从美国。她母亲是个百万富翁的独生女，就像电影里的剧情，是吧?”

那个女孩从邮局出来，上了汽车。

瘦子目送她开车离开，低声自语：“太不应该了，她长得那么漂亮。既有金钱，又有美貌——这太过分了!像她那样有钱的女孩没有权利长得漂亮，但她却是个美人儿……这女孩什么都有。真不公平……”

摘自《每日笑谈报》专栏：

在“姑姑筵”餐厅就餐的人士中，我看到了美丽的林内特·里奇维。和她在一起的有知名的乔安娜·索伍德女勋爵，温德汉姆勋爵和托比·布莱斯先生。众所周知，里奇维小姐是安娜·哈茨女士与梅伊许·里奇维先生所生的女儿，她继承了外祖父利奥波德·哈茨的巨额财产。美丽的林内特目前在社交界是轰动一时的人物，谣传她有可能即将订婚。当然，看起来温德汉姆勋爵对她一往情深!

乔安娜·索伍德女勋爵说：“亲爱的，我想一定会美的不得了!”

她坐在沃德庄园中林内特·里奇维的卧室里。

朝窗外望过庭院，是一片林地蓊郁的开阔乡野。

“这地方太棒了，是不是?”林内特说。

她双臂倚在窗台上，脸上的神情是雄心勃勃，生气盎然，充满活力的。不知怎么的，在她身旁，乔安娜·索伍德就显得有些黯然失色。乔安娜芳龄二十七，年轻苗条，有个聪明的长脸蛋，但修过的眉毛显得有些古怪。

“这些时间你做了这么多的事!你请了不少建筑师之类的人吧?”

“请了三个。”

“建筑师是什么样子?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建筑师。”

“他们还不错，但我发现他们有时候非常不切实际。”

“亲爱的，你绝对很快就会把他们纠正过来!你这个人最讲究实际了!”

乔安娜从梳妆台上拿起一串珍珠。

“我想这些珍珠是真的，对吗，林内特?”

“当然是真的。”

“我知道对你来说是‘当然’，亲爱的，可是对大多数人却未必如此。他们的珍珠可能是人工养殖的，甚至是假的!亲爱的，这些珍珠简直太漂亮了，一颗颗搭配得如此美妙。价格一定高得惊人!”

“你觉得它们很俗气，是吗?”

“不，一点也不——真的很美。到底值多少钱呢?”

“大约五万英镑。”

“这么多的钱!你不怕被人偷走?”

“不怕，我经常戴着这串珍珠；而且，我给珍珠保了险。”

“让我戴戴这串珍珠，吃晚饭的时候就还你，可以吗，亲爱的?让我快乐一阵子。”

林内特笑了。

“当然可以，你高兴就好。”

“你知道，林内特，我真羡慕你。你要什么有什么。你今年才二十岁，自己的事就可以自己做主，要多少钱有多少钱，长得漂亮，身体也健康。你甚至还挺聪明的!你到什么时候满二十一岁?”

“明年六月。到时我要在伦敦举行一个盛大的成年庆祝宴会。”

“然后你就要和查尔斯·温德汉姆结婚了吧?对于这件婚事，那些可怕的八卦专栏作家已经是望眼欲穿了。他对你的确是一往情深哪。”

林内特耸耸肩。

“我不知道，我现在还不想和任何人结婚。”

“亲爱的，你说得没错!结婚之后就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了，不是吗?”

电话铃声响起，林内特走过去接电话。

“喂?喂?”

回答她的是男管家的声音：“贝尔弗小姐打电话来，要我接过来吗?”

“贝尔弗?哦，当然，好的，接过来吧。”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一章(2)

咔哒一响，电话接通后，是一个热切、温柔、有点气喘吁吁的声音：“喂，是里奇维小姐吗?林内特!”

“杰基，亲爱的!我好久好久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了!”

“我知道，真是段可怕的时光，林内特，我好想见到你。”

“亲爱的，你能到这里来吗?我的新玩物，我想让你看看。”

“我正想到你那里去。”

“那你赶快坐趟火车或开车来吧。”

“好，我一定来，我会开一辆破旧不堪的双座汽车来，是花了十五英镑买的。算来这车子走得很好，可是它喜怒无常，如果下午茶时间我还到不了，那你就知道是车子发脾气了。再见，亲爱的。”

林内特放下电话，走回乔安娜身旁。

“是我的老朋友杰奎琳·贝尔弗打来的。我们一起在巴黎的一所修道院里待过。她的运气坏透了。她父亲是个法国伯爵，母亲是美国人

——南方人。她父亲跟一个女人跑了，母亲在那次华尔街股市大崩盘时，把全部的钱输个精光。杰基被拖累得身无分文，我不知道她最近两年是怎样应付过来的。”

乔安娜用她朋友的指甲油涂出血红的十指。她朝后倾，头偏在一边，端详着效果如何。

“亲爱的，”她慢吞吞地说，“这岂不令人讨厌?如果我的朋友遇到倒霉的事，我马上和她们断绝往来!这话听起来冷酷无情，但是以后可以省掉许多麻烦!她们会老想着向你借钱，要不就去开间服饰店，那你就不得不在她们店里买些难看的衣服；她们还喜欢画灯罩啦，或是去做蜡染之类的。”

“那么，如果我破产了，你明天就会和我断绝往来?”

“对，亲爱的，我会的。你不能否认我很坦白吧!我只喜欢成功的人。其实几乎人人都是如此，只不过他们不承认罢了。他们只会借口说，他们再也受不了玛丽、艾米丽或是帕梅拉了!‘遭遇不幸使她的脾气变得那样坏，那样古怪，可怜的人!’”

“你真残忍，乔安娜!”

“我只不过是追求名利，大家都这样。”

“我可不追求名利!”

“那还用说!你当然可以自命清高，每一季你那个美国财产托管人帅哥都会给你寄来一大笔钱。”

“你也把杰基看错了，”林内特说，“她不是靠朋友过日子的那种人。我曾经想帮助她，可是她不愿意。她像魔鬼一样自傲。”

“那她为什么急于要见你?我敢打赌她有求于你!等着瞧吧!”

“听上去好像有什么事使她挺兴奋的，”林内特承认，“杰基是很容易激动的，有一次她曾拿小刀戳人!”

“亲爱的，太可怕了!”

“那时有个小伙子在戏弄一条狗，杰基要他住手，他不肯。她一把拉住他，可是他力气比她大得多，后来她拔出小刀一下子就刺进他的身体。结果大家乱成一团!”

“我想也是。这事听起来叫人非常不舒服!”

林内特的贴身女仆走进房来。她低声说了句道歉的话，从衣橱里取出一件衣服，然后拿着走出了房间。

“玛丽怎么啦?”乔安娜问，“她一直在哭。”

“可怜的人!你知道，我和你说过，她想和一个在埃及工作的男人结婚。她对那个人的情况不太了解，因此我想最好去调查一下。结果我查出他结婚了——而且有三个孩子。”

“你看你树了多少敌人呀，林内特。”

“敌人?”林内特感到惊讶。

乔安娜点点头，自己点了一支烟。

“对，敌人，亲爱的。你的效率高得使人受不了，而且你一贯正确。”

林内特笑了。

“瞧你说的!我在这世上可没有敌人。”

温德汉姆勋爵坐在一棵杉树下。他的眼光停留在沃德庄园某一处优雅的角落。没有任何俗物可以破坏这座房子的古典美——拐弯过去才是新房子和加盖的部分。沐浴在秋阳下，触目所及一派美好。可是凝神细看，他，查尔斯·温德汉姆看到的却不再是沃德庄园的老屋了，他似乎看见一座更富丽堂皇的伊丽莎白式建筑，看见一大片园林，看见更萧瑟的背景……那是他自己的老家查尔顿伯里庄园，而在这幅画

面的前景上站着一个人，一个有着闪亮金发和自信脸庞的女子……查尔顿伯里庄园的女主人林内特!

他觉得这桩婚事大有希望。她没斩钉截铁地拒绝他，只不过要他给她一些时间。好吧，他还能等待……

这桩婚事简直是天作之合!娶个有钱的女人，这当然是上上之策；但他并未违背自己的感情。他爱林内特，即使她一文不名，不是英国最有钱的女人，他也愿意娶她，幸运的是，她刚好就是个英国最有钱的女人……

他脑子里想着未来的美妙计划。也许弄个罗克斯戴尔狩猎俱乐部的会长当当，把西侧的房子修复，不必把苏格兰的猎场租出去了……

查尔斯·温德汉姆在阳光下做着美梦。

四点钟的时候，那辆破旧的双座小汽车停了下来，车轮压在石子路上嘎吱作响。一个女孩从汽车里出来——她的身材小巧而苗条，有一头黑发。她奔上石阶，猛拉门铃。

几分钟后，她被带进那个宽敞而富丽堂皇的客厅。有着牧师神态的男管家用他特有的哀伤声调报告：“贝尔弗小姐到。”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一章(3)

“林内特!”

“杰基!”

这个热情的小女人伸开双臂投入林内特的怀抱，温德汉姆站在一旁颇有所感地看着。

“温德汉姆勋爵，这是贝尔弗小姐，我最要好的朋友。”

是个漂亮的小女孩。他想，并不真正漂亮，可是确实迷人，有一头黑色的鬈发和一双大眼睛。他低声说了几句得体的应酬话，然后谦逊地离去，让这一对朋友在一起叙旧。

杰基扑了过来，林内特记得这是她特有的动作。

“温德汉姆?温德汉姆?哦，就是报纸上一直说要和你结婚的那个人!林内特，你打算和他结婚吗?是这样吗?”

林内特低声说:

“也许。”

“亲爱的，我真高兴!他看来不错呀。”

“哦，你先别下定论，我还没有决定哩。”

“当然!女王选配偶总是要三思而行哪!”

“别说傻话了，杰基!”

“你确实是个女王啊，林内特!你一直是个女王。金发的林内特，我的女王陛下!本句原文为法语。——译注。而我——我是女王的密友!女王的心腹宫女。”

“你在说些什么呀，亲爱的杰基!这些日子你都在什么地方?你一声不响就失踪了，也不写信来。”

“我讨厌写信。你问我在什么地方?哦，我差不多要给淹没了，亲爱的。你知道，淹没在各种工作里，和讨厌的女人们在一起做种种讨厌的工作!”

“亲爱的，我希望你能够——”

“能够接受女王的赏赐?好吧，坦白说，亲爱的，这正是我来的目的。不，不是要借钱，还没到这个地步!可是我来请你帮个大忙!”

“说下去。”

“如果你打算和那个温德汉姆结婚，也许你会明白。”

林内特一时大惑不解，然后她脸上的疑问消失了。

“杰基，你的意思是——”

“对，亲爱的，我订婚了!”

“原来是这样!我才在想，你怎么看起来特别兴奋。当然，你一直是这样，但是今天你甚至比平常更有活力。”

“我的确觉得如此。”

“把他的一切都告诉我。”

“他的名字是西蒙·多伊尔。一个宽肩膀的大块头，人很单纯，非常孩子气，有种说不出的可爱!他很穷，没什么钱。他是那种所谓的‘名门子弟’——但他是个很穷的名门子弟。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大概是这样。他们家是德文郡人。他喜欢乡下，喜欢乡下的东西。他在伦敦一家死气沉沉的公司里工作了五年，现在他们在裁员，他没有工作了。林内特，如果我不能和他结婚，我就会死!我会死!我会死!我会死……”

“别说傻话了，杰基。”

“我跟你说，我真的会死!我爱他爱得发狂，他也爱我爱得发狂。我们谁没有谁，就都活不下去了。”

“亲爱的，你陷得太深了!”

“我知道。这样不好，不是吗?一旦爱情这东西找上了你，你就毫无招架之力了。”

她停了一会儿，睁大黑眼睛，眼神突然显得悲伤，身子微微地一颤。

“这种感觉——有时真叫我害怕!西蒙和我是天生的一对，我再也不会喜欢别人了。你一定要帮助我们，林内特。我听说你买下了这座庄园，我就有了个主意。你听我说，你一定需要一个田产管理人——也许两个，我要你把这个工作交给西蒙。”

“哦!”林内特一怔。

杰基赶快接着说:

“他对那些事很在行的，田庄里的事他都懂——他是在田庄上长大的。他还受过产业管理的训练。哦，林内特，为了我，你会给他一个工作，是吗?如果他做得不好，就辞掉他，可是他会做得很好的。我们

可以住在一幢小房子里，我可以经常和你见面，到那时候，庄园里的每一样东西都会变得非常美妙。”

她站起身来。

“说你答应了，林内特。告诉我，你答应了。美丽的林内特!了不起的林内特!我最要好的林内特!说，你答应了!”

“杰基——”

“你答应了?”

林内特放声大笑。

“这真胡闹，杰基!把你的心上人带来让我看看，然后我们再商量。”

杰基冲过去，兴高采烈地吻了林内特。

“亲爱的林内特，你是个真正的朋友!我早知道你是真正的朋友。你不会让我失望，永远不会。你真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再见!”

“哦，杰基，你住下吧。”

“我?不，我不住这儿，我要回伦敦去，明天我把西蒙带来，我们再把一切都谈妥。你会喜欢他的，他很讨人喜欢。”

“可是你等一等，喝了茶再走，好吗?”

“不啦，我不能等，林内特。我太高兴了，我得回去告诉西蒙。我知道我疯了，亲爱的，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想等结了婚，我这毛病会好的，结婚似乎总能使人们清醒过来。”

她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站了一会儿，然后跑回来，像小鸟挥翅似的和林内特很快地再拥抱一次。

“亲爱的林内特，没有人像你这样好。”

加斯东·布隆丹先生是“姑姑筵”这家时髦小餐厅的老板，他不是一个喜欢奉承顾客的人。不论是有钱的阔佬、漂亮的女人、声名狼藉的人或出身名门的人士，这些人若想要布隆丹先生对他们另眼相看，并给予特殊的款待，可能只会落得大失所望。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布隆丹先生才会纡尊降贵来招呼一位客人，陪他到一张特别的桌子面前，以最得体的言辞和他交谈。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一章(4)

这天晚上相当特别，布隆丹先生曾三度施展他的上上之礼——一次是招呼一位公爵夫人；一次是一位贵族，他是个著名的赛马迷；另一次是对一位相貌滑稽、嘴上留着一大把黑胡子的矮个儿。漫不经心的旁观者也许会认为这位先生光临“姑姑筵”餐厅，并非老板的光荣。

可是布隆丹先生对这位先生似乎周到得过了头。尽管半小时前他就已经对上门顾客宣布没有空位了，但现在一张空桌子却神秘地出现了，而且是在最好的位置上。布隆丹先生体贴入微地把这位客人带到这张桌子前面。

“当然，我们永远有空桌子留给您，波洛先生!真希望您能多多光临本店。”

赫尔克里·波洛微笑着，他记起了一件往事，那次事件牵涉一具死尸，一名侍者，布隆丹先生本人和一位很可爱的小姐。

“你太客气了，布隆丹先生。”他说。

“就您一个人吗，波洛先生?”

“对，就我一个人。”

“哦，好，朱尔斯将为您安排一席像诗一样的美食——一首完美的诗!女人有个缺点，不管她们多么迷人，都会叫你注意力分散，食不知味!但在这儿你一定会大饱口福的，波洛先生，我可以保证。啊，至于用什么酒——”

接下来是有关烹调的对话，餐厅的总管朱尔斯也帮着出主意。

布隆丹先生在离开前停留了片刻，压低声音神秘地问：“你手头有重要案件吗?”

波洛摇摇头。

“哎，我是个清闲的人，”他轻声地说，“我工作了一辈子，稍稍有点积蓄，现在总算有资格享受一下悠闲的生活了。”

“我真羡慕你。”

“不，不，你要是羡慕我那就不聪明了。我可以向你保证，悠闲的生活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愉快。”他叹了一口气。“这话说得真好：工作是避免胡思乱想的良方。”

布隆丹先生两手一举。“可是有许多事情可做!可以去旅行!”

“对，可以去旅行，我常去旅行的。今年冬天我想去埃及观光。他们说那里的气候极好，可以逃避那蒙蒙大雾，灰暗的天空，和单调乏味的雨季。”

“啊!埃及。”布隆丹先生吸了一口气。

“现在搭火车就可以到那里去，除了渡过英吉利海峡这一段之外，都不必搭船。”

“啊，搭船，这对你不适合吧?”

赫尔克里·波洛摇摇头，身体微微一颤。

“对我也不适合，”布隆丹先生深有同感地说，“它会引起胃部不舒服。”

“还只对某些人的胃起作用!有些人对大海的摇晃根本不在乎，实际上他们觉得很舒服。”

“这是上帝不公平的一面哪。”布隆丹先生说。

他伤心地摇摇头，然后走开，回想着他那对上帝大为不敬的念头。

侍者们步伐轻巧，动作熟练，正伺候着上菜。梅尔巴式烤面包、奶油、冰香槟酒用的小桶，这顿精美晚餐的附属品皆属上乘。

黑人乐队演奏起令人忘我的、有些怪异而协调的音乐。伦敦这城市正翩翩起舞。

赫尔克里·波洛冷眼旁观，把这些印象记录在他那井井有条的脑子里。

大部分的面孔显得多么厌倦而疲乏呀!比方有些矮胖的男人，跳得很快活，但他们的舞伴却露出耐心忍受的表情。那个穿紫衣裳的胖女人看上去容光焕发……毫无疑问，夜生活给胖子带来了补偿，那种热情，那种兴致勃勃，都是时髦一族、身材苗条的人所不具备的。

餐厅里的年轻人，有的心不在焉，有的神情厌倦，而有些十分不快乐。人们常把青春年华说成是人生最欢乐的阶段，这是多么荒谬啊——人在年轻时期是最脆弱的呢。

他看到一对年轻男女，顿时目光变得柔和了。这一对十分相配，男的高大，女的娇美，两人的身体随着节奏移动，充满快乐；他们为此时此地感到快乐，也为彼此感到快乐。

舞曲突然停止，人们鼓掌，接着舞曲又响起了。在跳完第二支舞曲后，这一对情侣回到他们的桌子，这桌子离波洛很近。女孩的脸上

发红，微笑着。当她坐下仰头面对着伴侣时，波洛有机会研究她的表情。

她的眼里除了笑意之外，还有些别的什么东西。赫尔克里·波洛疑惑地摇摇头。

“她爱得太深了，这个小女孩，”他自言自语，“这可不保险。不，这有点危险。”

接着他听到两个字：埃及。

他们的声音清晰地传入他的耳中。那女孩的声音年轻、清新、高傲，带有那么一点点柔和的外国卷舌音；那男人的声音悦耳、低沉，是一种有教养的英国腔。

“我并不是太过乐观，西蒙。我告诉你，林内特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但我可能会令她失望。”

“胡扯，这个职务正适合你。”

“我也这么觉得……我不怀疑自己的工作能力，而且我打算好好地做——为了你!”

那女孩笑了，笑声里充满真正的快乐。

“我们要等待三个月——确定你不会被炒鱿鱼，然后……”

“然后我就把我的一切交给你。这就是重点，对吗?”

“我们到埃及去度蜜月如何?管它要花多少钱！我这一生一直梦想到埃及去。去看尼罗河、金字塔、沙漠……”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一章(5)

他应和着，声音有点含糊：“我们一起去旅行，杰基……我们一块儿去，这不是很棒吗?”

“我不知道，这对你也像对我一样美妙吗?你真的爱我像我爱你一样深吗?”

她的声音突然变得激动起来，眼睛睁大，几乎露出害怕的表情。

那男人马上明快地回答：“别说蠢话了，杰基。”

可是那女孩重复地说：“我不知道……”

最后她耸耸肩：“我们去跳舞吧。”

赫尔克里低声地喃喃自语：

“女孩深爱着男孩，男孩却是被动回应本句原文为法语。——译注。，唉，我不禁要怀疑这样的爱情。”

“假如他是个可怕的粗汉怎么办?”乔安娜·索伍德说。

林内特摇着头说：“哦，不会的，我相信杰基的眼光。”

乔安娜低声说：“啊，可是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是不会露出真面目的。”

林内特不耐烦地摇摇头，然后换了个话题。

“我该去找布莱斯先生研究那些新计划才是。”

“新计划?”

“对，村子里那些脏得吓人的旧房子，我要把那些房子拆掉，把居民迁走。”

“你是多么重视清洁而又有公益精神啊，亲爱的!”

“不管怎样，他们都得搬走。那些房子居高临下，会看见我的新游泳池。”

“住在那些老房子的居民愿意搬走吗?”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很高兴，只有一两个人讲不通，真叫人不耐烦，他们似乎不明白自己的居住环境会得到多大的改善!”

“我看这件事你很坚持己见。”

“我亲爱的乔安娜，真的，这是为他们好。”

“对，亲爱的，我相信这是为他们好，这是强迫的善行。”

林内特皱皱眉。乔安娜大笑。

“得啦，承认你是个暴君吧。仁慈的暴君，如果你接受这说法!”

“我才不是个暴君哩。”

“可是你喜欢为所欲为!”

“并不见得!”

“林内特·里奇维，你能正眼看着我告诉我，有哪一次你没有照你的意思办事?”

“有许多次呀。”

“是啊，‘有许多次’。说得倒轻松，可是却举不出任何具体的例子。你连一个例子也想不出，亲爱的，不管你怎样使劲地想!林内特一直坐在她的黄金马车里，从胜利走向胜利。”

林内特尖声地说：“你觉得我很自私?”

“不，我认为你只是不能抗拒。当金钱和魅力结合在一起时，一切都会拜倒在你面前的。遇到无法用金钱买到的东西，你就用微笑来弄到手，于是你就成了‘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林内特·里奇维。’”

“别说傻话了，乔安娜!”

“好吧，你难道不是什么都有了吗?”

“我想我是什么都有了……不知怎么的，还有点叫人厌烦呢!”

“当然叫人厌烦，亲爱的!也许你不久就会玩腻了，感到非常无聊。可是同时你又坐在黄金马车里为胜利而高兴。不过我想知道，真的想知道，如果有天让你去走一条有‘禁止通行’标志的道路，那会如何?”

“别傻了，乔安娜。”林内特说。这时温德汉姆勋爵走向他们，她转身对他说：“乔安娜正在责备我。”

“没有恶意，亲爱的，我没有恶意。”乔安娜含糊地回应，一面起身离开座位。

看到温德汉姆的眼睛微光一闪，她没有道歉就离开了他们。

他沉默了一两分钟，然后开门见山地问：“你做出决定了吗?林内特?”

林内特慢吞吞地说：“我是不是太无情了?我想，如果我没拿定主意，我就应该说‘不’——”

他打断她：“别说了，我会给你时间的——要等多久就等多久。但我认为，你知道，我们在一起应该是快乐的。”

“你知道，”林内特用几乎带点孩子气的抱歉语调说，“我过得很幸福——特别是有了这一切。”她把手一挥：“我要使沃德庄园成为我理想中的乡间别墅，而且我认为我做得不错，你说对吗?”

“好极了。你规划得很好，一切都无懈可击。你非常聪明，林内特。”

他停了片刻，又接着说：“你也喜欢查尔顿伯里庄园，对吧?当然，我们需要使它更现代化，以及做点整修等等——在这方面你是那么精明，你喜欢做这些事情。”

“啊，当然，查尔顿伯里庄园非常美丽。”

表面上显得热情奔放，可是她内心突然感到一阵冰凉。一个不协调的音调响起，破坏了她对目前生活的满足。当时她没有仔细分析这

种感觉，可是事后，等温德汉姆走了，她试图去探索内心深处真正的想法。

查尔顿伯里庄园——对，原因就在这里!她讨厌人家提起查尔顿伯里庄园。可是为什么?查尔顿伯里庄园颇有名声。温德汉姆的祖先从伊丽莎白时代起就拥有这座庄园。当上查尔顿伯里庄园的女主人，就是社交界的第一把交椅。毋庸置疑，温德汉姆是最有价值的英国单身贵族。

他当然不可能把沃德庄园放在眼里，沃德庄园怎么也比不上查尔顿伯里庄园。

啊，可是沃德庄园是她的!她看中它，买了它，重建它，装潢它，在上面花了大笔的钱。这是她的财产，她的王国。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一章(6)

可是如果她和温德汉姆结婚，在某种意义上，沃德庄园就不值得考虑了。他们何必拥有两个乡间别墅?而且这二者之中，要放弃的一定是沃德庄园。

她，林内特·里奇维，将不复存在。她将会是温德汉姆勋爵夫人，为查尔顿伯里庄园和它的男主人带来一大笔嫁妆。她将成为皇后，但不再是女王。

“我太荒唐了。”林内特自言自语。

可是很奇怪，她的确厌恶那种放弃沃德庄园的想法……

此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东西使她心神不宁呢?

她想到杰基那不同以往的模糊声调：“如果我不能和他结婚，我就会死!我会死!我会死……”

如此肯定，如此认真。她，林内特，对温德汉姆是否也有这种感情呢?她应该没有。也许她永远不可能对任何人有这种感情。这种感情，一定是——很美妙的……

敞开的窗外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

林内特不耐烦地抖动了一下。那一定是杰基和她的情人。她得出去迎接他们。

她站在门口，杰基和西蒙·多伊尔正走出车子。

“林内特!”杰基朝她奔过来。“这是西蒙。西蒙，这是林内特，她是世界上最棒的人。”

林内特看见一个身材瘦高的年轻人，他有深蓝色的眼睛，鬈曲的棕发和方正的下巴；他那纯朴的微笑带着点孩子气，十分动人……

她伸出一只手，那只握住她的手有力而且温暖……她喜欢他那样看她，一种天真、诚恳的爱慕。

杰基对他说过她很棒，此刻，他打心底认同她确实很棒……

一阵温暖、甜蜜、使人陶醉的感觉流遍林内特全身。

“太好了!”她说。“进来吧，西蒙，让我好好招待我新来的田产管理人。”

她转身带路时，心里想着：“我太……太快乐了。我喜欢杰基的男朋友……我好喜欢他……”然后她突然感到一阵痛苦：“幸运的杰

基……”

蒂姆·阿勒顿坐在柳条椅上，一面眺望大海，一面打呵欠，并朝着他母亲瞄了一眼。

阿勒顿夫人五十多岁，一头白发，很漂亮。每次她看向自己儿子时，都紧闭着嘴，装出一副严厉的表情来掩盖她对他深切的爱。这种伎俩连素不相识的人都骗不过，蒂姆对此更是完全心里有数。他说：“你真的喜欢马略卡岛吗，妈妈?”

“嗯，”阿勒顿夫人考虑了一下说，“这地方生活消费便宜。”

“而且很冷。”蒂姆说，微微地发抖。

他是个瘦长的年轻人，黑头发，胸膛窄小。他的嘴唇看来挺可爱的，双眼则显得悲哀，下巴看来优柔寡断，一双手修长秀气。

几年前他患过肺结核，身体一直不大好。据说他在“写作”，但是他的朋友都知道，他不喜欢人家问他有多少作品。

“你在想什么，蒂姆?”

阿勒顿夫人警觉起来，她那明亮的深棕色眼珠露出怀疑的表情。

蒂姆·阿勒顿朝她笑笑。

“我在想埃及。”

“埃及?”阿勒顿夫人怀疑自己听错了。

“那儿气候温暖，亲爱的妈妈，有懒洋洋的金色沙漠，还有尼罗河。我想去游览尼罗河，你想去吗?”

“啊，我想去。”她的声音冷淡，“可是到埃及去花费很大，亲爱的。那不是花一个小钱都得计算的人能去的地方。”

蒂姆笑了，他站起来，伸伸懒腰。突然间他显得活跃而起劲，声音里透露些许激动。

“旅费我来负责，亲爱的妈妈。我在证券交易所牛刀小试了一下，结果完全令人满意。今天早上我听到了一些新闻。”

“今天早上?”阿勒顿夫人尖声说，“你只收到一封信，而那封信——”

她停住了，咬着嘴唇。

一时看不出蒂姆是在笑还是在生气，应该是在笑。

“而那封信是乔安娜写来的。”他冷静地把她的话接着说完。“你猜得很对，妈妈，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高明的女侦探!有你在旁边，鼎鼎

大名的赫尔克里·波洛可要留心他的桂冠哪。”

阿勒顿夫人似乎给惹恼了。

“我只不过碰巧看见信封上的字迹。”

“所以你知道那不是证券经纪人写来的?没错。其实我是昨天从他们那里听到消息的。乔安娜的字迹的确很容易让人认出来，简直就像一只喝醉酒的蜘蛛在信封上乱爬。”

“乔安娜说了些什么?有什么新闻?”

阿勒顿夫人尽量说得轻松、自然。她儿子和远房表妹乔安娜·索伍德之间的友谊一直使她恼火。他们之间并没有——她一直这样告诉自己——“私情”，她很清楚并无此事。蒂姆从未对乔安娜表露情意，她对他也是如此。他们两人意气相投是由于他们都爱谈流言蜚语，而且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和熟人。他们都喜欢和人接触，喜欢议论别人。乔安娜说话虽然尖刻，但常能引人发笑。

不过并不是害怕蒂姆爱上乔安娜，才使得阿勒顿夫人在乔安娜在场或收到她的来信时，态度变得有些僵硬。

是由于那种难以捉摸的感情——不承认的嫉妒，嫉妒蒂姆和乔安娜在一起时真心感到快乐。蒂姆和母亲相处得极好，因此每当阿勒顿

夫人看到他全神贯注于别的女人，并对她感到兴趣时，她总是有些吃惊。同时她也感觉每当蒂姆和乔安娜在一起时，她一露面就使这两个年轻人之间产生一种障碍。她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两人促膝谈心时，一看见她来就支支吾吾，而且似乎是出于对长辈的礼貌，不得不请她也来一起聊聊。很明显，阿勒顿夫人不喜欢乔安娜·索伍德。她认为她虚伪、做作，而且生性肤浅。她很难使自己不直率地提出这些看法。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一章(7)

蒂姆从衣袋里拿出信打开看，作为对她的回应。他母亲注意到那是封长信。

“新闻不多，”他说，“德凡尼夫妇离婚了。老蒙蒂因为酒后驾车而受审。温德汉姆到加拿大去了。林内特把他甩了似乎使他很伤心，她确定要和她的田产管理人结婚了。”

“这太不寻常了!这男人可怕吗?”

“不，不，一点也不。他是德文郡多伊尔家族的人。当然，他没有钱——实际上他和林内特最要好的朋友订过婚。这就有点过分了。”

“我认为这太糟了。”阿勒顿夫人说，她的脸颊泛红。

蒂姆深深地瞥了她一眼。

“我知道，亲爱的妈妈，你不赞成女人抢走别人的丈夫或诸如此类的事情。”

“从前我们有我们的道德标准，”阿勒顿夫人说，“也有一种有教养的品行。现在的年轻人似乎认为他们可以到处胡来，高兴做什么就做

什么。”

蒂姆微笑说：

“他们不仅仅这样认为，而且也真的做了。你看林内特·里奇维就是!”

“唉，我认为这很糟糕。”

蒂姆朝她眨眨眼。

“高兴点吧，你这个老顽固!不过我同意你的看法，不管怎样，我可还没有抢过别人的太太或是未婚妻呢。”

“我相信你永远不会做这种事。”阿勒顿夫人说。接着她又高兴地说：“我可是把你规规矩矩教养长大的。”

“所以功劳归于你，而不是我。”

他一面把信折起来，一面和她打趣。阿勒顿夫人脑子里有个念头一闪：“大部分的信他都给我看，乔安娜的信他却只给我念些片断。”

可是她把这种没意义的想法放在一边，像过去那样，决心做一个有教养的女人。

“乔安娜过得愉快吗?”她问。

“像平常一样。她说她打算在伦敦‘梅菲尔’的贵族住宅区开一家熟食店。”

“她总是说，她手头拮据，”阿勒顿夫人说，语调间带着一点憎恨，“可是她又到处旅行，而且她在穿着上一定花了很多钱，我看她总是穿得很漂亮。”

“啊，她那些衣服恐怕是用不着付钱的——”蒂姆说，“妈妈，不是你的旧脑袋想的那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她收到了账单却不去付钱。”

阿勒顿夫人叹了口气。

“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有本事买东西不付账。”

“这是一种特殊才能，”蒂姆说，“只要你作风海派，而且不具金钱概念，店家就会让你任意赊欠。”

“是吗?可是到头来你得到破产法庭上去，就像可怜的乔治·沃德爵士那样。”

“你倒同情那个老马贩——大概因为他在一八七九年的一次舞会上称赞你是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吧。”

“一八七九年我还没有生下来哩。”阿勒顿夫人起劲地反驳，“乔治爵士风度翩翩，我不许你说他是马贩。”

“我从知道内情的人那里听到他的好多趣事。”

“你和乔安娜谈起天来，只要能损人，不管什么话都说得出口。”

蒂姆竖起眉毛。

“妈妈，你很激动，我不知道你这么喜欢老沃德。”

“你不明白出售沃德庄园他有多么难过，他非常喜欢那个地方。”

蒂姆压下脱口反驳的冲动。归根结底，他又有什么资格去批判别人?于是，他体贴地说：“你知道，我想你说得很对。林内特曾经邀请他去看看她把房子修得如何，他很不客气地拒绝了。”

“当然。她应懂得不该去邀请他。”

“我知道他非常恨她。每次看见林内特，他都要低声骂她。他不能原谅她，因为她出了最高价买下他那让虫蛀了的祖产。”

“难道你连这也不懂吗?”阿勒顿夫人尖声说。

“坦白说，”蒂姆平静地说，“我不懂，人为什么要生活在过去?为什么老留恋着过去的事?”

“那我们用什么来代替过去呢?”

他耸耸肩：“刺激、新奇的事物吧，那种期待每天有新变化的快乐。无需继承一片无用的土地，而是去追求自己赚钱的喜悦——用自己的脑子和本领去赚钱。”

“最好是，在证券交易所大赚一笔!”

他笑了：“为什么不可以?”

“如果输了，那又该怎么办?”

“亲爱的妈妈，这可说得不得体，今天说这话尤其不恰当……你觉得到埃及去的事怎么样?”

“这——”

他打断她的话，对她笑着说：“就这么决定了，我一直都想看看埃及的风光。”

“那你说什么时候去?”

“哦，下个月。那里的一月份最棒，我们还可以有几个星期在这家旅馆享受‘社交’的乐趣。”

“蒂姆。”阿勒顿夫人有点责怪的语气。然后她心虚地接着说：“我答应了利奇太太让你陪她到警察局去，她不懂西班牙语。”

蒂姆做了个鬼脸。

“为了她的戒指?那个贪心鬼的一只红宝石戒指?她还坚持说戒指是让人偷走的?你要我去我就去，但这根本是浪费时间，她只会给可怜的服务生惹麻烦。那天她下水游泳时，我清清楚楚看见戒指戴在她手上，戒指掉进水里了，只是她一直没有发觉。”

“她说她分明记得曾经脱下戒指放在梳妆台上。”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一章(8)

“她没有脱下。我是亲眼看见的。那女人是个傻瓜，在这种十二月天，偏要神气活现地朝海里跑，还假装说海水很暖和，简直是傻瓜，其实只是那时候凑巧阳光比较强罢了。不管怎么说，应该不准胖女人游泳，她们穿上泳衣的样子真叫人倒胃口。”

阿勒顿夫人低声说：“那我觉得我似乎不该再游泳了。”

蒂姆放声大笑。

“你?你比许多年轻女孩漂亮得多。”

阿勒顿夫人叹了口气说：“我倒希望你能在这里多遇见些年轻女孩。”

蒂姆坚决地摇头。

“我可不希望。没有外人来打扰，你和我两个人相处得很愉快。”

“如果乔安娜在这里，你就高兴了。”

“我不会高兴。”他的声音出乎意料的坚决，“你全弄错了，乔安娜能逗我开心，可是我并不是真的喜欢她，她老是在旁边会使我心烦。谢天谢地她不在这里。如果要我再也不和乔安娜见面，我也无所谓。”

接着他低声地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女人值得我对她尊敬和赞美；我想，阿勒顿夫人，你一定知道这个人是谁。”

他母亲脸红了，似乎有些慌乱。

蒂姆认真地说：“世界上真正完美的女人并不多，你正好是其中之一。”

在一间俯瞰纽约中央公园的公寓里，罗布森夫人高声地说：“这简直太完美了!科妮莉娅，你真是个最幸运的女孩。”

科妮莉娅·罗布森的脸马上红了。她是一个身材高大，有点笨手笨脚的女孩，一双棕色眼睛像小狗似的。

“哦，这真是太好了!”她喘了口气说。

老史凯勒小姐头斜在一边，看到穷亲戚出现这种反应深感满意。

“我一直梦想到欧洲去旅行，”科妮莉娅叹了口气说，“以前我还觉得永远没有机会到欧洲去呢。”

“当然，鲍尔斯小姐跟我一起去，”史凯勒小姐说，“但是让她陪我到交际场合去，我就发现她见识有限——十分有限。我想，有许多小事情科妮莉娅倒是可以帮忙。”

“我很愿意帮忙，玛丽表姐。”科妮莉娅急切地说。

“好吧，好吧，那就说定了。”史凯勒小姐说，“去找鲍尔斯小姐，亲爱的，喝蛋酒的时间到了。”

科妮莉娅走开了。她母亲说：“亲爱的玛丽，我非常感激你!我想你是知道的，科妮莉娅的社交生活不太顺利，因此她感到很难过。我知道她心里委屈，如果我有钱能带她去旅行该有多好。可是自从奈德死了以后，我们的情况你也知道。”

“我很高兴带她同行，”史凯勒小姐说，“科妮莉娅做些琐事倒很不错，她愿意跑腿，不像现在有些年轻人那样自私。”

罗布森夫人站起身来亲吻她那阔亲戚微黄且发皱的脸。

“我太感激了。”她说。

在楼梯上她遇见了一位干练的高个儿女人，手上端着一杯有泡沫的黄色饮料。

“啊，鲍尔斯小姐，这回你要到欧洲去?”

“是呀，罗布森夫人。”

“多美妙的旅行啊!”

“是呀，我相信一定会很有趣的。”

“你曾到国外去过吗?”

“哦，是的，罗布森夫人。去年秋天我陪史凯勒小姐到巴黎去，可是我从来没有去过埃及。”

罗布森夫人犹豫了。

“我希望，不会出什么——事情。”

她放低了声音。鲍尔斯小姐仍然平静地回答：“哦，不会的，罗布森夫人；我会留神那种事的，我总是非常小心的。”

可是当罗布森夫人缓步继续走下楼梯时，似乎仍有一片阴影笼罩在她脸上。

安德鲁·潘宁顿先生在他市区的事务所里，正在打开他的私人信件。突然他紧握拳头，砰的一声打在办公桌上；他涨红着脸，前额上

的两根青筋暴起。接着他按了写字台上的电铃，一个漂亮的速记员马上出现。

“请罗克福先生到这里来。”

“好的，潘宁顿先生。”

几分钟后，潘宁顿的合伙人史坦达尔·罗克福走进办公室。这两人颇有相似之处，都是瘦高身材，头发开始变白，胡子刮得很干净，脸上一副精明的样子。

“出了什么事，潘宁顿?”

潘宁顿正在读第二遍信。他抬起头来说：“林内特结婚了……”

“什么?”

“你听见了我的话!林内特·里奇维结婚了!”

“怎么结的婚?什么时候结的婚?为什么我们没有听说?”

潘宁顿朝办公桌上的日历瞥了一眼。

“她写这封信时还没有结婚，但是她现在结婚了。四号上午，就是今天。”

罗克福倒在一张椅子里。

“啊!事先完全没有通知!没有消息？那男的是谁?”

潘宁顿查阅那封信。

“多伊尔。西蒙·多伊尔。”

“他是怎样的人?你听说过他吗?”

“没有。她没怎么提……”他扫视信上一行行整齐而清晰的笔迹，“我觉得这事有些古怪……但这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她结婚了。”

两个人目光交会，罗克福点了点头。

“这件事需要好好想一想。”他轻轻地说。

“我们该怎么办?”

“我正要问你。”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一章(9)

两人闷坐着。然后罗克福问：“你想出好点子了吗?”

潘宁顿慢吞吞地说：“‘诺曼底’号邮轮今天开船，我们两人其中一个还赶得上。”

“你疯啦!这是干什么呀?”

潘宁顿开始说：“那些英国律师——”然后停住了。

“他们怎样?你不会去和他们打交道吧?你疯啦!”

“我并不是说，你——或者我要到英国去。”

“那你有什么高见?”

潘宁顿把信摊平在桌上。

“林内特要到埃及去度蜜月，打算待一个多月……”

“埃及——呃?”

罗克福考虑了一下，抬头遇上了潘宁顿的目光。

“埃及，”他说，“这就是你的主意!”

“对，在旅途中偶然相遇。林内特和她的丈夫——蜜月气氛，也许会奏效。”

罗克福怀疑地说：“她很精明，林内特是……但是——”

潘宁顿轻轻地接下去说：“我想会有办法的。”

四目交接，罗克福点了点头。

“好吧，老家伙。”

潘宁顿看了看钟。

“不管我们两人谁去，都得赶快。”

“你去吧，”罗克福急忙说。“林内特很欣赏你，‘安德鲁叔叔’再合适不过了!”

“希望我能成功。”潘宁顿的面色凝重。

“你一定得成功，”他的合伙人说，“情况很紧急……”

威廉·卡迈克朝开门询问的瘦个子年轻人说：“请吉姆先生过来。”

吉姆·范索普走进房间，疑惑地看着他的叔父。老人朝他点点头，咕哝着："嗯，你来了。"

"您叫我?"

"你来看看这个。"

年轻人坐下，把一叠文件拿过来。老人看着他。

"怎么样?"

年轻人回答得很快："先生，这其中似乎有鬼。"

"格兰特与卡迈克"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又咕哝了一声。

吉姆·范索普把刚从埃及寄来的航空信笺重读了一遍：

……在这样的日子里写商业书信似乎太扫兴了。我们已经在米纳旅馆住了一个星期，并去参观了法尤姆②埃及北部城市，位于尼罗河西岸。。后天我们将搭船沿尼罗河上溯到卢克索②和阿斯旺埃及南部重要城市，位于尼罗河东岸。，也许再下去到喀土穆苏丹首都。。今天上午我们到托玛斯·库克旅行社去订票时，你猜我看到谁?我的美国财产托管人安德鲁·潘宁顿。我想两年前他到英国来的时候你见过他。我没想到他也在埃及，他也没想到我会在埃及，更不知道我结了婚!想

必他没接到我告诉他我结婚的那封信。他将和我们同船去游览尼罗河，这是不是很巧?谢谢你在这段忙碌的日子里为我做的一切。我——年轻人刚要翻过这一页时，卡迈克先生把信从他面前拿过去。

“就这些，”他说，“其余的部分无关紧要。好吧，你是怎么想的?”

他的侄子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啊，我想，这并不是巧合……”

老人家点头赞同。

“想到埃及去旅行一趟吗?”他大声问。

“你觉得这样做妥当吗?”

“我认为我们该把握时间。”

“可是，为什么要我去?”

“用脑子想，孩子，用脑子想。林内特·里奇维从来没有见过你，潘宁顿也没有见过你，如果搭飞机，你可以及时赶到。”

“我——我不喜欢这份工作。”

“也许你不喜欢，但是你必须去做。”

“有必要吗?”

“我认为，”卡迈克先生说，“绝对必要。”

奥特伯恩夫人理了理戴在头上的穆斯林头巾，生气地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到埃及去，我讨厌耶路撒冷。”

见她女儿不回答，她又说：“我对你说话，你至少得答应一声。”

罗莎莉·奥特伯恩正在看报纸上的一张照片，照片下面印着： 西蒙·多伊尔夫人，婚前是社交界的名媛林内特·里奇维小姐。多伊尔先生和夫人正在埃及度假。“你想到埃及去，妈妈?”罗莎莉说。

“对，我想去，”奥特伯恩夫人气冲冲地说，“我认为这里的服务人员对我们太傲慢。我住在这旅馆等于替他们做广告，我的住宿费应该有特别的折扣以示优待。当我向他们做这样的暗示时，我认为他们非常——非常无礼。我也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了。”

那小姐叹了口气说道：“哪儿都是一样的，真希望我们能马上就走。”

“今天早晨，”奥特伯恩夫人接着说，“那个经理竟然敢对我说，所有的房间都预订一空，他要在两天后收回我们的房间。”

“因此我们就得到别处去。”

“没这回事，我已准备为我的权利而战斗。”

罗莎莉低声说：“我想不如到埃及去，这也没有什么关系。”

“当然，这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决定。”奥特伯恩夫人同意。

可是这回她大错特错了——因为，这正是个生死攸关的决定。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二章(1)

“那就是赫尔克里·波洛大侦探。”阿勒顿夫人说。

她和她的儿子在阿斯旺的“瀑布”饭店外面，坐在漆得光亮的红色柳条椅上。他们注视着走过去的两个人——一个穿白绸服装的矮个子男人，和一位苗条的高个儿女孩。

蒂姆·阿勒顿身体坐直，聚精会神地看着。

“就是那个古怪的小个子?”他不相信地问。

“就是那个古怪的小个子!”

“他到这里来干嘛?”蒂姆问。

他的母亲笑了：“亲爱的，你好像很激动。人们为什么对犯罪那样感兴趣?我讨厌侦探故事，我从来不看。我认为波洛先生此行并没有秘而不宣的目的，他赚了很多钱，我想他是出来看看世界。”

“他好像看中了我们这里最漂亮的小姐。”

阿勒顿夫人把头微微偏向一边，打量着波洛先生和女伴走远的背影。

他身旁的女孩比他高大约三英寸，走路的姿态很美，既不呆板，也不懒散。

“我觉得她十分漂亮。”阿勒顿夫人说。她悄悄地斜看蒂姆一眼，感到有点好笑，鱼儿上钩了。

“不只是漂亮。可惜她看起来脾气很坏，老是绷着脸。”

“也许只是表面如此吧，亲爱的。”

“一定是个惹人嫌的年轻女孩，我想。可是她确实很漂亮。”

他们所议论的对象正在波洛先生身旁慢慢走着。罗莎莉·奥特伯恩转动着一把没有撑开的阳伞，她的表情恰如蒂姆所说，既绷着脸，又显得脾气很坏。她紧皱着眉头，嘴唇向下撇。

他们出了饭店后向左转，走进了公园里阴凉的浓荫。

赫尔克里·波洛轻声地闲聊着，他的表情和蔼可亲，使人愉快。他身穿一套烫得很仔细的白绸服装，头戴一顶巴拿马草帽，手上拿着一根假琥珀柄，带点装饰意味的驱绳拂尘。

“真使我着迷，”他说。“象岛尼罗河中的小岛，面对阿斯旺。上这些如大象般巨大的黑色岩石、和煦的太阳以及河上的小船。啊，活着真好!”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接着说，“你不觉得吗，小姐?”

罗莎莉·奥特伯恩简略地回答：“我认为还好。我觉得阿斯旺是个沉闷的地方，饭店里有一半房间是空着的，所见之人都年近半百——”

她停了下来，咬着嘴唇。

赫尔克里·波洛眼睛一闪。

“是这样，你说得对，我已经是一只脚踩在坟墓里的人。”

“我——我不是指你，”那小姐说，“对不起，我太不礼貌了。”

“没有关系。很自然，你希望有像你一样的年轻人做伴。啊，至少那里有一个年轻人。”

“就是老和他母亲坐在一起的那个?我喜欢他母亲，可是我觉得他很讨厌，非常自以为是!”

波洛微笑。

“那么我——我也自以为是吗?”

“哦，我不觉得。”

她显然对这话题不感兴趣，但这似乎并没有使波洛生气。他只是安静自得地说：“我最要好的朋友说我非常自大。”

“哦，”罗莎莉闷闷地说，“再怎么说，你总有足以自傲的本领。只是很遗憾，我对犯罪毫无兴趣。”

波洛严肃地说：“很高兴你没有邪恶的秘密需要隐瞒。”

她疑惑地朝他快速看了一眼，就在这一瞬间她绷着的脸变了形。但波洛似乎没有注意到她脸上的变化，他接着说：“你母亲今天没有吃午饭。我想，该不是身体不舒服吧?”

“这地方对她的身体不好，”罗莎莉简短地回答，“我很乐意早点离开。”

“我们会同船游河，是不是?就是去瓦迪哈尔法今苏丹北部边境城市。和第二大瀑布吧?”

“是的。”

他们走出公园的浓荫，来到河边一条满是尘土的路上。一群眼睛死盯着游客的小贩(有五个卖念珠的，两个卖明信片的，三个卖刻有圣

甲虫符号护身符的)，两个出租驴子的，还有自成一伙但怀着希望的小乞丐朝他们围了过来。

“先生，你要念珠吗?品质很好的，先生。很便宜……”

“小姐，你要护身符吗?你看，上面有女王的名字，会带给你好运……”

“你看，先生，真正的宝石。很好，很便宜的……”

“先生，你要骑驴吗?这是头好驴，这只驴子叫‘威士忌苏打’，先生……”

“先生，你要去采石场遗址吗?这只驴子很好。别的驴子很坏，先生，骑它们会跌倒……”

“你要明信片?很便宜，很美的……”

“你看，小姐，只要十个皮阿斯特埃及的辅币单位。，很便宜，还有宝石……这块象牙……”

“这是很好的拂尘，全是琥珀……”

“你搭船，先生?我有很好的船，先生……”

“你回饭店，小姐?这是只头等的驴……”

赫尔克里·波洛胡乱做了些手势，赶走这些苍蝇似的叮着他们不放的人。罗莎莉像个梦游者似的，大步从这些人中间走过。

“这时装聋做哑最好。”她说。

小乞丐并排跟着他们跑，悲哀地低声说：“有没有零钱?有没有零钱?祝你万万岁!大好人，大善人……”

那群穿着五颜六色、破破烂烂的人落在后面了，但苍蝇却成群成群地叮在他们的眼皮上，这些苍蝇最为固执。那些人继续向下一批客人展开新的攻势。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二章(2)

波洛和罗莎莉走过一家家商店，听到的尽是讨好的劝诱声：

“今天要不要进来看我的铺子，先生?”

“你要象牙雕的鳄鱼吗，先生？”

“我的铺子你没有来过，先生？我给你看很美丽的东西。”

他们走进第五家商店，罗莎莉交给他们几卷底片冲洗，这是这次散步的目的。

出来后他们朝河边走去。

一艘尼罗河邮轮刚刚停泊妥当，波洛和罗莎莉很感兴趣地看着那些游客。

“人不少，不是吗？”罗莎莉评论说。

这时蒂姆·阿勒顿走过来加入他们，她回过头来看他。他有些气喘，可能是快步走来的。

他们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蒂姆开口了。

“乱糟糟的一群人，就像往常一样。”他不屑地指着走下邮轮的客人说。

“看来是很可怕。”罗莎莉表示同意。

三个人都有那种先来者对后到者品头论足的优越感。

“嘿！”蒂姆大声说，声音突然兴奋起来，“如果那不是林内特·里奇维，我就不是人。”

虽说这个消息波洛听来无动于衷，它可是引起了罗莎莉的兴趣。她身体朝前倾，绷着的脸松懈下来，她问：

“在哪儿？是那个穿白衣服的吗？”

“对，她和一个高大的男人在一起，他们正在上岸。我想他就是她新婚的丈夫。我一时记不起他的姓名。”

“多伊尔，”罗莎莉说，“西蒙·多伊尔。报纸上都登了。她简直是一身奢华，不是吗?”

“因为她是英国最有钱的女人。”蒂姆兴奋地说。

三个人默不作声地看着游客们上岸。波洛很感兴趣地注视着他那两个同伴所议论的对象。他低声说：“她真漂亮。”

“有些人就是什么都有。”罗莎莉愤愤地说。

她看着那个女孩走上踏板，脸上出现了一种十分嫉妒的表情。

林内特·多伊尔的打扮、姿态无可挑剔，好像正走在轻歌剧的舞台中央。她就像知名的女演员那样有自信，她习惯于受人注目，让人赞赏，习惯于在她行踪所到之处成为焦点。

她知道大家在盯着她瞧，但她看来却似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人们的这种称赞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

她走上岸，自然地扮起一个角色——虽然是无意识地：社交界知名、富有又美貌的新娘正在度蜜月。她微笑着转向她身旁的高个子男人，和他说了些什么。他回应着。他的声音引起了赫尔克里·波洛的兴趣。他眼睛一亮，皱起双眉。

这对新婚夫妇从他身边经过，他听见西蒙·多伊尔说：

“我们想办法挤出时间，亲爱的。如果你喜欢这地方，我们可以随性地待上一两个星期。”

他的脸转向她，热切、深情，还有点低声下气。

波洛若有所思地用眼睛打量他：宽肩膀、晒黑的脸、深蓝的眼睛和孩子般单纯的微笑。

“走运的家伙，”蒂姆等他们走过去之后说，“竟然能找到一个没有腺组织肥大症加扁平足的女继承人!”

“他们似乎非常快乐。”罗莎莉说，声音里露出妒意。突然她又说了一句“这不公平”，但声音很低。蒂姆没有听到，可是波洛听到了。刚才他还有些困惑地皱着眉头，可是现在他朝她很快地看了一眼。

蒂姆说：“现在我该去替我母亲买点东西了。”

他举帽示意后就走了。波洛和罗莎莉慢慢朝饭店的方向走回去，挥手打发掉新一批拥上的租驴小贩。

“小姐，不公平，是吗?”波洛轻轻地问。

那女孩生气地涨红着脸。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是在重复你刚才低声说过的话呀。哦，没错，你说过。”

罗莎莉·奥特伯恩耸了耸肩。

“一个人拥有那么多，真有点太过分了。有钱，有漂亮的容貌，有优美的身材，还有——”

她停住了，波洛接着说：“爱情呢，呃?爱情呢?这你就不知道了，——他很可能是为了钱才和她结婚的!”

“你没有看见他注视她的样子吗?”

“哦，看见了，小姐，该看的我都看见了。事实上，我还看见了你没有看见的东西。”

“是什么?”

波洛慢慢地说：“小姐，我看见一个女人双眼下的黑眼圈。我看见那只紧紧握着阳伞的手，看到它的指关节都变白了……”

罗莎莉惊讶地看着他。

“你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闪闪发光的不一定都是黄金。我是说，虽然那位夫人有钱、美丽而且备受宠爱，可是，有些事情很不对劲。而且我还知道一些别的事。”

“哦?”

“我知道，”波洛皱着眉头说，“我在某时某地曾听过那个声音，我是指多伊尔先生的声音。但愿我能记起是在什么地方。”

罗莎莉并未留神听他说话。她呆站着，让阳伞尖在松软的沙地上打转。然后她突然尖声叫道：“我真可耻，十分可耻。我就像一只野兽，想要扯掉她身上的衣服，一脚踩在她可爱、傲慢、自信的脸上。我是一只吃醋的猫——但我就是这种感觉。她出尽了风头，又那样泰然自若。”

赫尔克里·波洛似乎对她的情绪爆发感到有点惊讶，他温柔地摇摇她的手臂。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二章(3)

“好，说出那些话你会觉得好过一些的!”

“我好恨她!我从来没有这样憎恨过一个初次见面的人。”

“好极了!”

罗莎莉疑惑地朝他看，然后她的嘴唇微动，她笑了。

“很好。”波洛说，他也笑了。

他们愉悦地走回饭店。

走进凉爽而微暗的门厅，罗莎莉说：“我该去找我妈了。”

波洛从另一边穿过，走上俯瞰尼罗河的阳台。阳台上铺好一张张小桌子准备下午茶用，但现在时间还早。他站着，朝尼罗河望了一会儿，然后信步走下阳台，穿过花园。

有人在炎热的阳光下打网球。他停下来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走下陡峭的山路。然后，他竟然看到在“姑姑筵”见过的那个女孩，她正坐在一张俯瞰尼罗河的长椅上。他立即认出了她。那次看见她时，她

的脸庞就牢牢刻在他的记忆里。现在这张脸上的表情很不相同。她变得苍白一些，瘦一些，脸上的皱纹显示出她的精神极端疲惫，并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他退后几步，她没有看见他。他朝她看了一会儿，她丝毫未曾察觉有人在旁。她那小巧的脚不耐烦地在地上拍打，暗藏怒火的眼睛闪烁着晦涩的胜利光芒。她朝着尼罗河远望，河上有一些扬着白帆的船在水波间上下飘行。

这张脸，这个声音……两者他都记起来了。这女孩的脸和他刚才听到的声音，那新郎的声音……

就在他端详这个未曾发现他的女孩时，有一幕戏开演了。

有些声音从上面传来。坐在长椅上的女孩跳了起来。林内特·多伊尔和她的丈夫正走下小路。林内特的声音快乐而亲昵，脸上的压力和肌肉的紧张都消失了，她真的很快乐。

那女孩向前走一两步，两个人突然僵住了。

“你好，林内特，”杰奎琳·贝尔弗说，“你也来这里了!我们真是冤家路窄哪。喂，西蒙，你好吗?”

林内特·多伊尔轻叫了一声，缩靠在一块大石头上。西蒙·多伊尔勃然大怒，那俊俏的脸抽搐着。他走上前去，好像要殴打这个身材细瘦的女孩。

她小鸟似的把头一转，发出信号，表示她察觉有陌生人在一旁。西蒙回头，看到了波洛。他尴尬地说："你好，杰奎琳，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这话说得极为勉强，谁也不会相信。

那个女孩朝他们露齿一笑。

"很意外吧?"她说。

然后，她点了点头，沿小路朝上面走。

波洛悄悄地向相反方向走去，在路上他听见林内特·多伊尔说："西蒙，看在上帝的分上!西蒙，我们该怎么办?"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三章(1)

晚饭时间已过。柔和的灯光照亮了瀑布饭店外面的阳台。此刻饭店里的客人大部分都待在阳台上，坐在一张张小桌子旁边。

西蒙和林内特·多伊尔走了出来，一个身材高大、风度翩翩、头发灰白的人跟在他们旁边，这人有一副精明的美国面孔，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一行人在门口犹豫了一下，坐在一旁的蒂姆·阿勒顿站起来走上前去。

“我想你不记得我了，”他优雅地对林内特说，“我是乔安娜·索伍德的表哥。”

“啊，是的，我真笨!你是蒂姆·阿勒顿。这是我丈夫——”声音有点颤抖，不知是骄傲，还是害羞?“这是我的美国财产托管人潘宁顿先生。”

“你一定要和我的母亲见见面。”蒂姆说。

几分钟后他们坐在一起。林内特在角落，蒂姆和潘宁顿在她两边，两人都在和她说话，争相引起她的注意。阿勒顿夫人则和西蒙·多伊尔聊天。

旋转门给推开了。优雅美丽地坐在两个男人之间的林内特突然一阵紧张。然而看到走进阳台的是一个矮个儿男人之后，她的心情旋即松弛下来。

阿勒顿夫人说：“你不是这里唯一有名的人，亲爱的。那位好玩的矮个儿是赫尔克里·波洛。”

她轻轻地说，只是为了打破某阵令人难堪的沉默，可是林内特听了却一怔。

“赫尔克里·波洛?原来，他这人我听说过……”

她忽然开始发愣，身旁的两位男士一时不知所措。

波洛缓步走到阳台上，可是立刻有人邀他同坐。

“请坐，波洛先生。多么美丽的夜晚!”

“的确很美丽。”他附和着。

他彬彬有礼地朝奥特伯恩夫人微笑。她那身黑色的薄绸披肩和古怪的头巾看来有些可笑!奥特伯恩夫人用她高昂的声音抱怨说：“在这里聚集了不少社会名流，不是吗?我想我们不久就会在报纸上看到相关的新闻了。社交界的美女，著名的小说家——”

她停了一下，故做谦虚地一笑。

波洛感觉到他对面那位板着脸、皱着眉的女孩在退缩，她的嘴唇绷得比以前更紧了。

“你正在写一部小说吗，夫人?”他询问。

奥特伯恩夫人颇有自知之明地一笑。

“我这人非常懒，我应该开始动手才是，我的读者等得都不耐烦了——还有我的出版商，可怜的家伙!每一封信都在催我，甚至还打电话来!”

他再一次感觉到那个女孩的身子在黑暗*。

“我可以告诉你，波洛先生，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撷取当地风情。《白雪黄沙》，这就是我新书的名字。内容强烈而带点*，白雪在沙漠上——被初次引燃的情欲所融化。”

罗莎莉站起身来，嘴里低声咕哝了些什么，跑到下方黑沉沉的花园里去了。

“情感的表达必须强烈，”奥特伯恩夫人接着说，一边摆动头巾加强她的语气，“我的书特别强调这些，因为这些东西最重要。图书馆不

收我的书，无所谓!我说的是真话。情欲，噢!波洛先生，为什么大家都那样害怕情欲?它是宇宙的中心!你看过我的书吗?”

“很抱歉，夫人，你知道，我不大看小说。我的职业是……”

奥特伯恩夫人坚决地说：“我一定要给你一本《无花果树下》。我想你会觉得这本书很有内涵，大胆坦白，但绝对很真实!”

“太感激你了，夫人。我很乐意看这本书。”

奥特伯恩夫人沉默了一两分钟，玩弄着那条在脖子上绕了两圈的珍珠，又朝四处飞快地看了看。

“也许——我现在就上楼拿来给你。”

“哦，夫人，请不要麻烦，晚点……”

“不，不，不麻烦。”她站起身来，“我想给你看看——”

“怎么回事，妈妈?”

罗莎莉突然出现在她身旁。

“没什么，亲爱的。我想上去拿本书给波洛先生。”

“是《无花果树下》?我去拿。”

“你不知道书在哪儿，亲爱的，我去吧。”

“我知道在哪儿。”

女孩快步穿过阳台走进饭店。

“我真为你高兴，夫人，你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儿。”波洛说，并向她鞠躬致意。

“罗莎莉?是的，是的，她长得很漂亮。可是她心肠硬得很，波洛先生，而且对病人毫不同情。她总是认为她最懂，认为她比我自己还了解我的身体——”

波洛朝走过的侍者打了个手势。

“想喝点什么，夫人?香草白兰地?薄荷酒?”

奥特伯恩夫人使劲摇摇头。

“不，不，我是个禁酒主义者。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什么都不喝，除了水——还有柠檬水。我受不了酒精的味道。”

“那么可以帮你点一杯柠檬苏打吗，夫人?”

他点了饮料，一杯柠檬苏打，一杯本尼迪甜酒。

旋转门给推开了。罗莎莉手里拿着一本书，向他们走来。

“这就是那本书。”她说。她的声音毫无感情，几乎是呆板的。

“波洛先生帮我点了一杯柠檬苏打。”她母亲说。

“小姐，你要喝点什么?”

“不要。”突然她意识到自己的无礼，再补上一句，“我什么也不用，谢谢你。”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三章(2)

波洛接过奥特伯恩夫人递给他的书。这本书还罩着书套，封面色彩鲜艳，画着一个短头发、红指甲、穿着像老祖宗夏娃那样的女人坐在老虎皮上。女人的头上是一棵橡树，结满颜色失真的大苹果。

书名是《无花果树下》，作者“莎乐美·奥特伯恩”。内页是出版商写的简介，吹捧这本书是剖露现代女*情生活的大胆写照，还有“无畏的”、“脱俗的”和“逼真的”等形容词。

波洛鞠躬致谢道：“拿到这本书我很荣幸，夫人。”

他抬起头时，正好和作家的女儿目光相遇。他不自觉地微微一颤，那女孩眼睛里所流露的痛苦，令他惊讶又悲伤。

这时候，饮料送来了，适时地打开了僵局。

波洛殷勤地举杯。

“女士们，为你们的健康干杯本句原文为法语。——译注。。”

奥特伯恩夫人轻轻地啜饮着柠檬苏打，低声说：

“好清爽，真可口!”

三个人都不做声，俯看着在尼罗河中发亮的黑色岩石。在月光下，那些石头显得很怪异，像是巨大的史前怪兽躺在那里，还有半个身子露出水面。突然一阵微风吹来，又很快地停息，空气中似乎有一种感觉——某种沉默和期待。

波洛把他的目光转回阳台和其他的客人们身上。是他的错觉?还是阳台上也有那种怪异的期待?仿佛观众正等待着舞台上的女主角上场。

这时旋转门又一次被推开，像是重要的时刻来临，每个人都停止了谈话，目光移向那两扇门。

一位深肤色的苗条女子身穿酒红色晚礼服走出来。她停顿了一下，然后故意穿过阳台走到一张空桌子旁坐下。她的举止并不过分招摇，可是不知怎么的，竟有那种主角上场的精心设计效果。

“好哇，”奥特伯恩夫人说，她把那缠着头巾的脑袋一仰，“瞧那个女孩，好像自以为是个大人物!”

波洛没有应答，他正在观察。那个女孩故意选了个位置以方便盯视林内特·多伊尔。波洛注意到林内特倾身，低声说了些什么，片刻之后她站起来换位子，面对另一个方向。

波洛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大约五分钟后，那个女孩又换了一个在阳台另一边的座位。她坐着抽烟，安静地微笑，完全是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气。可是，她那沉思的目光，似乎不自觉地总是落在西蒙·多伊尔的妻子身上。

一刻钟后，林内特·多伊尔突然站起来走进饭店，她的丈夫立即在她后面跟着。

杰奎琳·贝尔弗微笑着把椅子转过来。她点了一根烟，远望尼罗河的风景，仍然自顾自地笑着。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四章(1)

“波洛先生。”

波洛匆忙站起来。在大家都离开阳台后，只有他还坐在那儿，两眼瞪着乌黑发亮的岩石冥想，直到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他才惊醒过来。

这声音彬彬有礼，沉着自信，听来甜美动人，但也有点儿傲慢。

赫尔克里·波洛立刻站起身，直视着林内特·多伊尔那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她身穿雪白的缎子长袍，披着一块深紫色的丝绒披肩，简直超乎波洛所能想象的娇媚可人、雍容华贵。

“你是赫尔克里·波洛先生?”林内特说。

这句话不像是个问题。

“是的，请指教，夫人。”

“也许你知道我是谁?”

“是的，夫人，我听过你的大名，我知道你是谁。”

林内特点点头，这是她意料中的事。她以迷人又带点专断的表情说：“波洛先生，请你跟我一起到玩牌室去，我很想和你谈谈。”

“好的，夫人。”

林内特和波洛一前一后走进了饭店。她把他带入空无一人的玩牌室，示意他把门关上，然后在一张牌桌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波洛坐在她对面。

她开门见山，毫不犹豫地切入主题：“波洛先生，我听到很多人谈论你，我知道你是个聪明绝顶的人。正巧我急需有个人帮助我，我想也许你就是最佳的人选。”

波洛微微点头：“夫人，你非常客气，可是你知道，我正在度假，这段期间我是不接案子的。”

“这有办法安排的。”

这句话并不令人感到冒犯，而且说得从容自信，可知这是一位手腕高超的女人。

林内特接着往下说：“波洛先生，我正受到*，这种*令人无法忍受，非制止不可。本来我想告到警察局去，可是我的——我的丈夫似乎认为警察局对这件事也无能为力。”

“也许。请你把事情再说得更详细一些，好不好?”波洛有礼貌地低语道。

“哦，我会的。这整件事其实很简单。”

没有犹豫也没有含糊其辞，林内特的思路清楚，像个精明的商人。她只略微停顿了一下，思考如何尽可能把事情说得简明扼要。

“我丈夫在认识我之前跟一位叫做贝尔弗的小姐订婚了，她也曾经是我的朋友。后来我丈夫和她解除了婚约——他们俩根本不配，遗憾的是，从此她怀恨在心……对于这件事，我……也感到很抱歉，可是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最近她进行了一些——呃，威胁，我并不打算理会，或者说，她也不想把威胁付诸实行，可是她却以一种怪异行径来执行——我们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

波洛竖起双眉。

“啊，确实是一种很不寻常的——呃，报复。”

“很不寻常，而且也很可笑，叫人讨厌。”

林内特咬一咬自己的嘴唇。

波洛点点头。

“是的，我可以想象。你们夫妻俩是在度蜜月吧?”

“是的。她跟踪我们。第一次，是在威尼斯。她到那儿，也住在丹尼尔饭店，我以为这不过是个巧合，虽然感到尴尬，但也仅止于此。后来，在布伦迪西意大利南部一个滨海城市。登船时，我们发现她也在船上，我们知道她将继续乘船到巴勒斯坦，因此在这里上岸后，以为她会留在船上。可是当我们到了米纳饭店，发现她又在那儿等着我们了。”

波洛点点头。

“那么现在呢?”

“我们搭船游览尼罗河，我……我猜很有可能会在船上看到她。可是她并没有出现在船上，我当时以为她不再那么孩子气了。可是我们到了这儿才发现，她……她也在这儿，正等着呢。”

波洛用锐利的眼光看了她一会儿。

她依然镇定自如，可是抓住桌子边缘的手指关节，却因为太用力而发白了。

“你是担心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波洛说。

“是的。”她停顿了一下。“当然这实在太愚不可及!杰基根本是在出自己洋相，我真想不到她竟会不顾体面、不顾尊严到这种地步。”

波洛挥了挥手。

“夫人，有时候体面和尊严必须抛到大海里去，因为有了更强烈的欲望。”

“是的，可能是。”林内特不耐烦地说，“可是她做这些事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这不是跟‘好处’有关的问题，夫人。”

波洛的语气里有些东西使林内特感到不快。她脸上泛起了红晕，急促地说：“你说得对，可是现在讨论欲望什么的是浪费时间，问题的关键是，这件事情必须被制止。”

“那么你说该怎么办呢?”波洛问。

“呃，当然，我丈夫和我不能再继续受这种气，这种事一定要拿法律来制裁才行。”她急躁地说着。

波洛若有所思地瞅着林内特，问道：“她有没有当众说过什么话来威胁你?有没有使用过侮辱性的字句?或是企图伤害你?”

“没有。”

“那么，坦白说，夫人，我看不出你能有什么办法。如果一位小姐高兴到某个地方旅行，而那刚好是你和你丈夫旅游的地点，你能怎么样呢?空气是大家自由取用的，她不需要强迫自己来迁就你们的个人意愿，毕竟这些巧遇是常常发生的。”

“你的意思是，我对这件事一点办法也没有?”林内特似乎不以为然。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四章(2)

波洛心平气和地说：“在我看来是这样的，贝尔弗小姐有她的自由。”

“但她的行径太疯狂，我受不了!”

波洛冷冷地说：“我很同情你，夫人，尤其是想到你一向不习惯受委屈。”

林内特皱起了眉头。

“一定有办法解决的。”她喃喃地说。

波洛耸了耸肩。

“你们可以随时离开，到别处去呀。”他建议说。

“那她会跟着我们！”

“很有可能。”

“真是荒谬!”

“的确。”

“不管怎么说，我……我们……何必逃跑呢?好像，好像——”

她不说了。

“是啊，夫人，好像——原因就在这里，不是吗?”

林内特抬起头来盯着波洛。

“你这是什么意思?”

波洛改变了语气。他微微倾着身子，声调坦率、恳切：“为什么你这么介意这件事，夫人?”

“为什么?这件事太气人!可恶到极点!我已经解释了为什么！”

波洛摇摇头。

“你并没有全部说出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林内特又问。

波洛身子往后一靠，两臂交叉在胸前，用一种客观而不带感情的语气说：“请听我说，夫人，我想讲一段小插曲。有一天，大概是一两个月前，我在伦敦的一家餐厅里吃饭。我隔壁的那张桌子坐了两个

人，是热恋中的一对情侣，看起来非常幸福。他们谈着未来，乐观而且自信。我并非有意要偷听那些与我无关的话，可是他们才不在乎呢。虽然男的背对着我，可是我能清楚看到那位女孩的脸，一张热切的脸蛋。她的心、她的灵魂和肉体沉浸在爱情中。她不像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对她来说，爱情就意味着生与死。我猜想，这一对男女已经订了婚，他们讨论着要到什么地方去度蜜月。他们打算到埃及来。”

波洛停顿下来。林内特随即问道：“然后呢?”

波洛又往下说：“虽然是一两个月以前的事，但是那女孩的脸我并未忘记。我知道如果再见到她，我仍认得出来，而且我还记得那个男子的声音。我想你已经猜出来，夫人，什么时候我再次看到了那张脸，再次听到了那个声音，正是在这儿，埃及。那男的是在度蜜月，不是吗?但他是和另一个女人在度蜜月。”

林内特敏感地说：“那又怎样呢?这些事我刚才就提过了。”

“没错，这是实情。”

“所以呢?”

波洛慢吞吞地说：“那位小姐提到了一位朋友，一位她确信永远不会令她伤心失望的好朋友。我想那位朋友就是你了，夫人。”

“没错，我跟你说过我们曾经是朋友。”林内特的脸红了。

“而她很信任你，是不是?”

“是的。”

她犹豫了一会儿，不耐烦地咬着自己的嘴唇。然后，当波洛似乎不想再多说的时候，她突然开口：“当然这一切很令人遗憾，可是它就是发生了，波洛先生。”

“啊!说得对，夫人，它就是发生了。”波洛停了一下。“你是英国国教派的吧?”

“是的。”林内特有点儿迷惑。

“那你一定听过牧师在教堂里朗读《圣经》中的某些章节。你应该听过大卫王的一则故事，有一位富人拥有大批的羊群，却抢夺了一位穷人唯一的一头羔羊。你可以说，它就是发生了，夫人。”

林内特挺起身子，眼睛里灼烧着怒火。

“我完全懂得你的意思了，波洛先生!说得难听一点，你认为我抢走了我朋友的心上人。你们这一辈的人总是免不了以感情论事，也许这是对的，但是事实上真相并不是如此。我不否认杰基深爱着西蒙，

可是你没有考虑到，西蒙对她也许并不如她对他那么一往情深。他的确很喜欢她，但是我认为在他认识我之前，他就感到所爱非人。波洛先生，请你认清事实，当西蒙发现他爱的人是我，不是杰基，他该怎么办?维持骑士风度去跟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女人结婚，因此而毁了三个人的一生?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判断他能不能使杰基幸福。如果他在认识我的时候已经和杰基结婚了，我承认，对杰基忠诚是他的义务，虽然我并不认同这一点。我觉得男女间如果有一方不幸福，那另一方也会感到痛苦；婚约并不真正具有约束力，如果犯了错误，当然是面对事实及早修正比较好。我承认这使杰基很难受，我也为此深感遗憾，但是木已成舟，这也是不得已的。”

“我怀疑。”

她盯着他。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说的这一切，都非常合情合理!可是有一件事你没说清楚。”

“什么事?”

“你自己的态度，夫人。你看，杰基追踪你们，你可能产生两种感受，它可能使你感到讨厌，也可能激起你的怜悯——因为你的朋友受伤太深，才使她全然不顾自己的颜面。但你的反应不是这样。当然，

对你来说，这种折磨令人难忍——那为什么你仍愿意忍耐?只有一个理由，因为你问心有愧。”

林内特倏地站起来。

“你竟然敢这么说?波洛先生，你太过分了。”

“是的，夫人!我要坦诚地告诉你，我认为，虽然你极力自欺欺人，但事实上，你的确是用过一番手段才把西蒙从你朋友的手里抢过来的。我猜你也深深爱上了西蒙，但我认为你曾犹豫过一阵子，你知道自己必须有所选择——你可以克制自己，或是一意孤行。我认为整件事的主动权在你，而不是多伊尔先生。你长得很美，夫人，而且你有钱，又有聪明才智，并且深具魅力。你可以施展这种魅力，也可以收敛起来。夫人，你天生拥有一切，而你朋友的生命却只和一个人紧密相连，这点你很清楚，即使你曾经犹豫，但没有缩手，就像《圣经》里的那个富人，把穷人仅有的一头羔羊抢走了。”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四章(3)

一阵沉默，林内特努力控制着自己，她冷冷地说：“这些话离题太远了。”

“不，并不离题。我只是在说明，为什么你和贝尔弗小姐的几次不期而遇会使你心烦意乱。因为她的所作所为或许不够庄重，有失女性尊严，但你内心深处却知道公道站在她那一边。”

“这不是事实。”

波洛耸耸肩。

“你不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

“绝不是这样。”

波洛温和地说：“夫人，我想你拥有了幸福的生活，你也一直很慷慨大方，而且待人和善。”

“我一直在努力。”林内特说。此时她脸上那种不耐烦的怒气已经消失，说起话来几近绝望。

“所以，当你察觉自己确实不是无心伤害别人，你会感到不安，而且迟迟不肯承认这个事实。恕我冒昧，心理状态才是这件事的关键所在。”

林内特慢吞吞地说：“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我不愿意承认——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一个人无法改变过去，处理事情时，应该正视现实。”

波洛点了点头。

“你的头脑很清楚。是的，一个人无法回到过去，必须接受现实。而且，夫人，有时候也只能——自食其果。”

“你的意思是，”林内特表示怀疑地问，“我已经束手无策了?”

“你必须要有勇气去承担，夫人，在我看来，只能如此了。”

林内特缓缓地说：“你能跟贝尔弗小姐谈谈吗?跟她讲讲道理?”

“可以，我很乐意，如果你希望我这样做。可是你别指望有多大的效果。我想贝尔弗小姐正被一种执拗的想法紧紧地控制着，要她改变念头是徒劳无功的。”

“可是一定有什么办法能帮我们脱身吧?”

“当然，你可以回到英国，在家里好好过日子。”

“即使那样，杰基也会住到我们村子里来，因此我一出门就会看到她。”

“说得对。”

“而且，”林内特缓缓地说，“我想西蒙也不会同意我逃回去。”

“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如何?”

“他非常恼火，简直是气急败坏。”

波洛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林内特以恳求的口气说：“你愿意……跟杰基谈谈吧?”

“是的，我愿意。可是我认为不会有任何成效的。”

林内特怒冲冲地说：“杰基是个怪物!谁也不知道她会干什么!”

“你刚才谈到，她曾威胁你们。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样的威胁?”

林内特耸了耸肩。

“她威胁——呃，要把我们两个都杀掉。有时候杰基的性子是相当暴躁的。”

“我明白了。”波洛的语调很低。

林内特向波洛恳求说：“你愿意帮我处理这件事吗?”

“不，夫人。”波洛的口气坚定。“我不会接受你的委托，我只会基于人道立场做这种事，那样，就可以。的确，目前的状况困难重重、危机四伏。我会尽力弄清楚事实，至于能不能成功，我不太乐观。”

林内特·多伊尔缓缓地说：“所以你不愿意为我出面?”

“是的，夫人。”赫尔克里·波洛说。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五章(1)

赫尔克里·波洛看见杰奎琳·贝尔弗坐在石头上眺望着尼罗河。刚才他的直觉告诉他，杰基还未就寝，一定在旅馆的某处。

她两手托着下巴坐着，虽然听到波洛走近她，仍然没有回头。

“是贝尔弗小姐吧?”波洛问道，“方便和你谈一会儿吗?”

杰奎琳轻轻地转过头，露出一丝淡漠的微笑。

“当然，”她说，“你是赫尔克里·波洛先生吧?让我猜猜看，你是替多伊尔夫人跑腿的。如果你达成了使命，她答应给你一大笔酬劳。”

波洛在她身旁的一张长椅上坐下来。

“你猜对了一部分。”他微笑着说。“我刚从多伊尔夫人那儿来，但我不打算接受她的报酬，严格地说，我不是为她工作。”

“哦!”

杰奎琳小心地打量着波洛。

“那你来干什么?”她突然问道。

赫尔克里·波洛却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你以前见过我吗，小姐?”

她摇摇头。

“我想没有。”

“可是我见过你。有一次在‘姑姑筵’餐厅，我就坐你隔壁桌，你和西蒙·多伊尔先生在一起。”

这位小姐的脸上露出了一种不同的表情，前后判若两人。她说：“我还记得那天晚上……”

“从那以后，”波洛说，“发生了许多事情。”

“就像你说的，发生了许多事情。”

她的声音低哑，隐藏着难以忍受的苦痛。

“小姐，我以一个朋友的立场劝告你，挥别那些痛苦的过去吧!”

她显得有点吃惊。

“你是什么意思?”

“忘掉过去！迎向未来!覆水难收，再痛苦也挽回不了过去。”

“这样对亲爱的林内特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

波洛做了个不同意的手势。

“我并不是为了她着想，而是为了你。你受了伤害，可是你现在的行为只会延长这种痛苦。”

她摇摇头。

“你错了，有时候我似乎觉得很快活。”

“而最糟的也就是这一点，小姐。”

她迅速地抬起头。

“你不笨。”她说，接着又慢吞吞地说，“我相信你是一番好意。”

“回家吧，小姐。你还年轻，你很聪慧，全新的世界就在你面前。”

杰奎琳慢慢地摇摇头。

“你不明白，或者你永远也不会明白，西蒙就是我的一切。”

“爱情并不是生命的一切，小姐。”波洛小声说，“只有年轻的时候，我们才会这样想。”

但是杰奎琳还是摇头。

“你不明白。”她很快地看了他一眼。“当然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你全都知道，你也跟林内特谈过了吧?而且那天晚上你也在餐厅里……西蒙跟我是彼此相爱的。”

“我知道你是爱他的。”

她马上听出波洛这句话的弦外之音，便加重了语气重复道：“我们是彼此相爱的。我也爱林内特……我信任她，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她这辈子要什么就有什么，她也从不委屈自己。所以她看到西蒙，想要西蒙，也一把就把他夺走了。”

“而他，就让自己被——买过去了?”

杰奎琳慢慢地摇动她那乌黑的长发。

“不，不是这样的。如果事情真是那样，我也不会在这儿了……你是在说西蒙这样的人不值得爱……如果他是为了她的钱而跟她结婚，

那的确是。可是他不是为了她的钱跟她结婚的，事情没那么简单。世界上有一种魔力，波洛先生，而金钱会助长它的恶势力。你要知道，林内特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她像是一个王国的女王，或者是年轻的公主，生活穷极奢华。这件事就好像戏剧情节一般：一位拥有全世界的女孩，被一位家财万贯、极受女孩崇拜的英国贵族所追求，并向她求婚，可是她却选择屈就出身卑微的西蒙·多伊尔……你不觉得他当然会意乱情迷吗?”她突然做了个手势。“请看看天空中的月亮，现在看得非常清楚，是不是?这月亮，它很真实。可是如果这时候太阳出来了，你就根本看不见月亮了。这就像我们的关系。我就是月亮，太阳出来了，西蒙就再也看不见我了，他眼花缭乱，什么都看不见，只看见太阳——林内特。”

她顿了顿又往下说：“所以你看，这就是魔力。她使他着了魔，还有她那种极度自信，那种支配的气势，她自己是那么的确信，能使别人也深信不疑。也许西蒙有点软弱，但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要不是林内特自己将他一把抢到她的金马车里去，他还是爱着我，而且只爱我一个人的。我确确实实知道，要不是她做怪，西蒙是绝不会爱上她的。”

“这就是你的想法。我了解了。”

“一定是这样的。他过去爱过我，他以后也会永远爱我。”

波洛说：“现在也爱吗?”

她本想立刻回答，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她看着波洛，双颊火辣辣地涨得通红。旋即掉过头看着别处，压低了嗓音说：

“这我知道，他现在很恨我。是的，他恨我……他最好小心点!”

她急忙地做了个手势，把手伸进座位上一个丝织小提包里摸索着什么。然后伸出手来，拿出一把小手枪，枪柄是用珍珠镶嵌的，看上去像一件精致的玩具。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五章(2)

“可爱的小东西，是不是?”她说，“它看起来很可笑，不像把真枪，可是它确实是真枪。只消一颗子弹就会打死人，男女都行，而我又是个神枪手。”她面露笑容，开始追忆往事。

“小时候我跟母亲曾回到南卡罗莱纳的家乡，外祖父教过我射击。他属于用枪解决问题的那代人，尤其在事关荣誉的时候。我父亲也一样，他年轻时跟人决斗过好几次，他是一位技术高超的击剑手，曾经为了一个女人杀人。所以，波洛先生，”她和波洛四目相对，“我内心热血奔腾!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我就买了这把枪。本来想打死他们之中的一个，困难的是我无法决定对哪一个下手。把他们都杀了并不能满足我。我曾经想过让林内特感到害怕；可是她很有胆识，谁要碰她，她就会奋起反抗。然后我想到我可以‘等待’，这样的想法更能激励我，反正我随时可以采取行动。等待和想象这两件事，使我感到更有趣了!于是我想到了这个主意：跟踪他们。无论他们到多远的地方，当两人卿卿我我沉浸于幸福中的时候，他们就会看到我!而且这的确有效，林内特大为恼火。再也没有比这更有效的办法了!我弄得她毛骨悚然，这让我快乐无比……而且她对此完全束手无策!我总是表现得十分

愉快，对他们彬彬有礼。他们根本抓不到我的把柄!这破坏了他们一切、一切的生活。”

她放声大笑，笑声清脆又响亮。

波洛紧紧握住她的手臂。

“安静，你给我安静下来。”

杰奎琳两眼看着他。

“怎么啦?”她问道，脸上带着挑衅的笑。

“小姐，我请求你，别再这样了。”

“你是说别去招惹亲爱的林内特?”

“不只这样，千万别让邪恶进入你的心房。”

她张开嘴，两眼露出不解的神情。

波洛严肃地说：“因为如果你继续执迷不悟，恶魔就会侵入，是的，它会登堂入室，在你心里安家落户。过不了多久，即使你想把它赶走，也不可能了。”

杰奎琳注视着他，目光犹疑不定地闪烁着。她说：“我……我不知道——”然后坚决地大叫，“你阻止不了我。”

“对，”赫尔克里·波洛说，“我是阻止不了你。”他的声调听起来很悲伤。

“即使我要——杀了她，你也阻止不了我。”

“对，如果你准备付出代价。”

杰奎琳·贝尔弗笑了。

“哼，我可不怕死!现在我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想，你认为杀害一个伤害过你的人是错误的事——即使他夺走了你所有的一切，是不是?”

波洛坚定地回答：“是的，小姐。我认为杀人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杰奎琳又笑了。

“那么你该认同我现在的报复行动；因为只要这方法有效，我就用不着用枪……可是有时候我很担心，深怕有一天忍受不了这一切，我

会去伤害她，用刀刺她，把我那小巧的手枪紧挨着她的头部，然后，只消我手指一扣……噢!”

这一惊叫把波洛吓了一跳。

“怎么了，小姐?”

她转过头去，两眼朝花园的阴影处盯着。

“有人——站在那儿。现在他走了。”

赫尔克里·波洛谨慎地看看四周。一片空荡荡的，像沙漠似的安静。

“这儿除了我们似乎没有别人，小姐。”他站起身来。“反正我要说的都已经说了。祝你晚安。”

杰奎琳也站了起来，她以几近答辩的口气说：“你明白吗?你的要求，我是做不到的。”

波洛摇了摇头。

“不，你一定做得到，总是有机会的!你的朋友林内特也曾经有机会收手，但她错过了。如果一个人错过机会，他就会一不做、二不休……但机会是不会再度降临的。”

“机会是不会再度降临的……”杰奎琳喃喃地复述着。

她站在那儿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

“祝你晚安，波洛先生。”

他失望地摇摇头，跟着她走上通往旅馆的小径。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六章(1)

第二天早上，正当波洛要离开旅馆步行去城里时，西蒙·多伊尔朝他走来。

“早安，波洛先生。”

“早安，多伊尔先生。”

“你要到城里去吧?我跟你一块儿走可以吗?”

“当然可以，我很乐意。”

两人并肩同行，穿过大门，拐弯走进了阴凉的树荫里。西蒙把烟斗从嘴里抽开：“波洛先生，我听说，昨天晚上我太太和你谈过话。”

“是有这么回事。”

西蒙·多伊尔略微皱了皱眉头。他是属于那种善于行动而不善于用言语来表达自己的人。

“有一点我很高兴，”他说，“你终于使她了解到，我们对这件事确实无能为力。”

“显然无法采取法律途径。”波洛同意地说。

“是的，林内特似乎不能理解这一点。”他淡淡地一笑，“林内特从小就认为，任何烦恼都可以完全交给警察局处理。”

“如果是这样就好办了。”波洛说。

沉默了一会儿，西蒙突然涨红了脸说：

“这——这么做太无耻，把她害到这种地步!她什么也没做!如果有人要说我卑鄙下流，尽管去说，我不否认。但我不能让林内特代我受过，她跟这件事毫不相干。”

波洛严肃地点点头，但是没有答腔。

“你是不是……呃，有没有……跟杰奎琳·贝尔弗小姐谈过?”

“是的，我跟她谈过了。”

“她听进去了吗?”

“恐怕没有!”

西蒙突然激动地说：“她难道不明白这样是自取其辱?她难道不知道任何正经的女孩都不会这样?难道她面子都不要了，一点自尊心也没

有吗?”

波洛耸耸肩。

“应该说，她只剩下——受伤的感觉。”波洛回答。

“对，可是，该死的，一般正经的女孩不会这样!我承认整件事应该怪我，我完全辜负了她。我能理解她受够了我，一辈子也不想再看见我，可是这样子紧紧盯人，这，这真是可耻，简直丑态出尽。她究竟想得到什么?”

“也许是——报复!”

“愚蠢!她干脆把事情闹得更夸张，比方拿一支猎枪射我，我还比较能接受呢。”

“你觉得那样做才像她的为人，对吗?”

“坦白说，是的。她很容易激动，而且她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她在大发雷霆时做出任何事，我都不会感到惊奇。可是这种暗中盯梢的行径——”他摇摇头。

“很高明，是呀!这样做的确聪明!”

多伊尔两眼盯着波洛。

“你不明白，这把林内特弄得日夜心神不宁。”

“那么你呢?”

西蒙看看波洛，一时感到意外。

“我?我要扭断这个小妖精的脖子。”

“那么，现在你对她一点旧情也没有了?”

“我亲爱的波洛先生——怎么说呢?她就像是太阳出来以后的月亮，你已经不知道它还在不在了。我一认识林内特，杰基就已不再存在了。”

“啊哈，这很有趣原文为法语。——译注。!”波洛低语道。

“对不起，你说什么?”

“没什么，你打的比方让我觉得有趣，如此而已。”

西蒙又红着脸说：“杰基大概对你说，我跟林内特结婚只是为了她的钱，是不是?这全是鬼话!我绝不会为了金钱跟任何女人结婚。杰基一直不能理解的是，女人用她那种方式爱人，会让男人——很为难。”

“噢?”

波洛突然把头一抬。

西蒙继续结结巴巴地说：“这，这话说来也许很卑劣，但是，杰基太喜欢我了！”

“女孩深爱着男孩，男孩却是被动回应原文为法语。——译注。。”波洛小声咕哝着。

“呃?你在说什么?要知道，男人不愿意女人对他的爱超过他对这女人的感情。”他接着往下说，声音激昂起来，“男人不想被占有，不管是肉体或灵魂都不行。这种占有别人的态度最要不得!女人自以为这个男人是我的，他是属于我的——这种观念我无法忍受，没有一个男人能忍受!男人想摆脱一切，想要自由，他想占有自己的女人，但他不要女人占有他。”

他顿住不说了，微微颤抖的手指点燃了一支香烟。

波洛说：“过去你对杰基小姐，就是有这种感觉吧?”

“什么?”西蒙眼睛一瞪，然后承认说，“嗯?对……也许，是的，事实上我当时有这种感觉。当然她不了解这种情绪，我也绝不会告诉她。可是我当时确实感到心烦。后来我认识了林内特，她使我完全倾倒!我从未见过这样美丽的女人。这真叫人想不通，所有人都拜倒在她

的石榴裙下，而她偏偏看中我这个穷小子。”他的声调里有一种孩子气的敬畏和惊讶。

“我明白了。”波洛说，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唔，我明白了。”

“为什么杰基不能像男子汉那样看待这种事?”西蒙怨恨地问道。

波洛的上唇动了一下，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呃，多伊尔先生，你要知道，她不是个男子汉。”

“对，她不是。不过我的意思是，愿赌服输。说白一点就是，药再苦你也得吞下去。这件事是我的错，我承认，可是它终究发生了，我也无可奈何。如果你对某个女孩已经没了感觉却仍然跟她结婚，那才是疯了。如今我总算明白杰基是个怎样的人，并且知道她可能做得出的事情，我得说我真庆幸我逃脱了。”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六章(2)

“她可能做得出的事情?”波洛若有所思地重复，“多伊尔先生，你认为是什么事情呢?”

西蒙看着波洛，有些不解。

“呃，你的意思是……”

“你知道她身边带着手枪?”

西蒙皱了皱眉，然后摇摇头。

“我不相信她现在会用。要用的话，她早就动手了，不过我看动手的时机已经过去了。她现在只是不甘心，想要拿我们俩一起出气。”

波洛耸了耸肩。

“可能吧。”波洛怀疑地说。

“我担心的是林内特。”西蒙有点多余地声明。

“这我了解。”波洛说。

“我倒不担心杰基拿刀动枪地闹起来，可是这种盯稍、跟踪的行为确实让林内特很恼火。我想把我的计策告诉你，说不定你能帮我出点主意。首先，我毫不隐瞒地公布说我们将在这儿停留十天，但是明天有一班卡纳克号邮轮从谢拉尔开往瓦迪哈尔法，我打算用假名去订船票。明天我们会照原订计划到菲利做一趟短程旅行，行李可以交给林内特的侍女，但到了谢拉尔之后，我们便登上卡纳克号。等到杰基发现我们没有回来，那时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已经走了一大段路了，她会以为我们乘她不备把她甩掉回开罗去了。事实上我甚至可以买通柜台，即使她到各个旅行社去查问也没有用，因为名册上不会出现我们的名字。你觉得这个计划怎么样?”

“想得好，唔，如果她在这儿一直等到你们回来呢?”

“那我们或许就不回来。我们会转去喀土穆，然后也许搭飞机到肯尼亚。她总不能跟着我们走遍整个地球。”

“对，最后她会因为经济原因而跟不下去，我知道她没有什么钱。”

西蒙以钦佩的目光看着波洛。

“你真聪明，我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杰基很穷，说多穷就有多穷。”

“可是她竟然能一路跟你们跟得这么远?”

西蒙不太确定地说：“当然她有点小收入，我想一年大概不到二百英镑吧。我猜，她一定是把家当都拿来追踪我们了。”

“因此她迟早会山穷水尽，分文不剩，对不对?”

“对……”

西蒙不安地晃动着，这个想法似乎使他感到不太自在。波洛很仔细地观察他。

“所以，”他说，“这想法不太好……”

西蒙怒气冲冲地说：“哼，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然后他又说，“你看我的计划怎么样?”

“我认为应该可行。只是，这似乎是一种逃避。”

西蒙脸红了。

“你的意思是，我们算是逃跑?对，是这么回事……但是林内特——”

波洛留神地看看他，然后又点点头。

“就像你说的，这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但你别忘了，贝尔弗小姐是个有脑筋的人。”

西蒙怏怏不乐地说：“我觉得将来有一天，我们会被迫停下来拼个你死我活。她这种态度太缺乏理性了。”

“我的天啊，理性!”波洛大声说。

“为什么女人总是不够理性?”西蒙木然地说。

“她们常常都太理性了，这点才使人懊恼!”他接着说，“我也准备搭乘卡纳克号，这是我旅程计划的一部分。”

“哦!”西蒙迟疑了一下，然后他有点窘迫地选择了恰当的回答，“这不是，不是——呃，不是因为我们的缘故吧?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想——”

波洛马上打消他的疑虑说：“不是因为你们。我离开伦敦之前行程就已经安排好了。我总是事先拟好计划。”

“你不是随时想到哪儿就到哪儿的人?这样不是更有趣?”

“或许吧。但是人生在世想要成功，每个细节都应该早点安排好。”

西蒙笑了笑说：“我想，那些高明的杀人犯或许就是这样谨慎行事。”

“对。尽管我必须承认，就我所知，手段最高明而又最难侦破的案件，常常是在一时冲动下犯案的。”

西蒙孩子气地说：“到了卡纳克号上，你可得给我们讲讲你破过的案子。”

“不，不，那样就变成了——你们是怎么形容的?‘三句话不离本行’了。”

“是啊，你们那一行真是够刺激的。阿勒顿夫人就是这样想，她一直渴望有机会向你请教。”

“阿勒顿夫人?就是那位头发花白、儿子非常孝顺的迷人女士吗?”

“对。她也要搭乘卡纳克号。”

“她知道你——”

“她一定不知道，”西蒙加强语气说，“没人知道。我的原则是，最好谁也别相信。”

“很有概念，我也一向如此。顺便问一下，你们一行中的第五个成员，那位花白头发的高个子男人——”

“潘宁顿?”

“对。他和你们一起来的吗?”

西蒙板起脸来说：“你是不是认为很少有人这样度蜜月的?潘宁顿是林内特的美国财产托管人，我们在开罗碰巧遇见他的。”

“啊，真的呀!我可以问个问题吗?你的夫人已经成年了吧?”

西蒙显得很高兴。

“她还未满二十一岁——可是跟我结婚，她不必征求任何人的同意。这使潘宁顿感到极为意外。他搭卡马尼克号离开纽约两天后，林内特那封结婚通知信才到达纽约，所以我们结婚的事，他事先一无所知。”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六章(3)

“卡马尼克号——”波洛小声说。

“我们在开罗‘牧羊人’饭店碰见他时，也感到很意外。”

“这的确凑巧得很哪!”

“是啊，而且我们发现他也是为游览尼罗河来的，所以我们就很自然地聚在一起；反正也没有更恰当的安排了。再说，呃，这多少帮我们减轻一些负担。”他又显出窘迫的样子。“你知道，林内特被弄得痛苦不堪。随时随地，不管到什么地方，她总是担心着杰基会出现。就我们俩在一起时，老是会谈到这件事。在这方面安德鲁·潘宁顿就帮上忙了，他在场时，我们就得聊些别的事情。”

“你的夫人没有向潘宁顿先生吐露这件事吧?”

“没有。”西蒙咬紧了牙，气汹汹地说，“这和别人毫不相干。而且我们动身来游尼罗河的时候，我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

波洛摇摇头：“事情还没有结束，还没，还不到将近结束的时候。这一点我是十分肯定的。”

“我说，波洛先生，你的话真令人泄气。”

波洛看了看西蒙，感到有点儿恼火。他心想：“这个盎格鲁撒克逊人，他对什么事都无所谓，只知道玩乐，根本还没长大。”

林内特·多伊尔、杰奎琳·贝尔弗，她们俩对这件事都十分认真。可是在西蒙身上，他只看到男性的急躁和不耐烦。他说：“恕我冒昧地请问，到埃及来度蜜月是不是你的主意?”

西蒙脸红了。

“不是，当然不是。事实上我宁可到其他地方去，可是林内特无论如何一定要来。所以——”

西蒙没说完就停了下来。

“当然。”波洛严肃地说。

他能理解，如果林内特下定决心要做什么事，一定非做到不可。

他思忖着：“关于这件事我已经听了三种说法——林内特·多伊尔的、杰奎琳·贝尔弗的、西蒙·多伊尔的。到底哪一种最接近事实呢?”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七章(1)

西蒙·多伊尔和林内特·多伊尔在第二天上午大约十一点钟时，开始了他们的菲利之行。杰奎琳·贝尔弗坐在旅馆露台上，看着他们坐上一艘美丽的帆船出发了。可是她却没看见，有一辆汽车从旅馆的前门开出去了——里面载着行李和一个神情严肃的女仆。汽车向右转，朝谢拉尔的方向开去。

赫尔克里·波洛决定到旅馆对面的象岛上，去消磨午饭前的两个小时。

他走到了码头上。有两个男人正踏上旅馆专用的小船，波洛和他们一起上了船。那两个人显然互不相识。年纪比较轻的一个是前天搭火车来的，身材高挑、满头黑发，有着瘦削的脸庞和桀骜的下巴。他身穿一条肮脏不堪的灰色法兰绒裤子和一件高领马球衫，很不适合当天的气候。另一个是矮胖的中年人，一路上用不很流利的英语和波洛攀谈。年轻人没有加入他们，只是面露不悦背对着他们，径自看着敏捷的努比亚非洲东北部，埃及南部和苏丹北部沿尼罗河一带。的船夫们，一边用脚趾把舵，一边用双手操纵帆篷。

河面上非常平静，一大片平整光滑的黑色岩石在船舷边闪过，和风吹拂着他们的脸庞，象岛很快就到了。波洛跟那位十分健谈的新朋友一上岸就到博物馆去了。中年男子在这时候已经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波洛，并弯腰致意，名片上印着："吉多·里希提先生，考古学家。"

为了不至于失礼，波洛也弯腰回礼，并且递上了自己的名片。之后，他们便一起进入博物馆。这位意大利人开始滔滔不绝地述说自己丰富的考古学识，两人还用法语交谈。

那个穿法兰绒裤的年轻人在博物馆里没精打采地逛着，呵欠连连，后来干脆跑到外头去了。

随后，波洛和里希提先生也出来了。这位意大利人正兴致勃勃地想去看看当地的古迹。可是波洛忽然看见一把他所熟悉的绿色细纹阳伞，就在前面河边的岩石上，他随即撇开里希提先生，朝那个方向溜走了。

阿勒顿夫人坐在一块大岩石上，身旁是一册素描本，膝上搁着一本书。

波洛有礼地脱帽致意，阿勒顿夫人立刻跟他聊起来。

"早安。"她说，"我看，要赶走这些讨厌的孩子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群肤色黝黑的小孩包围着她，一个个都咧开嘴笑着、扮着鬼脸，每隔一会儿就满怀希望地伸出乞求的手，口齿不清地叫着“施舍一点吧”。

“我还以为他们该对我感到厌倦了呢。”阿勒顿夫人苦恼地说，“他们已经看了我两个多小时了。每次他们渐渐向我围拢过来，我就大叫一声‘滚开’，然后挥舞着我的阳伞，他们就会散开个一两分钟。然后他们又会聚集上来，老盯住我看。他们的眼神叫人厌恶，鼻子也难看。我觉得我并不真正喜欢孩子——除非他们把自己洗干净一点，还要懂得一点基本的规矩。”

她苦笑了一声。

波洛义不容辞地替她把孩子驱散，但没有效果。他们去而后回，又渐渐围拢过来。

“要是埃及这地方能安宁点，我还会更喜欢它。”阿勒顿夫人说，“可是不论你走到哪儿，都不得片刻清静。总是有人缠住你要钱，或者央求你骑驴子、买珍珠、到本地的村落探险，或是去打野鸭什么的。”

“这确实很煞风景。”波洛也同意。

他把手帕小心翼翼地摊在岩石上，然后谨慎地坐上去。

“今天上午你儿子不跟你做伴吗?”他接着说。

“是啊，蒂姆得在我们离开前寄几封信。你知道，我们要去参观第二大瀑布。”

“我也要去的。”

“太令人高兴了。说真的，认识你使我很兴奋。我们在马略卡岛时，那儿有位利奇夫人，她把关于你的种种神奇事迹讲给我们听了。有一次她在游泳时把红宝石戒指弄丢了，还直嚷可惜你不在场，所以戒指没法子找到。”

“啊，我可不是会潜水的海狮呢!”

两个人都笑了。

阿勒顿夫人接着往下说：“今天早上我在窗口看到你跟西蒙·多伊尔先生在旅馆的车道上散步。你觉得他这个人如何?我们对他都非常感兴趣。”

“哦，真的吗?”

“是呀。你知道，他跟林内特·里奇维的婚姻，很令人惊讶。大家还以为她会跟温德汉姆结婚，她却突然嫁给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

“你跟她很熟吧，夫人?”

“不，但我外甥女乔安娜·索伍德是她最好的朋友之一。”

“啊，对了，我在报上看到过她的名字。”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往下说，“名字常常见报的一位年轻女孩，乔安娜·索伍德小姐。”

“哦，她确实懂得如何宣传自己。”阿勒顿夫人酸酸地说。

“你不喜欢她，夫人?”

“那是气话。”阿勒顿夫人有些后悔。“你知道我是个守旧的人，我并不太喜欢她。但是蒂姆跟她是最要好的朋友。”

“我明白了。”波洛说。

阿勒顿夫人很快地看了他一眼，换了个话题。

“到这儿来的年轻人真是太少了!那边那个一头棕发的漂亮女孩，有个叫人吃不消的母亲；她几乎是这地方唯一的年轻女人，我注意到你常跟她说话。那孩子，我对她挺感兴趣。”

“为什么呢，夫人?”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七章(2)

“我同情她。敏感的年轻人总是常常受伤，我想她正在受煎熬。”

“对，她并不开心，可怜的孩子。”

“蒂姆和我称她是‘忧郁的女孩’。有一两次我很想跟她聊聊，可是每次都碰钉子。不过，我看她也要去游尼罗河，说不定我们有机会相处得更好一些，是不是?”

“可能，夫人。”

“我这人很好相处，我对各式各样的人都感兴趣。”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蒂姆对我说，那位肤色较深的女孩，她姓贝尔弗，就是曾跟西蒙·多伊尔订过婚的女子。这样的巧遇，一定使他们很尴尬。”

“是尴尬，没错。”波洛赞同地说。

阿勒顿夫人很快地向他瞥了一眼。

“你知道，也许听来可笑——她几乎把我吓坏了。她显得情绪很激动。”

波洛慢慢地点头。

“你说得没错，夫人。情绪所产生的爆发力是很吓人的。”

“你对人也感兴趣吗，波洛先生?或者你只把兴趣放在有可能犯罪的人身上?”

“夫人，可以排除在这个范围之外的人是不多的。”

阿勒顿夫人显得有点吃惊。

“你真觉得这样吗?”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特殊诱因的时候。”波洛补充说。

“就会一反常态?”

“自然。”

阿勒顿夫人迟疑了一会儿，双唇露出一丝微笑。

“甚至我也可能?”

“夫人，做母亲的在她们的孩子身陷危险时，也会走上极端，什么都不顾的。”

她严肃地说：“我想这是事实——对，你说得对。”

她沉默了一两分钟，然后笑笑，说道：“我打算给这旅馆中的每一个人都想出一个与之相称的犯罪动机，这十分有趣。比如说，西蒙·多伊尔?”

波洛微笑着说：“他会犯罪。很单纯为了达到目的，他直截了当不走弯路，也不用阴谋诡计。”

“因此很容易被识破?”

“是的，他不是个足智多谋的人。”

“那么林内特呢?”

“她就像你们《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扑克女王，‘把她的头砍掉’，简直成了她的口头禅。”

“当然，这是君王时代的特权嘛!真有点像拿伯的葡萄园那样叫人羡慕。据《圣经》记载，拿伯是古代以色列的一个葡萄园主，他的葡萄园与王宫毗邻，为国王阿哈勃所垂涎，于是后人常用“拿伯的葡萄园”来比喻令人非常羡慕的东西。那么那位危险的女孩——杰奎琳·贝尔弗，她会杀人吗?”

波洛踌躇了一会儿，带点不确定地说：“会，我想她会的。”

“可是你不确定吧?”

“是的，这个小姐使我感到迷惑。”

“我认为潘宁顿先生不会杀人，你说呢?他看上去忧郁又毫无生气，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

“但内在可能有着强烈的自我防御。”

“对，我也这样想。那么，戴头巾的奥特伯恩夫人呢?”

“虚荣心无处不在。”

“这也算谋杀的动机?”阿勒顿夫人疑惑地问。

“有时谋杀的起因常是为了一点芝麻小事，夫人。”

“最普遍的谋杀动机是什么呢，波洛先生?”

“最常见的是金钱，也就是说，为了各种各样的利益所在。其次是报复。还有爱情、恐惧、纯粹的恨，甚至善意——”

“波洛先生!”

“哦，是这样的，夫人。我曾听过类似的情形。某甲被某乙杀害，某乙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让某丙得到好处。政治谋杀案往往可以归在这一类。有人认为某个人对社会有害，因此就把他杀掉；可是这些人忘了，主宰生死应该是仁慈的上帝的事情。”

他说这话的神态严肃。

阿勒顿夫人平静地说：“听你这么说我感到十分高兴。尽管如此，上帝还是会挑选自己的工具。”

“夫人，这样想是很危险的。”

她改用比较轻松的口气说：“经过这次交谈之后，波洛先生，我真怀疑还有什么人能安全地活着!”

她站起来。

“我们该回去了，一吃完午饭就得出发呢。”

他们回到码头时，发现那个穿马球衫的小伙子正在船上就坐，另外那位意大利人已经在等候他们。当努比亚船夫扬帆开船时，波洛客气地对那位陌生的小伙子说：“在埃及可以看到许多珍奇的东西，是不是?”

小伙子正抽着古怪的烟斗。他把烟斗从嘴里移开，简短而有力地回答：“都是令人厌恶的东西。”口音之纯正简直令人惊奇。

阿勒顿夫人戴上夹鼻眼镜，愉快而颇有兴趣地端详着这个年轻人。

“真的?怎么说呢?”波洛问。

“拿金字塔来说吧，这么巨大的建筑物，是压榨了多少工匠的劳力?建造金字塔是为了满足好大喜功、暴虐无道的国王的一己之私。想想那些流血流汗的老百姓，他们为了金字塔不眠不休，最后却累死在工地上。只要想到金字塔所代表的苦难和折磨，我就对金字塔感到厌恶。”

阿勒顿夫人兴致勃勃地说：“所以你宁可不要金字塔、不要帕特侬神庙在希腊雅典，祭祀雅典娜女神。，不要美丽的陵墓和庙宇，只要人们三餐温饱并且寿终正寝就心满意足了?”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七章(3)

他愤怒的眼光射向阿勒顿夫人。

“我认为人比石头重要。”

“可是人没有那么持久。”赫尔克里·波洛说。

“我宁愿人们衣食无虞，也不想欣赏任何所谓的艺术品。人类最重要的是未来，不是过去。”

这就使里希提先生沉不住气了，他马上口若悬河发表了一篇充满激情但不容易听懂的演说。

小伙子则用他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来反驳他，言辞极为刻薄。

当这场激烈的辩论结束时，他们已回到了旅馆的码头。

阿勒顿夫人高兴地喃喃自语：“好了，好了。”随即走上岸去。年轻人在她背后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在旅馆的大厅，波洛遇见了杰奎琳·贝尔弗。她一身骑马装束，向波洛冷冷地点头。

“我想去骑骑驴子。你觉得这儿的村子有意思吗，波洛先生?”

“你今天打算到哪儿逛逛是吧，小姐。很好哇!村子里风景如画——但你可别花太多钱买纪念品。”

“那些玩意儿是从欧洲运过来的吧?不，我不会那么容易上当的。”

她微微点了点头，走向外头灿烂的阳光中。

波洛已经打点好行李。这很容易，因为他的东西一向整理得井井有条。于是他提前到餐厅吃了午饭。

饭后，旅馆的巴士把前往第二大瀑布的旅客送到火车站，然后他们再搭乘每天从开罗驶往谢拉尔的快车。只要十分钟就到了。

阿勒顿母子俩、波洛、穿着肮脏法兰绒裤的小伙子和那位意大利人，就是一起搭这一班车的旅客。奥特伯恩夫人和她女儿先去水坝，再到菲利，然后在谢拉尔上船。

从开罗和卢克索来的火车大概迟到了二十分钟。火车进站后，就出现了那种常见的嘈杂、秩序大乱的场面。脚夫有的把行李从火车上往外搬，有的则把衣箱往火车上放，大家撞在一块儿。

最后，波洛喘吁吁地来到了车厢的一个小房间里，发现他自己的行李跟阿勒顿母子俩，还有一些不知道是谁的行李混放在一起，而蒂姆跟他的母亲则是人在别处，身边也是其他各式各样的行李。

波洛的座位被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占据，她满脸皱纹，戴着白色领巾和许多钻石饰品，脸上一副对世人深恶痛绝的表情。

她势利地瞥了波洛一眼，便捧起一本美国杂志把脸遮住。坐在她对面的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女人，个儿不小，举止笨拙，头发蓬乱，两只褐色的眼睛就像小狗般热切地盯住人看，一副奉承讨好的神情。每隔一会儿，这位老太太就抬起头向她发号施令。

“科妮莉娅，把毛毯收起来。”“到站时，留神我的梳妆盒，别让人家拿走了。”“别忘了我的裁信刀。”

火车没过多久就到了谢拉尔。十分钟后他们来到了轮船码头稍事休息。卡纳克号邮轮正停泊在那儿等待他们。奥特伯恩母女已经上了船。

卡纳克号没有第一大瀑布的邮轮“纸草号”和“莲花号”那么庞大，因为这么大的船无法通过阿斯旺水坝的闸门。旅客上船以后被带到他们的舱房里。由于邮轮没有客满，大部分旅客都被安排在顶层的甲板，这层甲板的前半部是观景舱，四周全是玻璃，旅客可以坐着观看

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河上风光。下一层甲板有一间吸烟室和一间小客厅，再下面一层才是餐厅。

波洛看到自己的东西都搬进他的舱房后，就回到甲板上来观看轮船启航。他走到正倚在船舷栏杆上的罗莎莉·奥特伯恩的身边，跟她站在一起。

“现在我们进入努比亚了，你高兴点儿了吧，小姐?”

女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是的，我们终于可以摆脱一切了。”她顺手一指，眼前的水上景色荒凉而萧索。巨大的岩石由岸上伸展到水边，到处都可以看到由于拦洪筑坝而被弃置倒塌的小房子。整片景致令人感到忧郁，似乎有一种不祥之兆。“摆脱人类。”罗莎莉·奥特伯恩说。

“不包括我们这一群人吧，小姐?”

她耸耸肩，又说：“这个国家有某种东西使我感到——邪恶。它把心中翻腾的欲念，全逼上表面来了。没有一件事是公平的。”

“我看未必吧，你不能以物质证据来评断一切。”

罗莎莉喃喃地说：“你看看，看看别人的母亲，再看看我的母亲。眼中没有上帝，只崇拜情欲，莎乐美·奥特伯恩仿佛就是情欲的先知。”她顿了一下，“我想我不该说这些的。”

波洛用双手做了个手势。

“对我，你但说无妨，我听过的事情可多着呢。如果像你说的，你内心五味杂陈沸腾不止，那么，何不让不愉快的渣滓浮上来，再用汤匙把它舀掉。”他做了个把东西丢到尼罗河里去的动作。“你看，都不见了。”

“你真是个好玩的人!”罗莎莉说。她那绷着的脸露出了笑容。忽然她又紧张地叫起来：“你看，多伊尔夫人和她的先生来了!我不知道他们也参加了这次旅行!”

林内特刚从甲板中的一间舱房出来，西蒙尾随在后。她看来容光焕发、沉着自信，几乎使波洛吃了一惊。由于内心喜悦，她显得有些傲慢。西蒙·多伊尔也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咧着嘴傻笑，简直像个兴高采烈的小学生。

“太好了，”他说，也靠在船舷的栏杆上，“我真心期盼着这次旅行，你不也是吗，林内特?怎么说呢，这里的感觉不像是观光胜地，好像是进入了埃及的腹地了。”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七章(4)

他的妻子随即回答：“我知道，这地方看起来很原始。”

她把手伸进西蒙的臂弯里，西蒙紧紧挽着她。

“我们出发了，林内特。”他小声地说。

邮轮徐徐离开了码头，开始了这趟第二大瀑布的七日之旅。

他们背后传来了一阵爽朗的笑声。林内特急速地转过身去。

杰奎琳·贝尔弗正站在那儿，她似乎很快活。

“嗨，林内特!我没想到你会在这儿，我以为你们要在阿斯旺再待十天。这真是意外!”

“你，你不——”林内特结结巴巴地说，她勉强地微笑了一下，“我——我也没有想到会在这儿看到你。”

“是吗?”

杰奎琳走到船的另一侧去了。林内特使劲地抓住她丈夫的手臂。

“西蒙，西蒙——”

多伊尔的玩兴给一扫而空，他显得怒不可遏。尽管他想控制住自己的愤怒，但两只拳头还是忍不住捏得紧紧的。

他们俩走开了几步。波洛没有转过头看他们，耳边飘来一些零碎、断断续续的话语：“调头回去……不可能……我们可以……”然后说话声稍微大了一点，是多伊尔绝望但严厉的声音：“我们不能老是逃跑，林内特，现在我们不得不做个了断……”

几小时后，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波洛站在四周围都是玻璃的观景舱里，两眼正视着前方。卡纳克号正通过一个峡谷。两岸的岩壁陡峭险恶，正势不可挡地直插进水流湍急的尼罗河里，河水在岩堆中奔腾而过。旅客们已经进入努比亚了。

波洛听到有人走动的声音。林内特站在他身旁，不自觉地扭弄着自己的手指；她的表情是波洛从未见到过的，像一个茫然不知所措的孩子。她说：

“波洛先生，我很害怕——任何东西都使我害怕，我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这些面目狰狞的岩石、这地方的冷酷和荒凉，都叫人感到可怕。我们会往哪儿去?将要发生什么事?告诉你，我真的感到害怕。我觉得每个人都恨我，我以前从来不曾这样感觉。我一向待人和

善，我为大家做了许多事，而他们却恨我——很多人恨我。在我四周，除了西蒙，全都是敌人……感到有这么多人恨自己，我快受不了了。”

“你怎么了，夫人?”

她摇摇头。

“我想，这是由于神经紧张……我觉得，环境很不安全。”

她神经质地向后瞥了一眼，突然说：“这一切会怎么了结呢?我们被控制住了，一点出路都没有。我——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她身不由己地坐了下来。波洛严肃地看着她，目光中不无怜悯之意。

“她怎么知道我们要上这艘船?”她说，“她怎么会知道的呢?”

波洛摇摇头回答：“你必须明白，她是个聪明的人。”

“我觉得我好像永远也摆脱不了她。”

波洛说：“本来有一个计划可以采用的，而你们竟然没想到，实在让我感到意外。对你来说，夫人，钱是不成问题的，你们为什么不单独租一条游船呢?”

林内特无可奈何地摇头。

“如果我们预料到有这些事——可是你明白我们并没有。唉……”她突然显出不耐烦的神气，“哦!你一点也不了解我的难处。我得顾虑到西蒙，他——他对金钱敏感极了，对于我这么富有很不自在!他曾要我陪他到西班牙某个小地方去，他，他要自己负担我们度蜜月的所有费用，好像这很重要似的!男人真愚蠢!他还不习惯——不习惯过好日子。一谈起租船他就恼火，这种不必要的花费……我想我得慢慢开导他。”

她抬起头来，烦躁地咬着自己的嘴唇，似乎感到这样讨论自己的难处有点太轻率了。

她站起身。

“我得去换衣服了。很抱歉，波洛先生，我想我说了太多愚蠢的废话。”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八章(1)

阿勒顿夫人身穿一件简单的黑色蕾丝晚礼服，显得清新高雅、引人注目。她走下两层甲板，来到了餐厅。她的儿子在餐厅门口赶上了她。

“抱歉，亲爱的妈妈，我还以为我来迟了。”

“不知道我们坐哪儿。”

餐厅里陈列了许多小餐桌，侍者正忙着安排一批人就座。阿勒顿夫人停下来，等待侍者过来招呼。

“顺便告诉你，”她又说，“我请了赫尔克里·波洛跟我们同桌。”

“妈，你居然邀请他!”蒂姆感到吃惊而且气恼。

他母亲惊讶地注视着他，蒂姆平时是很随和的。

“亲爱的，你不欢迎吗?”

“是的，我不欢迎。他是个粗鄙的矮冬瓜！”

“哦，不，蒂姆!我不同意你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跟一个外人混在一起?大家关在一条小船上，这么做很不安，他会整天缠着我们的。”

“很遗憾，亲爱的。”阿勒顿夫人显得很失望，“我还以为这会使你高兴。但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个见多识广的人，而你又喜欢侦探故事。”

蒂姆咕哝了一声。

“妈，希望你以后别尽出这些怪主意。我想，我们此刻已来不及打退他了吧?”

“的确，蒂姆，只能这样了。”

“唉，好吧，我看我们只好忍受一下了。”

这时侍者过来领他们就座，阿勒顿夫人跟着走过去时，脸上露出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情。蒂姆平时很随和，而且性情也好，这样的大发脾气是很反常的。但这不像是一般英国人对外国人所持的那种厌恶和不信任，蒂姆是主张四海一家的。唉，算了!她叹了口气。男人是不可理喻的!即使是自己最亲近的人，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反应和情绪。

在他们就座时，赫尔克里·波洛不声不响迅速走进了餐厅。他停步后，一只手搁在他们那桌的椅背上。

“夫人，承蒙你盛情邀请，不胜感激。”

“别客气，请坐，波洛先生。”

“谢谢!你真亲切。”

阿勒顿夫人不安地察觉到，波洛坐下时向蒂姆瞄了一眼，而蒂姆还没有收起他那快快不乐的表情。

阿勒顿夫人竭力想使气氛活跃一些。大家喝汤时，她拿起了放在盘子旁的旅客名单。

“我们来认识一下同船旅客。”她兴致勃勃地提议说，“我一向认为这挺有趣的。”

她开始念名单：“阿勒顿夫人，蒂姆·阿勒顿先生。简单得可以!贝尔弗小姐，我看到他们把她和奥特伯恩母女安排在同一张桌子，不知道她跟罗莎莉将如何共处。再一个是谁?贝斯纳医生。贝斯纳医生?你们谁知道哪个是贝斯纳医生?”她把目光转到一张坐着四个人的桌子上。“我看他一定是那个头发跟胡子都仔细剃过的胖子，大概是个德国人，他似乎非常享受他的汤。”

从那边桌上，隐隐传来了啧啧的喝汤声。

阿勒顿夫人往下念：“鲍尔斯小姐?我们来猜猜谁是鲍尔斯小姐?这儿有三、四位女士——别猜了，我们暂时把她放一边。多伊尔先生和多伊尔夫人，啊，他们是这趟旅程的大红人。多伊尔夫人确实长得很美，又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晚礼服!”

蒂姆转过身去。林内特和她的丈夫以及安德鲁·潘宁顿坐的是餐厅角落的位置。林内特身穿白色礼服，戴着珍珠项链。

“那件衣服没什么特别，”蒂姆说，“不就是一块衣料，胡乱系了根带子。”

“对，亲爱的。”他母亲说，“你说的是一件价值八十几尼英国的旧金币名。的衣服呢!”

“真搞不懂女人为什么在衣服上花这么多钱。”蒂姆说，“简直荒谬。”

阿勒顿夫人继续对旅客们进行研究。

“范索普先生一定是那一桌的其中一个，就是那个非常文静的年轻人，他从来不开口。人长得不错，一副谨慎、聪明的样子。”

波洛表示同意。

“他很机灵。唔，虽然他不说话，但很留神地在倾听和观察呢。是的，他懂得善加利用他的眼睛。这种人不像是个喜欢到处游山玩水的闲人，不知道他到这儿来干什么。”

“弗格森先生，”阿勒顿夫人念道，“我觉得弗格森先生一定是我们那位反资本主义的朋友。奥特伯恩夫人、奥特伯恩小姐，她们俩我们都很熟悉。潘宁顿先生?也就是安德鲁叔叔，他是个相貌堂堂的男子，我认为——”

“噢，妈!”蒂姆说。

“我说他相貌堂堂并不算言过其实，”阿勒顿夫人说，“不过他的下巴看起来很无情，大概就是我们在报上常看到的那种人，在华尔街工作——或者是住华尔街上?我相信他一定是个有钱的人。下一位，赫尔克里·波洛先生。他的专长在这儿简直无用武之地。蒂姆，你能不能策划一桩罪案让他破解?”

她这个善意的玩笑似乎再次触怒了她的儿子，他一脸不悦。阿勒顿夫人赶忙转个话题：“里希提先生，我们的意大利考古学家朋友。然后是罗布森小姐，最后一个是史凯勒小姐。最后这一个很容易辨认，就是那位长得很丑的美国老太太，显然她以为自己是这艘船上的女

王，凡是没有身份地位的人，她绝不打招呼，真是个不可思议的怪物，对不对?好像某个历史时期的古人。和她同行的一定是鲍尔斯小姐和罗布森小姐——她们也许一个是秘书，就是那个戴夹鼻眼镜的瘦子；一个是穷亲戚，就是那个可怜的年轻女人，虽然被人当作奴婢看待，她看来倒十分快活。我想罗布森是那个秘书，鲍尔斯就是那个穷亲戚。”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八章(2)

“妈，你错了。”蒂姆咧开嘴笑着说，他又恢复了往常轻松愉快的心情。

“你怎么知道?”

“因为晚饭前，我在客厅里听见这个老太婆对她身边的那个女人说：‘鲍尔斯小姐在哪儿?科妮莉娅，马上把她找来。’科妮莉娅像条听话的狗似的跑了出去。”

“我得去跟史凯勒小姐会会。”阿勒顿夫人沉思着说。

蒂姆又咧着嘴笑了。

“她不会理睬你的，妈妈。”

“绝不会。我会一步一步来，先坐在她旁边，用轻轻(但有力)而有气质的语气，和她谈起我印象中具有头衔的亲戚或朋友。然后，只要漫不经心地提起你那远房表哥格拉斯哥公爵，差不多就可以使她就范了。”

“妈，你也太不择手段了!”

晚饭后发生的事情，对一个喜欢研究人性的人来说，确实不无有趣之处。

那位倾向社会主义的小伙子(没错，他就是弗格森先生)，离开饭厅到吸烟室去了，他看不起顶层甲板观景舱的那一群旅客。

史凯勒小姐坚定地走到奥特伯恩夫人就座的桌子旁说：

“真对不起，我认为我的针织毛线刚才是放这儿的!”

就这样，她即时占上了观景舱里最好的雅座。

那位戴头巾的夫人，在不可抗拒的注视下，起身让出了位子。史凯勒小姐和她的随从坐定下来。奥特伯恩夫人在她旁边找了个位子坐下，开始滔滔不绝起来，却只得到对方几句冷冷的回应，她只得放弃；史凯勒小姐终于得以耳根清静独处一隅。多伊尔夫妇和阿勒顿母子坐在一起。贝斯纳医生仍然跟沉默寡言的范索普做伴。杰奎琳·贝尔弗独自坐着看书。罗莎莉·奥特伯恩有些坐立不安，阿勒顿夫人跟她搭讪过一两次，想把她拉进他们一伙里来，但是这位小姐并不领情。

赫尔克里·波洛听着奥特伯恩夫人大谈关于她自己当作家的天职，消磨了一个晚上。那晚，在他回舱房的途中，遇见了杰奎琳·贝尔弗。她正俯身靠在栏杆上，她回过头来，脸上悲切愁苦的神色，使波洛大

吃一惊。前日那种蛮不在乎、一意挑衅和那种癫狂、幸灾乐祸的表情，都从她脸上消失了。

“晚安，小姐。”

“晚安，波洛先生。”她踌躇了一下，然后说，“你发现我在这儿，感到很意外吧?”

“是很意外，但我更感到遗憾，非常遗憾……”

他说话时语气严肃。

“你是说，为我遗憾?”

“正是，小姐，你选择了危险的道路。正如我们在这条船上开始了我们的旅行，你也走上了你自己的旅程——在水流湍急的河流中进行一次旅行，两旁石壁陡峭，前途吉凶未卜……”

“为什么你这样说?”

“因为事实如此。你自己砍断了安全桩上的铁链。即使你愿意，我怀疑你是否来得及回头了。”

她悠悠地说：“是啊……”然后她把头猛然往后一仰。“唉，一个人必须随着自己的命运之星走，不管它会把我们引向何处。”

“要留神，小姐，这颗命运之星有可能迷失了……”

她放声大笑，模仿着驴夫的吆喝腔调说：

“那颗不吉利的星星，老爷!那颗星是会掉下来的……”

就在波洛终于昏昏入睡时，一阵悄悄的说话声使他惊醒过来，是西蒙·多伊尔的声音，西蒙重复着他在邮轮驶离谢拉尔时所说的话。

“现在我们一定要做个了断……”

“对，”赫尔克里·波洛在心里自言自语，“现在我们一定得做个了断……”

他觉得郁郁不乐。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九章(1)

第二天清晨，邮轮到了泽布瓦。

科妮莉娅·罗布森笑容满面，头戴着大草帽，跟着人急忙上岸。科妮莉娅从不怠慢别人，她性格温柔，很喜欢交朋友。

赫尔克里·波洛身穿白色西装，粉色衬衫，系着黑色领结，头戴白色圆顶遮阳帽，当科妮莉娅看到他时，完全没有避开，这一点和老贵族小姐史凯勒很不一样。她和他一起朝旁边有狮身人面像的一条大街走去，很愉快地回答他那老套的开场白："你的同伴们不上岸来看看这座神庙吗?"

"哦，你知道，玛丽表姐——就是史凯勒小姐，从来不早起，她必须非常非常当心她的身体。当然，她需要鲍尔斯小姐——也就是她的护士——帮她做点事。她还说，这儿并不是最值得欣赏的神庙。但是她非常好心，说我可以来看看。"

"那很通情达理。"波洛冷冰冰地说。

思想单纯的科妮莉娅毫不怀疑地表示同意。

“哦，她很好，她愿意带我一块儿来旅行实在是太好心了。我感觉自己真是个幸运儿。她跟妈妈建议让我也来旅行时，我简直不敢相信。”

“你这次旅行一直很愉快，是吗?”

“啊!愉快极了!我看到了意大利威尼斯，帕多瓦和比萨；接着又是开罗——不过玛丽表姐在开罗时身体不太好，所以我不能常常上岸，不过现在又可以去瓦迪哈尔法好好玩玩了。”

波洛笑着说：“小姐，你真是个乐天派。”

他若有所思地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向沉默寡言、紧锁双眉的罗莎莉，她正独自一人在前面走着。

“她很漂亮，不是吗?”科妮莉娅随着他的目光望去，说道，“可惜看上去有点傲慢。当然，她是典型的英国人，而且不像多伊尔夫人那样漂亮，我认为多伊尔夫人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最文雅的女子了!而她丈夫简直崇拜她走过的每一寸土地，不是吗?还有，那个头发灰白的妇人看上去挺高贵的，你觉得呢?我听说，她是个公爵的表妹。昨晚她就在我们旁边谈起他，但她自己实际上并没有贵族头衔。”

她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直到领队的导游叫大家静下来，并开始拖长声音介绍：“这座神庙是供奉埃及神阿蒙和太阳神哈拉克特的。他

的象征就是鹰首……”

这群人慢慢向前移动着，贝斯纳医生手里拿着导游图，喃喃自语地说着德语，他一向喜欢文字说明。

蒂姆·阿勒顿没有和这群人在一起，他母亲正在和沉默寡言的范索普先生交谈。安德鲁·潘宁顿挽着林内特·多伊尔的手臂，正在专心凝听着，似乎对导游像背书一样叙述的雕像尺寸极感兴趣。

“六十五英尺高，真的吗?好像比我矮一点呢。拉美西斯这个伟大的埃及人真是充满活力。”

“他也是个大商人呢，安德鲁叔叔。”

安德鲁·潘宁顿用一种赞赏的眼光看着她。

“林内特，今天早晨你气色看上去好多了。最近我一直为你担心，你有点瘦了。”

这群人边谈边走回邮轮。卡纳克号又一次向上游缓缓驶去。现在，景色不那么单调了，有一些棕榈树，还有成排的农作物。

景色的变化似乎驱散了笼罩在游客心中某种神秘的压抑感。蒂姆·阿勒顿摆脱了原先忧郁的心情，罗莎莉的神色看上去也不再那么紧

绷。林内特则几乎是无忧无虑了。

潘宁顿对她说：“在新娘子度蜜月时谈公事是不妥当的，但是有一两件事情我必须请你处理——”

“噢，安德鲁叔叔，当然可以。”林内特立即表现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我结婚了，当然有些东西要变更。”

“正是如此，什么时候方便，我想请你签署几份文件。”

“何不现在就签呢?”

安德鲁·潘宁顿向四周望了一眼，在他俩所在的这个观景舱角落，此刻没有几个人。大部分游客都在观景舱和客舱之间的甲板上。大厅内仅有几个人：弗格森先生，他正在中间一张小桌旁喝着啤酒，两条腿套着肮脏的法兰绒裤向前伸展着；赫尔克里·波洛先生，时而喝喝酒，时而吹着口哨，正坐在紧靠前面玻璃窗的地方，欣赏眼前的景色；此外还有史凯勒小姐，她就坐在角落里读着一本关于埃及的书。

“那好吧。”安德鲁·潘宁顿说着，离开了大厅。

林内特和西蒙相视而笑，笑得有点勉强的样子。

“还好吗，亲爱的?”他问道。

“嗯，还可以……奇怪，我的心情似乎不再那么紧张了。”

“你真了不起!”西蒙说着，语气里充满了信心。

潘宁顿回来了，捧着一捆写得密密麻麻的文件。

“天哪!”林内特叫道，“这些我都要签字吗?”

安德鲁·潘宁顿带着歉意地说：“我知道这是太多了点，但我想把你的事情都安排好。请先签第五大道的地契；接着是西部土地开发公司的文件……”

他手里翻着分类的文件，不停地说着。西蒙打了个呵欠。

通向甲板的旋转门开了，范索普先生走了进来。他漫无目标地向四周看了一下，然后，慢慢走上前来，站在波洛身边，观看着浅蓝色的河水和周围黄色的沙滩。

“你就签在这儿，”潘宁顿把一份文件摊在林内特面前，指着空白处说。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九章(2)

林内特拿起一份文件，粗略看了一遍，一下子翻回到第一页，然后，拿起潘宁顿放在她面前的一支自来水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林内特·多伊尔”……

潘宁顿将这份文件拿开，又打开另一份。

范索普又向着他们慢步走来，他透过旁边的窗子向外看，好像沿岸有些什么使他很感兴趣似的。

“这不过是份转让证明书，”潘宁顿说，“你不必看了。”

但是，林内特还是粗略地看了一遍。潘宁顿打开第三份文件，林内特又仔细看着。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例行文件，”安德鲁说，“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些法律术语。”

西蒙又打了个呵欠。

“亲爱的，你不会想把所有这些都看完吧?那可要看到午餐时间，甚至更晚了。”

“我习惯把每样东西都看一遍，”林内特说，“我父亲教我这样做的，他说文件上可能会有誊写错误的地方。”

潘宁顿笑了起来，声音很刺耳。

“林内特，你可真是个精明的女强人。”

“她比我要认真多了，”西蒙笑着说，“我从未细看过法律文件。人家要我在哪儿签字，我就在哪儿签字，就那么简单。”

“这样太马虎了。”林内特不同意地说。

“我没有生意人的头脑，”西蒙高兴地说道，“从来也没有过。有人叫我签，我就签，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安德鲁·潘宁顿若有所思地望着他，然后，摸摸上嘴唇，毫无表情地说道：“多伊尔，这不有点太冒险了吗?”

“谁说的，”西蒙回答道，“我不是那种认为全世界都在欺骗你的人，我是个相信别人的人。你知道，这样做有它的好处，我很少上当。”

突然，出乎大家意料，沉默的范索普先生转过身来对林内特说：“但愿我不是多管闲事，但我忍不住要说，我非常钦佩你的办事能

力。在我执业的经验中，呃——我是个律师，我发现一般女士们都很草率。在没有从头到尾把文件阅读一遍之前，绝不在上面签字。你的这一点很值得称赞，确实令人钦佩。”

他略微欠身致意，然后有些害羞地再次转过身去注视着尼罗河岸。

林内特有些迟疑地说：“呃，谢谢你……”

她咬着嘴唇，以免笑出声来。这个年轻人竟这般严肃。

安德鲁·潘宁顿看上去很不高兴。

西蒙·多伊尔似乎不能确定是感到生气呢，还是好笑。

范索普先生两边的耳根都红了。

“下一份!”林内特朝潘宁顿笑着说。

但是潘宁顿生气了。

“我想还是另外找个时间比较好，”他口气生硬地说，“正如——呃，多伊尔说的，要是你把这些文件都看完的话，我们就要在这儿一直待到午餐时间了。可不能错过欣赏风景的机会，反正只有前两份文件比较急，其他的以后再说吧!”

“这儿好热，”林内特说，“我们到外面去吧。”

他们三人穿过旋转门。赫尔克里·波洛转过脸来，他那凝视的目光若有所思地落到范索普先生背后，然后又转到懒洋洋地坐在那儿的弗格森先生身上。后者头朝后仰着，嘴里轻轻吹着口哨。

接着，波洛朝笔直坐在角落里的史凯勒小姐望去，而她在注视着弗格森先生。

左边的转门打开了，科妮莉娅·罗布森匆匆跑了进来。

“你去了好久，”老太太严厉地说，“你到哪儿去了?”

“对不起，玛丽表姐，羊毛衫不在你说的地方，其实是在另一个箱子里。”

“我亲爱的孩子，你太不会找东西了!我知道，亲爱的，你很勤快，但你必须学聪明点，动作快些，凡事要专注才行。”

“真对不起，玛丽表姐，恐怕我是太笨了。”

“亲爱的，任何人只要努力去做就不会笨，我带你来旅行，希望你也能回报我。”

科妮莉娅脸红了。

“很抱歉，玛丽表姐。”

“鲍尔斯小姐在哪儿?十分钟前我就该吃药了，马上去把她找来。医生说，最重要的是——”

就在这时，鲍尔斯小姐过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药杯。

“你的药，史凯勒小姐。”

“我该在十一点钟吃药，”老太太大声责怪道，“我最痛恨不准时。”

“是的，”鲍尔斯小姐看了一眼她的手表说道。“现在正好差半分十一点。”

“我的表已经过了十分钟了。”

“我的表应该是对的，这只表十分准确，从来不快也不慢。”鲍尔斯小姐冷静地说。

史凯勒小姐吞下了药杯里的药。

“我怎么感到更不舒服了。”她气乎乎地说。

“听你这么说，我很难过，史凯勒小姐。”

鲍尔斯小姐说话的声调听起来一点也不难过，只是漠不关心。很明显，她是机械性地做回答。

“这儿太热了，”史凯勒小姐怒气冲冲地说，“鲍尔斯小姐，给我在甲板上找张椅子；科妮莉娅，把我的毛线拿来，别笨手笨脚地把它掉在地上，待会儿我要你帮我绕些毛线。”

这些人都走出去了。

弗格森叹了口气，活动一下双腿，然后像对着整个世界喊道：“天哪!我真想把这老太婆掐死!”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九章(3)

波洛颇有兴趣地问道：“你不喜欢她这种人，对吗?”

“没错!刚才在这儿的那个女人，在这儿签什么转让证明书，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是成千上万可怜的工人们为着极其微薄的收入，像奴隶一样工作，她才得以穿上美丽的*，过着毫无意义的奢侈生活。有人跟我这么说过，她是英国最有钱的女人之一，她一生中吃喝从不需要动一下手。”

“谁告诉你说她是英国最有钱的女人之一?”

弗格森先生用挑衅的目光看了他一眼。

“一个你不屑跟他讲话的人!一个用自己的双手劳动，而且不为此感到羞耻的人!不是你们这种衣冠楚楚的无用废物。”

他的目光很不友善地落在波洛的领结和粉色衬衫上。

“我?我用我的脑子工作，我也不为此感到羞耻。”波洛迎着他的目光说。

弗格森先生只是轻蔑地哼了一声。

“都该枪毙，这帮人!”他断然地说。

“年轻人，”波洛说，“你真是拥护暴力啊!”

“你能告诉我，没有暴力能成就什么大事?在建设之前一定要先有破坏才行。”

“当然用暴力要容易得多，又热闹，又有看头。”

“你是靠哪一行为生的?我敢打赌，你什么也不会，也许你会自称是中产阶级吧。”

“我不是中产阶级，我属于上流社会。”赫尔克里·波洛有点傲慢地声明。

“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我是个侦探。”赫尔克里·波洛神态自若地回答，仿佛宣称“我是个国王”一般。

“我的天哪!”年轻人似乎大吃一惊，“你是说，那个女人还带着一个愚蠢的侦探同行?难道她像保养皮肤那样担心自己的安危吗?”

“我跟多伊尔先生和夫人没有任何关系，”波洛生硬地说，“我在休假。”

“度假——呃?”

“你呢?你不也在休假吗?”

“休假!”弗格森先生哼了一声，接着含糊地加了一句，“我在研究社会现象。”

“很有趣。”波洛低声说道，然后慢慢地往甲板上走。

史凯勒小姐坐在最好的一个角落里，科妮莉娅跪在她面前，伸着手臂，上面绕着一卷灰色毛线，鲍尔斯小姐直挺挺地坐着，正在看《周末晚报》。

波洛顺着右舷甲板慢慢走着，当他经过船尾时，几乎撞到一个女子身上，她一脸受惊的表情望着他——这是一张深色的、愉悦的拉丁人面孔。她穿着整洁的黑色衣服，站着和一个身穿制服的高大男子在谈话，从外表看，他是个轮机员。两人脸上都有一种奇怪的内疚和惊慌。波洛感到奇怪，不知他们在谈些什么。

他绕过船尾，沿着船的左舷走去。一扇房门打开了，奥特伯恩夫人走了出来，几乎跌倒在他怀里。她穿着一件鲜红的缎子睡衣。

“真对不起，”她抱歉地说，“亲爱的波洛先生，太对不起你了。你知道，船在摇晃，真的是摇晃的缘故。我向来就没有在颠簸的甲板上

走动的本事。要是船能保持不动……”她抓住他的手臂说，“我受不了船的摇晃……在海上我也从来没有真正快活过。我只能一小时又一小时孤孤单单地等待着。我那个没有同情心的女儿，根本不理解为她操心的可怜老母亲……”奥特伯恩夫人哭了起来。“我像奴隶一样为她操劳，自己累得皮包骨——我是一个伟大的母亲，献出了一切的一切，却没有人在乎!我要告诉所有的人，现在就告诉他们，她是怎样地不关心我，她是多么冷酷，竟叫我来旅行，闷得我受不了……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们。”

她匆匆地向前走去，波洛很有礼貌地制止了她。

“夫人，我去请她过来。你最好先回到你的房间去吧!最好是这样。”

“不，我要告诉所有的人，船上所有的人。”

“夫人，这太危险了，海浪不太平静，你会跌到海里去的。”

奥特伯恩夫人疑惑地看着他。

“会这样吗?真会这样吗?”

“是的。”

他的话很有效，奥特伯恩夫人动摇了，摇摇晃晃地又走进了她的房间。

波洛的鼻孔抽动了一两下，然后点点头，向坐在阿勒顿夫人和蒂姆中间的罗莎莉·奥特伯恩走去。

“小姐，你的母亲在找你。”

她本来快活地笑着，这时脸上突然蒙上了一层阴影。她迅速对他投出怀疑的眼神，又急忙沿着甲板离开。

“我搞不懂这孩子，”阿勒顿夫人说，“她变化无常，今天很友善，过了一天，她又变得十分不懂礼貌。”

“被宠坏了，脾气也不好。”蒂姆说。

阿勒顿夫人摇了摇头。

“不，我认为不是那样，我认为她活得不开心。”

蒂姆耸了耸肩。

“哦，好吧，不过我们大家也都有自己的烦恼啊!”他的话听起来既生硬又冷淡。

这时传来了一阵低沉的钟声。

“开饭了，”阿勒顿夫人高兴地叫了起来，“我真的饿了。”

那天晚上，波洛看到阿勒顿夫人坐着与史凯勒小姐交谈。他走过去的时候，阿勒顿夫人眨了眨眼，正在说：“当然，在卡里斯城堡，那个亲爱的公爵——”

科妮莉娅服侍过玛丽表姐后，也到甲板上来了。她听着贝斯纳医生说话，他正在冗长枯燥地介绍导游手册上有关埃及的概况。科妮莉娅全神贯注地听着。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九章(4)

蒂姆·阿勒顿身体俯在栏杆上说道：“不管怎样，这的确是个*的世界……”

罗莎莉·奥特伯恩回答说：“这世界太不公平了，有些人就是什么都有。”

波洛叹了口气。他为自己已不再年轻而感到高兴。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十章(1)

星期一早晨，卡纳克号的甲板上，各种各样欣喜和赞赏的话语此起彼伏。此时邮轮正停泊在岸边，几百码外，清晨的阳光照在一座从岩石表面雕出来的大神庙上，悬崖峭壁上凿出的四尊巨像亘久地俯视着尼罗河，迎着正在升起的朝阳。

科妮莉娅前言不搭后语地说："啊，波洛先生，多美啊!我是说它们这么巨大，这么安静，看到它们会使人感到自己多么渺小，就像一只小虫，感到什么事都无所谓了，对吗?"

范索普先生站在旁边，低声说道："真——呃，令人难忘。"

"很壮观，是吧?"西蒙·多伊尔先生走过来说道。接着他对波洛悄悄地说："你知道，我是个对神庙、游览这类事情不怎么感兴趣的人，但是我不得不说，像这样的地方确实令人惊叹，要是你真的了解我的意思。那些古埃及的君王们一定是些了不起的人物。"

范索普已经走开了。西蒙又放低了声音说："这次来旅行我真是高兴。它——呃，它消除了我的一些疑虑。奇怪，我也不知怎么——不

过，事实就是这样，林内特的情绪已恢复正常了。她说这是因为她终于把事情应付过去了。”

“这是完全可能的。”波洛说。

“她说当她在船上看到杰基时，她感到害怕……但后来，突然，这变得无关紧要了。我们俩已说好，不再躲避她，她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会她，并向她表明，她这种可笑的做法丝毫不会使我们烦恼，我们就当她不懂礼貌罢了。不过如此。她以为她已经搞得我们晕头转向了，但现在，咳，我们再也不用惊慌失措了，这点应该让她知道。”

“是的。”波洛若有所思地说。

“所以，这方法很棒，不是吗?”

“哦，是的，是的。”

林内特沿着甲板走来，她穿着淡黄色纱衣，微笑着。她和波洛打了个招呼，但并不特别热情，不过是冷冷地点了点头，就把她丈夫拉走了。

波洛脑子里闪过一丝自嘲的想法，他意识到，他那爱批评的态度大概得罪不少人了。林内特已习惯接受别人对她本人及其所作所为的绝对赞美，而赫尔克里·波洛却显然冒犯了这一信条。

阿勒顿夫人过来和波洛站在一起，低声说道：“这个女孩的身上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在阿斯旺，她看上去很忧愁，不高兴，而今天她显得那么开心，几乎叫人怀疑她是不是发疯了。”

波洛还没来得及回话，这群人又得集合了。他们一起由导游带队，上岸去参观阿布辛拜勒神庙。

波洛和潘宁顿走在一起。

“你第一次来埃及，是吗?”波洛问道。

“哦，不，一九二三年我曾到过这儿，我是说，在开罗。不过以前我从未到尼罗河来旅行。”

“我想你是坐卡马尼克号来的。多伊尔夫人是这样对我说的。”

潘宁顿朝他狡黠地看了一眼。

“哦，是的，是这样。”他承认道。

“我不知道你是否碰巧遇到我在那条船上的几个朋友——莱辛顿·史密斯一家人?”

“他们的名字我都想不起来了，船上坐满了人，天气很糟糕，不少旅客都没露过面。不管怎样，航程很短，你也不知道谁在船上，谁不

在船上。”

“是呀，没错。你碰到多伊尔夫人和她丈夫一定深感惊讶。那时你不知道他们已结婚了吧?”

“是的，多伊尔夫人给我来过信，但后来信才转来。我是在开罗意外遇见他们几天以后才真正收到信的。”

“我听说你认识她好多年了?”

“哦，是的，波洛先生。我认识林内特·里奇维时，她还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呢，就这么高——”他用手比了比，“她父亲梅伊许·里奇维和我家是世交，他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在事业上也很成功。”

“我听说，他女儿得到了一笔数目很可观的财产……啊，对不起，可能我这样说不太妥当。”

安德鲁·潘宁顿似乎有点惊奇。

“哦，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是的，林内特是个有钱的女人。”

“不过，我想，最近市场价格暴跌，任何股票必定都会受到影响，不管它们曾经多么可靠，是吗?”

潘宁顿并未立即回答，顿了一顿他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如此，最近很不景气，情况是不乐观。”

波洛低声说：“不过，我觉得多伊尔夫人办事很精明。”

“没错，是这样。林内特是个办事讲究实效的聪明女孩。”

他们的谈话停止了。导游继续在对他们讲述伟大的古埃及君王拉美西斯建造神庙的事。拉美西斯的四尊雕像在入口处两边，每边各一对，是从天然的石头上凿出来的，雕像俯视着下面零零落落的游客队伍。

里希提先生对导游的话不感兴趣，他正忙着看入口处两边石墩上的黑人和努比亚俘虏的浮雕像。

这群人一进神庙，就被笼罩在昏暗和安静的气氛中。导游指引大家一起看内墙上栩栩如生的彩色浮雕，但这群人却喜欢各自为伍地观看。

贝斯纳医生声音洪亮地用德语读着导游手册，时而停下来给科妮莉娅翻译一下，她在他身边不声不响地走着。然而，这种时刻未能持续多久，史凯勒小姐由态度冷淡的鲍尔斯小姐搀扶着走了进来，下了一道命令：“科妮莉娅，过来!”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十章(2)

这样一来，介绍就不得不停下来。贝斯纳医生望着她的背影，透过厚厚的眼镜片微微笑着。

“一个很不错的女孩，”他对波洛说道，“她不像有些年轻女孩，她看上去没有那副饥饿相，没有。她体形很美，听人讲话时很专注，跟她谈话是一种享受。”

波洛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好像科妮莉娅的命运不是被人欺侮就是听人教诲似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她总是倾听，从来不开口说话。

由于召来了科妮莉娅，鲍尔斯小姐得到暂时的自由。她站在神庙中间，用她那平静的、冷漠的目光向四周望着，对于过去的古迹奇景并不十分感兴趣。

“导游说，这些神或女神中有一个名字叫穆特的，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里面有个内殿，内殿里面坐着四座雕像，永恒地守护着人间，在昏暗的光线中形象孤高，显得既尊严又奇特。

林内特和她的丈夫站在雕像前，他挽着她的胳臂，她仰着脸——这是一张代表新世代的脸孔，聪明、好奇，不为历史的遗迹所感动。

西蒙突然说道：“我们离开这儿吧!我不喜欢这四尊雕像，特别是那个戴高帽子的。”

“我猜想那个是阿蒙，那个是拉美西斯。你怎么会不喜欢他们呢?我觉得他们很令人震撼。”

“这些该死的雕像太令人震撼了，他们的样子好诡异。我们走出去，到阳光下吧!”

林内特笑了起来，但还是让步了。

他们从神庙里出来，走到阳光下，脚旁是温暖的黄沙。林内特笑了，在他们脚边，是一排努比亚男孩的头颅，有五、六个，样子看上去很可怕，脑袋好像跟身体分离了似的；他们眼珠转动着，脑袋很有节奏地左右晃动，嘴里念着新的祷语：“赞，赞，好棒!”

“真讨厌!他们怎么搞的?身体真的埋在沙子里吗?”

西蒙掏出了一些零钱。

“妙极了！好极了!贵极了!”他学着他们的腔调说。

领头演这场“戏”的两个小男孩很快捡起了钱币。

林内特和西蒙继续走着，他们不想回船上，对游览也感到厌倦了，于是靠着岩石坐了下来，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

“多美的阳光啊!”林内特想着，“多暖和，多安全……幸福，美好，像我这样多好啊!像我，林内特……”

她闭上了眼睛，似睡非睡地在沉思中遨游，她的思绪像沙子一样被风吹得到处飘散。

西蒙睁着眼睛，眼里也流露出满足的神情。头一天晚上他那种惊慌失措的样子多傻呀!有什么好担惊受怕的?一切看来都很正常，杰基还是有理智的——

忽然传来一阵叫喊声，有人挥动着手臂朝他跑过来，并且叫喊着。

西蒙傻愣愣地看了一会儿，接着跳起来，拖着林内特就跑。

说时迟，那时快，一块从岩壁上飞滚下来的大圆石从他们身旁跃过，撞在地上。要是林内特还在老地方，就会被压得粉碎。

他俩紧紧搂在一起，脸色苍白。赫尔克里·波洛和蒂姆·阿勒顿向他们跑过来。

“我的天哪，夫人，好险哪!”

四个人都本能地向岩壁上望去，但什么也看不见。沿着顶端有一条小路，波洛想起他们第一次上岸时曾看到有几个当地人从那儿走过。

他看了看那对夫妻，林内特显得茫然不知所措——她被吓坏了。西蒙则气得说不出话来。

“她该死!”他突然骂道。

他朝蒂姆·阿勒顿瞥了一眼，克制住了自己。

蒂姆说道：“呵，真险!是哪个笨蛋把它推下来的?还是它自己掉下来的?”

林内特脸色非常苍白，吃力地说道：“我想一定是哪个笨蛋干的。”

“真可能把你像蛋壳一样压得粉碎。林内特，你不会有什么敌人吧?”

林内特两次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她感到很难回答这个玩笑话。

“夫人，回船上去吧!”波洛立刻说道，“你得吃点药镇定一下。”

他们很快向船边走去，西蒙还是气乎乎的，蒂姆·阿勒顿竭力想说些轻松的话，把林内特的思绪从刚经历过的险境中引开。波洛则神色严肃。

当他们走到登船处时，西蒙猛地停住了脚步，脸上浮现惊奇的表情。

杰奎琳·贝尔弗正在上岸，她穿着蓝格花布洋装，今早她看来很稚气。

“我的天哪!”西蒙低声说道，“只是一场意外。”

怒气从他的脸上消失了，那差别如此之明显，以致杰奎琳也感觉有事不寻常。

“早安，”她说道，“恐怕我出来晚了。”

她向大家点了点头，跨上岸来，朝神庙走去。

西蒙一把抓住波洛的手臂，另外两人继续朝前走去。

“我的上帝，这回我可放心了，我还以为，我以为——”波洛点了点头，“是的，是的，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他仍然十分严肃，茫然出神。他转过头来，仔细注意着其他人的情况。

史凯勒小姐由鲍尔斯小姐扶着慢慢走来。

稍远一点，阿勒顿夫人正站在那儿看着一排努比亚男孩们摇头晃脑，她微微笑着。奥特伯恩夫人跟她在一起。

其他人都不见踪影。

波洛摇了摇头，跟着西蒙慢慢走回船上。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十一章(1)

“夫人，能给我解释一下‘fey’这个字的意思吗?”

阿勒顿夫人似乎有点惊奇，她正和波洛一起艰辛而缓慢地朝观赏第二大瀑布的岩石上走去。其他人大都骑骆驼上去，因为波洛觉得骆驼走路有点像船在摇晃一样，而阿勒顿夫人则认为要有点个人尊严，所以两人采取步行。

他们是前天晚上到达瓦迪哈尔法的。今天早上，两艘汽艇把所有的人都送到第二大瀑布来，只有里希提先生缺席，他坚持要独自到一个叫做赛姆纳的偏远荒地去游玩。他说，那地方在阿蒙哈特三世时期曾是努比亚的门户，很有趣，那儿还有一块石碑，记录了黑人进入埃及必须付关税的历史。为了阻止他单独行动，导游各种办法都用尽了，但毫无结果。里希提先生心意已定，把各种反对意见都撇在一旁。这些意见包括：(一)不值得进行这一次冒险。(二)不可能有汽车到那儿去，他无法进行这次探险。(三)无法找到汽车去做这次旅行。(四)汽车费用太高，他一定付不起。对第一种意见里希提先生嗤之以鼻；对第二种意见他表示不相信；对第三种意见他提出自己去找车；而第四种意见他则用流利的*语自己去讨价还价。最后，他还是离开了(他

没向任何人说，自己一个人偷偷离开了)。他是以一种秘密的方式偷偷溜走的，生怕其他游客也想改变已定的游览路线。

“Fey?”阿勒顿夫人向一旁歪着头，考虑着如何回答，“呃，这是苏格兰话，意思就是乐极生悲。你知道，事情太美好了，不可能存在、持久!”

她借题发挥起来，波洛专心地听她讲。

“谢谢你，夫人，现在我懂了。昨天多伊尔夫人死里逃生前不久你就那么说过。让我很纳闷。”

阿勒顿夫人微微颤抖了一下。

“那真是死里逃生，你觉得会不会是那些黑小鬼滚着玩的?世界上的男孩都爱干这种事，但并不一定真怀有恶意。”

波洛耸了耸肩。

“有可能，夫人。”

他转变了话题，谈起了马略卡，并提了各种可能发生的具体问题。

阿勒顿夫人现在非常喜欢这个小个子男人了。可能部分是出于一种矛盾的心理。她觉得，蒂姆一直在破坏她对赫尔克里·波洛的印象，他把波洛说成是“低级的暴发户”，但她并不这样认为。她猜想是波洛那奇特的外国服装引起了儿子的偏见，她倒觉得波洛先生是个聪明、能激励人的同伴；他还很有同情心。她觉得自己可以信任他，遂把自己讨厌乔安娜·索伍德的想法告诉了他。谈完这件事使她感到心情轻松些，而且坦白说，有什么不能谈的呢?波洛不认识乔安娜——也许永远不会见到她，自己已饱受嫉妒的折磨，为什么不把自己从中解脱出来呢?

就在同时，蒂姆和罗莎莉·奥特伯恩也在谈论她。蒂姆刚才一直在半开玩笑地诅咒自己的运气。他说他那虚弱的身体虽然从未差到真正了不得的程度，但也从未好到不影响他的生活。他钱很少，又找不到惬意的工作。

“过着毫无生气、平平淡淡的生活，”他最后很不满意地说。

罗莎莉突然说：“你有许多人羡慕的东西。”

“什么?”

“你的母亲。”

蒂姆感到很惊奇，但也很高兴。

“母亲?是的，当然她是个十分与众不同的人。我很感激你看出这一点。”

“我认为她很了不起，她看上去很可爱，从容、冷静，好像什么事都不会烦扰她；还……还有，她对什么事都很感兴趣。”

罗莎莉由于急于表明自己的想法而有点口吃。

蒂姆对这个女孩产生了一种温暖的感觉，他希望自己能回报她所说的好话，但不幸的是，奥特伯恩夫人在他看来是世界上最大的祸害。由于不能以同样的话语做出回应，他感到很窘。

史凯勒小姐留在汽艇里，她不敢冒险骑骆驼或用两条腿走上去，她干脆地说道：

“鲍尔斯小姐，很抱歉我要你跟我一起留下来。我本想让你去，叫科妮莉娅留下，但年轻女孩就是那么自私，也不跟我说一声就急急忙忙走了。我看到她和那个缺乏教养的年轻人弗格森在谈话。科妮莉娅使我非常失望，她对交朋友根本没有辨别能力。”

鲍尔斯小姐以她一贯淡淡的口气回答说：

“是呀，史凯勒小姐，步行到那里去太热了。那些骆驼身上的坐垫看来也挺可怕的，上面可能有跳蚤。”她扶了扶眼镜，眯起眼睛看着从

山上下去的那群人说：“罗布森小姐现在没和那个年轻人走在一起了，她和贝斯纳医生在一起。”

史凯勒小姐咕哝了一句什么。

自她发现贝斯纳医生在捷克有个很大的诊所，又是个在欧洲名声响亮的内科医生后，她就开始对他态度谦和了；而且，在旅途结束之前，她还可能要他帮她看看病。

这群人回到卡纳克号邮轮时，林内特惊奇地叫了一声：“我的电报!”

她一把从布告栏里拿出电报，把它拆开了。

“怎么，我不懂……马铃薯、甜菜根，这是怎么回事，西蒙?”

西蒙刚走近，从她背后望过去，突然听见一个发怒的声音说：“对不起，那是我的电报。”

里希提先生粗暴地把电报从她手中夺过去，一边怒气冲冲地看着她。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十一章(2)

林内特惊奇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电报封皮翻了过来。

“噢，西蒙，我好傻呀!这是里希提，不是里奇维——我现在当然不再叫里奇维了，我必须向人家道歉。”

她跟随着小个子考古学家走到船尾。

“真对不起，里希提先生，你知道我结婚前的名字叫里奇维，而我刚结婚不久，因此—— ”

她停顿了一下，笑了起来，脸上浮现出两个小酒窝，想使他对年轻新娘的小小失误也付之一笑。但是里希提并未被她“逗乐”，即使维多利亚女王在最生气的时候，表情也不可能比他更冷酷了。

“看名字必须看清楚，在这些事情上粗心大意是不可原谅的。”

林内特咬着嘴唇，脸倏地红了起来，道歉之后竟会遭到这种对待，她感到很不习惯。她转身就走，回到西蒙身边，愤愤地说：“意大利人实在叫人难以忍受。”

“别放在心上，亲爱的，我们去看看你喜欢的那座牙雕大鳄鱼吧。”

他们一起上岸了。

波洛望着他们走上浮动码头，耳边听到一阵急促的呼吸声，他转身一看，杰奎琳·贝尔弗正在他身旁，双手紧紧握住栏杆。她把脸转向他，脸上的表情使他十分吃惊。这已经不再是一种高兴或者带着恶意的表情，而是仿佛被某种燃烧的炽烈感情所吞噬。

“他们不在乎了。”话音很低，很快，“他们已跑到我前面去了，对他们我已无能为力了。他们不在乎我是否在这儿……我不能——我再也不能打击他们了……”

她抓着栏杆的手颤抖着。

“小姐——”

她不等别人说下去，又接着说：

“唉，现在太晚了，来不及警告……你说得对，我不该来，不该做这次旅行的。你把它叫什么来着?灵魂的旅程?我不能回去，我得继续下去，我现在正在继续。他们在一起不会幸福，不会的，迟早我会把他杀掉……”

她突然转身走开了。波洛眼看着她离去，同时感到有只手放到他的肩上。

“波洛先生，你的女朋友好像有点不高兴。”

波洛惊奇地转过脸来，看到一位老朋友。

“雷斯上校!”

这位皮肤黝黑的高个子笑了起来。

“有点出乎意料，是吗?”

赫尔克里·波洛一年前在伦敦遇见过雷斯上校，他们当时都是某个悬奇晚宴上的客人。那是一次以主人(一个怪胎)的死亡而告终的晚宴。

波洛知道雷斯是个行踪神秘的人，他总是出现在大英帝国某个将要出事的前哨阵地。

“所以你现在待在瓦迪哈尔法这儿啰。”他若有所思地说。

“我就在这条船上。”

“你是说——”

“我会和你一起返回谢拉尔。”

赫尔克里·波洛的眉毛往上挑了一下。

“那倒很有趣。我们一块儿来喝一杯，怎么样?”

他们走进了大厅，厅内空荡荡的。波洛为上校点了杯威士忌，给自己要了一大杯放足糖的橘子汁。

“那么你要和我们一起回去啰，”波洛边喝着橘子汁边说道，“你要是搭日夜航行的公务邮轮不是更快一点吗?”

雷斯上校的脸上泛起了笑容。

“波洛先生，你跟往常一样，恰好又在现场了。”他高兴地说。

“你说的是旅客吗?”

“其中一位旅客。”

“不知道是哪一位呢?”赫尔克里·波洛望着天花板问道。

“遗憾的是，我自己也不知道。”雷斯感叹地说。

波洛似乎很感兴趣。雷斯说:

“对你没有必要保密，我们在这儿也碰到了不少麻烦，林林总总的麻烦。我们在跟踪的不是那些公开率领暴徒闹事的人，而是那些很巧妙地把火柴放到火药里去的人。有三个人，一个死了，一个在监狱里，我要找的是第三个——他曾经残酷地谋杀过五、六个人(可真有点本事)，他是职业煽动者中最机灵的一个……他就在这艘船上，我是从落到我们手里的一封信中得知的。经过翻译的破解，这段话的意思是：‘将于七日到十三日搭乘卡纳克号旅行。’这段话没有说嫌犯将以什么名字出现。”

“你有什么关于他的资料吗?”

“没有。他有点美国、爱尔兰及法国血统，是个混血儿，但这对我们没有多大帮助。你有什么想法吗?”

“有点想法——一切都很好。”波洛沉思地说。

他们俩彼此非常了解，因此雷斯就不再继续追问了，他知道赫尔克里·波洛对于他不肯定的事从不会再说什么的。波洛擦了擦鼻子，不愉快地说：“这艘船上有件事使我十分不安。”

雷斯带着询问的目光看着他。

“你想象一下，”波洛说，“某甲无情辜负了某乙，而某乙想进一步报复，还进行了威胁。”

“某甲和某乙两人都在这条船上吗?”

“正是这样。”波洛点点头。

“我想，某乙是个女的吧?”

“一点也没错。”

雷斯点了一支香烟。

“这倒不用担心。到处去说他们打算怎么怎么做的人，往往不会真动手的。”

“你是说，尤其是这种与女人们有关的案件?是的，确实是这样。”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十一章(3)

但他看上去还是不大高兴。

“还有什么事?”雷斯问道。

“有，还有件事。昨天某甲险些丧命，而这件事又完全可称为是一次意外。”

“某乙策划的?”

“不，问题就在这儿，某乙可能与这次事件毫无关系。”

“那么，这是一次偶发事故。”

“我想是的，但我不喜欢这样的偶发事故。”

“你肯定某乙在这次事件中没有插手吗?”

“完全可以肯定。”

“哦，那么，总是会发生巧合的。顺便问一下，谁是某甲?是个令人讨厌的人吗?”

“正好相反。某甲是个有钱而漂亮迷人的年轻女士。”

雷斯笑了。

“听上去真像小说情节。”

“是吧。但我告诉你，我的朋友，我对这件事不太高兴，如果我的想法正确——我一向是正确的。”(雷斯听到他这句十分典型的话偷偷笑了)“因此，这事令人十分焦虑不安。现在，你又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你说，在卡纳克号上有一个杀人凶手。”

“一般而言，他不杀漂亮的年轻女子。”

波洛不满意地摇了摇头。

“我的朋友，我担心，”他说，“我担心……今天，我劝过多伊尔夫人跟她丈夫一起到喀土穆去，不要回到船上来，但他们不愿意。上帝保佑我们平安到达谢拉尔。”

“你的想法太悲观了吧?”

波洛摇了摇头。

“我担心，”他坦白地说，“是的，我，赫尔克里·波洛，很担心……”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十二章(1)

科妮莉娅·罗布森站在阿布辛拜勒神庙里。这是第二天的夜晚，一个又闷又热的夜晚。卡纳克号又一次停泊在阿布辛拜勒，是为了让旅客再参观一次神庙。这次借助于人工照明，因此风景看起来不大一样。对此，科妮莉娅向站在她身边的弗格森先生发表着评论，表现出惊奇。

“嗨，你瞧，现在更好看了!”她大声说道，“所有被国王杀了头的那些敌人——他们的形象很突出。那边有一座漂亮的城堡是我以前从未注意过的。要是贝斯纳医生在这里就好了，他会告诉我这是什么。”

“我真不理解，你怎么认为那个老傻瓜会胜过我。”弗格森心情忧郁地说。

“哎呀，他是我所见过最好的人之一。”

“他是一个自负、讨厌的老家伙。”

“你不应该这样说。”

年轻人突然抓住了她的手臂。他们刚从神庙中出来，走到月光下。

“为什么你可以容忍那些胖老头缠着你，让一个凶恶的老太婆欺侮你，看不起你?”

“怎么啦，弗格森先生!”

“你难道没有一点骨气吗?难道你不知道你并不比那老太婆低一等吗?”

“但是，我跟她是不一样的!”科妮莉娅以一种诚实而深信不疑的口气说。

“你只不过不像她那样有钱罢了。”

“不，不是。玛丽表姐是很有教养的，而且——”

“有教养!”这年轻人像刚才突然抓住她的手臂那样，又突然把她的手臂放开了，“这几个字使我恶心。”

科妮莉娅吃惊地望着他。

“她不喜欢你跟我说话，是吗?”年轻人问。

科妮莉娅脸红了，显得很窘。

“为什么?因为她认为我的社会地位不如她!哼!你不会觉得生气吗?”

科妮莉娅支支吾吾地说：“你不要发这样大的脾气。”

“你，一个美国人，难道不知道每个人生来都是自由、平等的吗?”

“不是这样的。”科妮莉娅以平静而肯定的口气回答。

“我的好小姐，这是你们宪法中的一条。”

“玛丽表姐说过，政治家不是绅士，”科妮莉娅说，“人就是不平等的，这没有什么好说的。我知道我长得很普通；过去，我为此感到羞耻，但现在我已经习惯了。我很愿意像多伊尔夫人那样文雅、漂亮，但我毕竟不是，因此我想烦恼是没有用的。”

“多伊尔夫人!”弗格森以极其鄙视的口吻大声说，“她这种女人该被枪毙，好用来警惕其他的人。”

科妮莉娅不安地看着他。

“我想你是消化不良吧，”她亲切地说，“我有一种特殊的胃蛋白片，玛丽表姐曾试用过，你想试试吗?”

弗格森先生说：“对你这个人真没办法。”

他转过身，大步走开了。科妮莉娅向着邮轮走去，当她刚要跨上舷梯时，弗格森又赶了上来。

“你是这艘船上最好的人，”他说，“你可要记住这一点。”

科妮莉娅高兴得涨红了脸，走进了观景舱。史凯勒小姐正在和贝斯纳医生交谈。他谈到他的某些皇室病人，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谈话。

科妮莉娅内疚地说：“玛丽表姐，希望我走开的时间不是太久。”

老太太看了看表，厉声说道：“亲爱的，你确实没有掌握时间，你把我的天鹅绒披肩放在哪儿了?”

科妮莉娅朝四周看了一下。

“玛丽表姐，我去看看是不是放在房里。”

“当然不在房间里!晚饭后我才放在这儿的，我没有离开过，就放在这椅子上。”

科妮莉娅胡乱地找了一下。

“玛丽表姐，哪儿都没有。”

“胡扯!”史凯勒小姐说，“四处找找去!”

这如同向一条狗发出的命令，而科妮莉娅也就像狗一样服从了这个命令。坐在附近桌旁一言不发的范索普先生站起来帮她的忙，然而，披肩还是没有找到。

天气异常闷热，因此，很多人上岸参观完神庙以后都很早回船休息了。多伊尔夫妇在角落和潘宁顿以及雷斯打桥牌。观景舱中的其他人，像赫尔克里·波洛，则在靠近门边的一张小桌旁打瞌睡。

史凯勒小姐由科妮莉娅和鲍尔斯小姐扶着，像皇上巡行那样回自己的房间，半途在波洛的椅子旁停了下来。波洛彬彬有礼地站了起来，忍住了一个相当大的呵欠。

史凯勒小姐说：“波洛先生，我刚刚才知道你是谁。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从我的老朋友鲁弗斯·阿尔丁那里听说你的名字，什么时候你一定得跟我讲讲你办过的案子。”

波洛眨了眨睡眼，以夸张的动作向她鞠了个躬。史凯勒小姐很有礼貌但又好像赏他脸似地点了点头，走了过去。

波洛又打了个呵欠，他由于瞌睡而感到眼皮很沉，动作迟钝，几乎睁不开双眼。他看了一眼正在聚精会神玩桥牌的人，然后，再看了一下正在专心看书的年轻人范索普。除了这些人，大厅里别无他人。

他穿过旋转门来到甲板上，杰奎琳·贝尔弗匆匆忙忙地沿着甲板走来，几乎和他撞了个满怀。

“对不起，小姐。”

“波洛先生，你似乎很疲倦。”她说。

他坦率地承认道：“确实是这样。我瞌睡得厉害，几乎睁不开眼睛。今天一天都很闷热，很难受。”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十二章(2)

“是呀，”她似乎对这样的天气感到很沮丧。“这种天气什么事情都——办不成!没法子!人们无法继续……”

她的声音很低，很激动。她不是在看他，而是在看着沙滩。她的手紧紧地握着，很僵硬……突然，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了。她说：“晚安，波洛先生。”

“晚安，小姐。”

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但只是一刹那。第二天他又回想了一下，得出结论：这眼神说明她有事相求。他以后要记住这眼神。

然后，他向他的房间走去，而她则向观景舱走去。

科妮莉娅在处理完史凯勒小姐的许多事务和奇怪的要求后，带着一些针线活儿到了观景舱。她一点也不感到疲倦，相反，她觉得精神很好，而且有点兴奋。

四个打桥牌的人还在玩着，另一张椅子上，沉默的范索普在看书。科妮莉娅坐下来开始做女红。

突然，门开了，杰奎琳·贝尔弗走了进来。她站在门口，头向后仰着，然后，按了按铃，漫步穿过大厅，来到科妮莉娅面前坐了下来。

“你上岸去了吗?”她问道。

“是呀。我觉得这一切在月光下真是太迷人了。”

杰奎琳点了点头：“是呀，可爱的夜晚……一个真正适合度蜜月的夜晚。”

她的目光落到了桥牌桌上，在林内特·多伊尔身上停留了一会儿。

侍者听到铃声来了。杰奎琳要了杯双份杜松子酒。她点酒时，西蒙·多伊尔向她扫了一眼，眉宇间隐约闪过一丝焦虑。

他的妻子说：“西蒙，我们正在等你叫牌呢。”

杰奎琳独自哼着小调。酒来了，她拿起酒杯说了声：“嗨，为犯罪干杯！”，一口气喝完了，接着又要了一杯。

西蒙又从桥牌桌那边朝她望了一眼。他叫牌时变得有点心不在焉，他的搭档潘宁顿在叫他出牌。

杰奎琳又开始哼曲子了，起初声音很低，后来大起来了：

“他是她的心上人，而他辜负了她……”

“对不起，”西蒙对潘宁顿说，“你看我多傻，没应答你的叫牌，让他们赢了一局。”

林内特站了起来。

“我困了，我想去睡了。”

“是该睡了。”雷斯上校说。

“我们一起走。”潘宁顿表示赞同。

“西蒙，你也来吗?”

西蒙慢条斯理地说：“再等一会儿，我想先喝一杯。”

林内特点了点头出去了，雷斯跟在她后面，潘宁顿喝完了酒也跟着走了出去。

科妮莉娅开始收起她的针线活儿。

“先别去睡，罗布森小姐，”杰奎琳说，“请别走，我今晚不想睡，请陪陪我。”

科妮莉娅又坐下来。

“我们女孩子应该团结在一起。”

杰奎琳仰起头来笑了，一阵刺耳的笑声。

第二杯酒拿来了。

“喝一点吧，”杰奎琳说。

“不，谢谢你。”科妮莉娅回答说。

杰奎琳向椅背后靠，现在她高声地哼着：

“他是她的心上人，而他辜负了她……”

范索普先生翻过了一页《欧洲内幕》。

西蒙·多伊尔拿起一本杂志。

“真的，我想去睡了，”科妮莉娅说，“已经很晚了。”

“你现在还不能去睡，”杰奎琳一本正经地说，“我不许你走，跟我谈谈你的情况。”

“嗯，我不知道，我没有多少好说的，”科妮莉娅支支吾吾地说，“我就住在家里，我没到过多少地方，这是我第一次到欧洲旅行，这次旅行的每一分钟我都很高兴。”

杰奎琳笑了。

“你是个快乐的人，对吗?天啊，我要是你就好了。”

“哦?是吗?但我是说，我相信——”

科妮莉娅感到有些慌张。毫无疑问，贝尔弗小姐喝多了。对科妮莉娅来说，这实在不是一件新奇的事。在禁酒期间，她看到过许多喝得酩酊大醉的人。但另外也有些什么别的事情……尽管杰奎琳·贝尔弗是在跟她说话，看着她，然而，不知怎么地，科妮莉娅却感到她仿佛在跟其他什么人说话……

这时大厅里只有其他两个人：范索普先生和多伊尔先生。范索普先生似乎完全被书吸引住了，多伊尔先生则显得很古怪，脸上呈现出一种警觉的神色……

杰奎琳又缠着说：“把你的事情都跟我说说。”

科妮莉娅一向很顺从，她试着照办了。她讲得很起劲，谈到她日常生活中一些不必要的细节。她非常不习惯讲话，她一直是习惯当听众的，但贝尔弗小姐却似乎很想知道她的事。科妮莉娅结结巴巴地停了下来，杰奎琳就马上催她：“讲下去，多讲一点。”

科妮莉娅就这样继续讲下去(“当然，母亲很衰弱，有几天她除了麦片粥外什么也不吃——”)，她知道她讲的一切其实十分无聊，心里感到很不自在，只是受到杰奎琳表面上的兴趣所怂恿，她只好讲下去。但是，她真感兴趣吗?她是不是在听别的什么事?或者，也许为了其他什么事，才要她这样讲下去?她是在看着科妮莉娅，是的，但是大厅里不是还坐着其他人吗?

“当然，我们有很好的艺术课，去年冬天我学了——”

(多晚了?一定很晚了。她一直在讲呀，讲呀，心想，要是能发生什么事就好了。)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十二章(3)

就在这时，好像为了满足她的愿望似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只是这件事在那时候发生显得非常自然。

杰奎琳转过脸来对西蒙·多伊尔说：“西蒙，按一下铃，我还要喝一杯。”

西蒙·多伊尔从他的杂志上抬起头来，轻轻地说：“侍者们都去睡觉了，已经是下半夜了。”

“告诉你，我还要喝一杯。”

西蒙说：“杰基，你已经喝得够多了。”

她转过身来看着他。

“关你什么事?”

他耸耸肩说：“是不关我的事。”

她朝他看了有一两分钟，接着说：“怎么啦，西蒙?你怕了?”

西蒙没有回答，小心翼翼地又拿起了杂志。

科妮莉娅低声说道：“啊，天哪，已经这么晚了，我，必须——”

她开始在口袋里摸着，一只钩针掉了出来。

杰奎琳说：“先别去睡，我要有个女孩在这儿帮帮我。”她又笑了起来，“你知道那边的西蒙怕什么?他怕我告诉你我一生的故事。”

“噢，真的吗?”

他们在斗嘴，倒霉的是科妮莉娅。她十分困窘，但同时又感到某种令人愉快的紧张感。西蒙·多伊尔的脸色是多么——多么阴沉啊!

“是的，这是一个很伤心的故事，”杰奎琳说，她那柔和的声音很低，并带有嘲弄的口吻，“他待我很不好，你说是吗，西蒙?”

西蒙·多伊尔恶狠狠地说：“去睡吧，杰基，你喝醉了。”

“亲爱的西蒙，如果你感到不好意思，那你还是离开这里的好。”

西蒙·多伊尔看着她，拿着杂志的手有点发抖，但他说话的口气很生硬。

“我偏要待在这里。”他说。

科妮莉娅第三次低声说：“我真的必须——这么晚了……”

“你不要走，”杰奎琳说，她伸出手把这个女孩按在椅子里，“你待在这里，听我说。”

“杰基，”西蒙严厉地说，“你在出自己的丑，看在上帝的分上，快去睡吧!”

杰奎琳突然在椅子上坐直了身子，话语像一滩水似的，源源不绝从她口中冒出来。

“你怕我当着别人的面大闹一场，是吗?因为你太讲究英国风度了，太压抑了!你要我举止‘体面’些，是吗?但我不在乎我的举止是否体面!你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因为我要说——要说很多话。”

吉姆·范索普小心地合上书，打着呵欠，看了看他的手表，站起来走了出去。这是一种十分英国式的做作举止。

杰奎琳在椅子上转了转身，盯着西蒙。

“你这该死的笨蛋，”她含糊不清地说，“你以为你能那样对待我，而就此算了吗?”

西蒙·多伊尔张了张嘴，接着又闭上了。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好像只要他不吭声，不再说什么话激怒她，她的发作会自己平息下来似的。

杰奎琳的声音变得含糊不清，这一切使科妮莉娅呆住了，她对于任何不加掩饰的感情都非常不习惯。

“我告诉过你，”杰奎琳说，“与其看着你去找另一个女人，我宁愿杀了你……你以为我说的话不算数吗?你错了。我只是一直在等待!你是我的人!你听到了没有?你是属于我的……”

西蒙仍然不说话。杰奎琳的手在衣服里摸了一两分钟，身体向前倾着。

“我告诉过你我要杀死你，我说话算话……”她的手突然举了起来，手中有样东西闪了一下，发出一丝微光。“我要像打死一条狗一样打死你!你真像一条肮脏的狗……”

这时西蒙终于采取行动了，他跳了起来，但就在这一瞬间，她扣动了扳机……

西蒙身体半扭着，从椅子上翻了下去。科妮莉娅惊叫起来，向门边冲去。吉姆·范索普在甲板上，正倚着栏杆。她向他叫道：“范索普先生……范索普先生……”

他向她奔来，她喘着气一把抓住了他。

“她向他开了枪——啊！她向他开了枪……”

西蒙·多伊尔仍然躺着，像他倒下时一样，有一半身体在椅子里，另一半身体在椅子外。杰奎琳站着，好像僵硬了似的，剧烈地颤抖着。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了恐惧，注视着深红色的血慢慢浸透西蒙的裤脚，他用一块手帕紧紧地压在伤口上……

她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是有意的……啊，天哪!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手枪从她那神经质的手指间啪嗒一声落到地板上。她用脚把枪踢开，枪滑进一把长椅下面。

西蒙声音微弱地说：“范索普，看在上帝的面上，如果有人来了，你就说没什么，出了点事，有点小意外。别搞得大惊小怪的。”

范索普一下就理解了他的意思，他点了点头，飞快地跑到门口，门口出现了一张惊恐的努比亚人的脸。范索普说：“没什么，没什么!只是开开玩笑!”

这个黑人侍者仿佛有些疑惑不解，然后，他的疑虑消除了。他咧嘴笑了笑，点点头走开了。

范索普转过身来。

“没关系，不要担心还有别人听到。你知道，只是像软木塞弹出来似的响了一下。现在，下一步——”

他大吃一惊。杰奎琳突然歇斯底里般地哭了起来。

“啊，上帝，我希望我死了……我要把自己打死，我还是死了好……啊，我做了什么事，做了什么事呀!”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十二章(4)

科妮莉娅快步走到她身边。

“嘘!亲爱的，别做声!”

西蒙额头上冒着汗，他的脸因疼痛而抽搐着，他急切地说:

“范索普，叫她出去，看在上帝的分上，叫她离开这里!让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听我说，罗布森小姐，去请你的那位护士来。”他用恳求的眼光看着他们。“不要离开杰奎琳，保证她在护士的照顾下安全无恙，然后，去找贝斯纳，请他到这里来。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让这件事传到我妻子的耳朵里。”

吉姆·范索普会意地点点头。这个沉默的年轻人在处理紧急事务中显得很冷静，很有条理。

他和科妮莉娅两人扶着正在哭泣挣扎的杰奎琳走出了大厅，沿着甲板走进了她的房间。在那儿，她闹得更厉害了，她挣扎着要脱身，哭得更凶。

“我要跳河自杀，我要跳河自杀……我不配再活下去了……啊，西蒙，西蒙!”

范索普对科妮莉娅说：“最好去把鲍尔斯小姐找来。我留在这里，你去找她。”

科妮莉娅点点头，急急忙忙地出去了。

她一离开，杰奎琳就紧紧抓住了范索普。

“他的腿在流血，断了……他会因流血过多而死的。我要到他那里去……啊，西蒙，西蒙，我怎么能这样呢?”

她提高了嗓音。范索普急切地说：“安静点，安静……他会好的。”

她又开始挣扎了。

“让我走，让我去跳河……让我自己死了吧!”

范索普抓住她的肩膀，把她强按在床上。

“你得待在这里，不要大吵大嚷了。振作起来，我告诉你，没事了。”

使他宽慰的是，这位异常激动的女孩确实稍微控制住了自己。门帘被拉到了一边，能干的鲍尔斯小姐穿着一件干净但难看的和式睡衣，在科妮莉娅的陪同下走进来。

“喂，”鲍尔斯小姐开门见山地问，“什么事呀?”

她立即接过手来，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和害怕。

范索普如释重负地把这位过分紧张的女孩交给了能干的鲍尔斯小姐，又匆匆赶到贝斯纳医生的房间。他敲了敲门，直接推门进去了。

“贝斯纳医生?”

一阵可怕的鼾声停下来，有点受惊的声音问道：“怎么啦?什么事呀?”

这时，范索普已开亮了灯。医生惊愕地看着他，眼神像一只猫头鹰。

“是多伊尔，他被枪打伤了。贝尔弗小姐向他开的枪。他在大厅里，你能去看一下吗?”

这位矮胖的医生立即做出了反应。他问了一些简短的问题，穿上了拖鞋、睡衣，拿起一只装有必备药品的小箱子，跟着范索普到大厅

来了。

西蒙已设法把靠近他的那扇窗户打开了，他正把头靠在窗上，呼吸着新鲜空气。他的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

贝斯纳医生走到他身边。

“哎，怎么啦?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浸透了鲜血的手帕落在地毯上，地毯上有一块黑色的血迹。

医生一边检查，一边不断发出日耳曼人的那种咕哝声和惊叫声。

“是的，这儿很不好……骨头断了，流血很多。范索普先生，你必须和我一起把他扶到我房间去。嗯，就是这样，他不能走，我们应该这样扶着他。”

当他们把他扶起来时，科妮莉娅出现在门口，一看到她，医生满意地哼了一声。

“啊，是你!好，跟我们一起来，我需要个帮手。你比我这位朋友能干。他的脸色已经有点苍白了。”

范索普苦笑了一下。

“我去找鲍尔斯小姐，好吗?”他问道。

贝斯纳医生向科妮莉娅体谅地看了一眼。

“你的表现会很出色，小姐，”他说，“你不会昏过去，手脚也不会太笨，是吧?”

“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科妮莉娅热心地说。

贝斯纳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几个人沿着甲板走了。

接下去十分钟是进行外科手术。吉姆·范索普先生对此一点都不感兴趣，看到科妮莉娅表现得异常坚强，他暗暗感到羞愧。

“好了，我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贝斯纳医生最后说，“我的朋友，你是个英雄。”他赞赏地拍了拍西蒙的肩膀，然后，卷起袖子，拿出皮下注射器。“现在我给你打一针，让你睡觉。你的妻子，你要怎么对她说?”

西蒙虚弱地说:

“明天早晨之前不必让她知道……”他接着说，“我——不要怪杰基……这都是我的过错。我辜负了她……可怜的小女孩，她不知道自

己在做什么……”

贝斯纳医生会意地点了点头。

“是的，是的，我懂……”

“是我的错——”西蒙坚持地说，他的目光落到了科妮莉娅身上，“应该有人跟她待在一起。她可能会——伤害自己的。”

贝斯纳医生给西蒙打了一针，科妮莉娅以内行的口吻平静地说：

“你放心，多伊尔先生，鲍尔斯小姐会整夜和她在一起……”

西蒙的脸上掠过一丝感激的神情，他的身体松弛了下来，闭上眼睛。突然，他又使劲睁开眼睛：“范索普——”

“我在，多伊尔。”

“手枪……不该乱丢。侍者们早晨会看到的。”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十二章(5)

范索普点点头：“好，我现在就去把它拿走。”

他走出房间，沿着甲板走去。鲍尔斯小姐出现在杰奎琳的房间门口。

“她现在没事了，”她说，“我已经给她注射了一针吗啡。”

“那你要陪着她吗?”

“哦，是的，吗啡对有些人来说会引起兴奋。我会整夜待在这儿。”

范索普继续朝大厅走去。

大约三分钟后，贝斯纳房间外有轻轻的敲门声。

“贝斯纳医生?”

“怎么啦?”矮胖子出现在门口。

范索普招手示意他到外面甲板上来。

“听我说，我找不到那把枪……”

“什么?”

“手枪。它从杰奎琳的手里掉下来后，她把它踢开，踢进了长椅下面，但现在它不在长椅下面了。”

他们相互注视着。

“有谁会把它拿走呢?”

范索普耸耸肩。贝斯纳说:

“这倒怪了，但我不知道我们能怎么办。”

两人各自走开了，既感到疑惑不解，又隐约感到害怕。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十三章(1)

赫尔克里·波洛正从刮过胡子的脸上抹去肥皂泡，就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在重重地敲了几下后，雷斯上校闯了进来，随手带上了门。

“你的直觉相当正确，事情发生了。”他说。

波洛直起腰来，机警地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林内特·多伊尔死了——昨晚她的脑袋被子弹打穿了。”

波洛沉默了一会儿，记忆中的两件事清楚地浮现在他的眼前。在阿斯旺的一个花园里，一个女孩曾用冷酷的声音急促地说：“我想用我那把心爱的小手枪紧挨着她的脑袋，然后只消我手指一扣……”在记忆中另一幅画面里，同一个声音说道：“当人觉得不能再忍耐下去的时候，事情就会在那一天爆发!”还有曾在她眼睛里闪过的那种恳求，他为什么没有对那恳求做出反应呢?只顾着打瞌睡，他成了瞎子、聋子和傻子……

雷斯接着说：“因为我的军职身份，他们就跑来找我，要我处理这件事。船在半小时之后就要开航，然而现在它必须得到我的同意才能

起锚。当然，凶手来自岸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波洛摇了摇头。雷斯默默地表示同意。

“我同意，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排除这种假设。好吧，老兄，你说怎么办?该看你的了。”

波洛套上一件剪裁精细的衣服，然后说道：“我听从你的吩咐。”

他俩走到甲板上。雷斯说：“贝斯纳现在应该在那儿了，我派侍者去叫他们。”

船上有四间附卫浴的豪华房间。左边有两间，一间住着贝斯纳医生，另一间住着安德鲁·潘宁顿。右边第一间住着史凯勒小姐，另一间住着林内特·多伊尔，她丈夫的更衣室就在隔壁。

一个脸色苍白的侍者站在林内特·多伊尔的房门外。他打开门，他们走了进去，贝斯纳医生正弯着腰站在床边。这两个人进来时，他抬头看了一眼，咕哝了一声。

“医生，关于这件事，你有什么情况可以告诉我们吗?”雷斯问道。

贝斯纳沉思着，摸了摸还没刮胡子的下巴。

“啊，她是被枪杀的，在很近的距离内被枪杀的。看，这儿，就在耳朵上面，子弹就是从这里射进去的。一颗很小的子弹，我敢说是一颗点二二口径的子弹。手枪离她脑袋很近，看，这儿是黑的，皮肤被烧焦了。”

从脑海里那不愉快的记忆中，波洛又想起在阿斯旺的那些对话。

贝斯纳接着说：“她睡着了，没有挣扎。凶手在黑暗中悄悄地走进来，对她开了枪。”

“不可能!”

波洛叫了起来，这违反了他心里的判断：杰奎琳·贝尔弗手里拿着枪，悄悄地溜进熄了灯的房间——不，这和他心目中的情节是不符合的。

贝斯纳透过他那厚厚的眼镜注视着他。

“但是，我告诉你，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是的，是的，我不是指你的推测，我不是在反驳你。”

贝斯纳满意地咕哝了一声。

波洛走过去站在他旁边，林内特·多伊尔侧身躺着，表情自然，安详，但在耳朵上方有一个小窟窿，干了的血在周围结成一圈硬块。

波洛难过地摇了摇头。

接着，他的目光落到他面前漆成白色的墙壁上。他顿时倒抽了一口气。雪白的墙壁被弄脏了，上面有个用某种红褐色液体写成的一个歪歪扭扭的大字母 J。

波洛对它凝视了一会儿，然后俯身轻轻抬起林内特的右手，其中一个手指上沾着红褐色的东西。

“该死原文为法语。——译注。!”赫尔克里·波洛脱口骂道。

“啊，那是什么?”

贝斯纳医生抬头一看。

“哎呀!那个……”

雷斯说：“咳，真是活见鬼。波洛，你做何解释?”

“做何解释?好吧，这非常简单，不是吗?多伊尔夫人要死了，她想指出杀害她的凶手，所以，她用手指蘸着自己的血，写下了凶手名字的缩写字母。哦，是的，这简单极了。”

“啊，可是——”

贝斯纳医生正要说话，雷斯做了个果断的手势，他又闭上了嘴。

“这就是你所得到的印象吗?”他慢吞吞地问道。

波洛向他转过身去，点了点头。

“是的，是的，像我说的那样，这几乎太简单了，太熟悉了，不是吗?在犯罪小说里，这种事太多了!这确实是个小小的老把戏!”

雷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明白了!”他说，“一开始我认为……”他没讲下去。

波洛淡淡地一笑，说：“你以为我会相信荒唐的老把戏吗?不过，对不起，贝斯纳医生，刚才你想说——”

贝斯纳带着很重的喉音说：

“我要说什么?呸!我说这太荒唐，全是胡说八道!这个可怜的夫人在一刹那就死去了。她能用手指蘸着血——你们也看到的，几乎没什么血——在墙上写下字母J?呸!真是胡说八道，通俗闹剧式的胡说八道!”

“真是太幼稚了原文为法语。——译注。。”波洛说。

“但这么做是别有用心的。”雷斯建议道。

“那个，自然啰。”波洛也同意，脸色很严肃。

“J是指什么?”雷斯问道。

波洛立即答道: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十三章(2)

“J是指杰奎琳·贝尔弗杰奎琳， Jacqueline，字首是J。，一个年轻女孩。不到一个星期以前，她曾跟我说，没有任何事情能使她感兴趣，除了——”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故意引用原句说：“‘把我那心爱的小手枪紧挨着她的脑袋，然后只消我手指一扣——’”

“上帝啊!”贝斯纳医生惊叫起来。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雷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是这样吗?”

贝斯纳点了点头。

“是的，正是这样。那是一支口径非常小的手枪，很可能是点二二口径的。当然，我们必须先把子弹取出来，才能下结论。”

雷斯很快理解了这个意思，点点头，接着他问：“死亡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贝斯纳又用手摸着下巴，手指发出摩擦的声音。

“我不想说得太肯定。现在是八点钟，再考虑到昨晚的气温，我认为，她八成已经死了六个小时了，最多不会超过八小时。”

“那就是说，在午夜和凌晨两点之间。”

“正是这样。”

沉默了一会儿，雷斯环顾了一下周围。

“她先生的情况如何?我想他是睡在隔壁房间里吧。”

“这会儿，”贝斯纳医生说，“他正睡在我的房间里。”

两个人都显得非常惊奇。贝斯纳点了几下头。

“哦，看来你们还没有听说。多伊尔先生昨晚在大厅被枪打伤了。”

“被打伤?谁开的枪?”

“杰奎琳·贝尔弗，那个年轻的女孩。”

雷斯急忙问道：“伤得很重吗?”

“不轻，骨头被打碎了。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你们知道，要治疗骨折，一定得尽快地进行X光检查，并给予适当的治疗。但在

船上，这些都办不到。”

波洛沉吟着：“杰奎琳·贝尔弗。”

他们的目光又一次落到墙上的 J上。

雷斯突然说道：“如果现在这里没什么事了，我们就到下面去吧。经理已经把吸烟室交给我们使用了。对于昨晚发生的事情，我们要把细节都弄清楚。”

他们离开了那个房间，雷斯锁上了门，并带走了钥匙。

“我们可以等会儿再来，”他说，“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所有的事实真相弄清楚。”

他们到了下面的甲板上，看见卡纳克号的经理不安地等候在吸烟室门口。这个可怜的人陷入极度不安之中，整件事使他忧心忡忡，他急于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雷斯上校处理。

“先生，根据您的地位，我觉得把此事交给您来处理是最好不过了。我奉命听从您的指挥。如果您负起责任，我保证一切都将根据您的需求来办理。”

“好的!首先请将这间屋子打扫干净，以便波洛先生和我进行调查工作。”

“当然可以，先生。”

“目前就这些事。忙你自己的事吧，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你。”

经理离开了房间，看上去好像稍稍地松了一口气。

雷斯说：“贝斯纳医生，坐下吧，让我们了解一下昨晚事情的全部经过。”

他们静静听着医生低沉的声音。

“看来事情相当清楚，”他讲完后，雷斯说，“那个女孩借着那么一两杯酒发起酒疯来了，最后用点二二口径的手枪向那男人开了一枪。然后，她一直跑到林内特·多伊尔的房间，也向她开了枪。”

但是贝斯纳医生摇着头。

“不，不，我认为不是这样，这是不可能的。其中一个理由是，她不可能把她自己的名字缩写写在墙上，那是很可笑的，不是吗?”

“那是有可能的，”雷斯一本正经地说，“如果她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疯狂和嫉妒，她也许会——呃，可以这么说，签下自己的名字，承

认罪行。”

波洛摇了摇头：“不，不，我认为她不会，那样有欠考虑。”

“那么，对那个J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别人故意把疑点引到她身上。”

贝斯纳点了点头：“是的，凶手很倒霉，因为，这件谋杀案不仅不像是那个年轻小姐做的，而且我认为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怎么说?”

贝斯纳叙述了杰奎琳的歇斯底里，和当时把鲍尔斯小姐请来照顾她的经过。

“我想——我相信鲍尔斯小姐整个晚上都和她待在一起。”

“如果那样的话，事情就会简单得多了。”雷斯说。

“是谁发现尸体的?”波洛问道。

“多伊尔夫人的女仆路易丝·布尔杰。她像往常那样去唤醒她的女主人，却发现她死了。她跑了出来，昏倒在一个侍者的怀里。那个侍者赶快跑去找经理，经理跑来找我。我先找到了贝斯纳，然后就来找你。”

波洛点了点头。

雷斯说：“该让多伊尔知道这件事。你说他还睡着吗?”

贝斯纳点点头说：“是的，他还睡在我的房间里呢。昨晚我给他服了加倍的鸦片制剂。”

雷斯转向波洛。

“好了，”他说，“我想我们不必再耽误医生的时间了，对吧?医生，谢谢你。”

贝斯纳站了起来。

“对了，我得吃早餐去了，然后我要回到房间去看看多伊尔先生是否醒过来了。”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十三章(3)

“谢谢。”

贝斯纳走出去。房里的两个人互看了一眼。

“嗳，波洛，你看怎么样?”雷斯问道，“让你负责这件案子，我会听你的。你说该怎么办?”

波洛欠了欠身。

“好吧，”他说，“我们得进行调查。首先我想我们必须对昨晚的事情进行确认，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询问范索普和罗布森小姐。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是目击者。那支手枪的失踪是一个关键。”

雷斯按了一下铃，叫侍者去传了一个口信。波洛叹了口气，摇摇头。

“这糟糕了，”他嘟哝着，“糟透了。”

“你有什么想法吗?”雷斯好奇地问道。

“我的想法既互相矛盾又乱糟糟的，没有个头绪。你知道，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这个女孩恨林内特·多伊尔，并想杀死她。”

“你以为她能做这事吗?”

“是的——我想是这样的。”波洛的话听上去并没有把握。

“但不会用这种方法。就是这点使你烦恼，是吧?她不会在黑暗中偷偷地走进她的房间，趁她熟睡时打死她。正是这种冷酷残忍，使人感到不真实，对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的。”

“你认为杰奎琳·贝尔弗这个女孩不可能进行这种冷酷的谋杀?”

波洛慢吞吞地说：“你知道，我没把握。是的，她是有这种想法，但我怀疑，实际上，她是否会去做这种事。”

雷斯点头道：“是的，我明白。而且，根据贝斯纳所说，这确实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他说的情况是真的，那倒澄清了不少疑点，但愿如此。”波洛停了一下，接着又坦率地补充说：“如果确实如此，那我很高兴，因为我挺同情这个小女孩。”

门开了，范索普和科妮莉娅走了进来，后面跟着贝斯纳医生。

科妮莉娅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好可怕呀!可怜的……可怜的多伊尔夫人!她那么美丽，杀害她的一定是个狠心的魔鬼!还有可怜的多伊尔先生，他知道了，一定会难过得发疯。唉，昨天晚上他还那么担心，生怕多伊尔夫人知道他被打伤的事。”

“罗布森小姐，这正是我们想向你了解的，”雷斯说，“我们想确切知道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科妮莉娅开始有点慌，但是波洛提了一两个问题之后，她逐渐恢复了平静。

“哦，是的，我了解的，打完桥牌后，多伊尔夫人回到她自己的房间去。不过我怀疑她是否真的回到她自己的房间。”

“她是回到自己房间去了，”雷斯说，“我看见她了，在门口我还向她道了晚安。”

“那是几点钟的事?”波洛问道。

“请原谅，我记不得了。”科妮莉娅回答说。

“是十一点二十分。”雷斯说。

“很好，那么就是说，在十一点二十分时，多伊尔夫人还平安无事。那时候谁在大厅里呢?”

范索普回答说：“多伊尔在里面，还有贝尔弗小姐，我和罗布森小姐。”

“没错，”科妮莉娅表示同意，“潘宁顿先生喝了一点酒，然后就睡觉去了。”

“那是在多伊尔夫人走了以后多久?”

“哦，大约是三、四分钟吧?”

“那么就是在十一点半以前，是吧?”

“嗯，是的。”

“因此，大厅里还剩下你、罗布森小姐、贝尔弗小姐、多伊尔先生和范索普先生，你们都在干什么呢?”

“范索普先生在看书，我在绣花，贝尔弗小姐在……她是在……”

范索普给她解了围。

“她有点喝多了。”

“是的，”科妮莉娅附和道，“她在和我聊天，还问了一些我家里的情况。她滔滔不绝说了很多，主要是对我说，但我总觉得她是在说多伊尔先生。他对她有点恼火，但没说什么。我想他恐怕认为只要保持沉默，贝尔弗小姐就会平静下来。”

“但她并没有平静下来，是吗?”

科妮莉娅点了点头。

“有一两次我想走了，但她叫我留下，我渐渐感到很不自在，后来，范索普先生站起来，走了出去——”

“当时的情景有点让人受不了，”范索普说，“我觉得我应该客客气气地退场。很明显，贝尔弗小姐想当着大家的面大吵一顿。”

“随后，她就拔出了手枪，”科妮莉娅接着说，“多伊尔先生跳了起来，想拿走她的枪。但枪响了，子弹打中了他的腿，接着她开始号啕大哭起来——我简直吓得要死，跟在范索普先生后边跑了出来。后来，他跟我一起回来，多伊尔先生叫我们不要大惊小怪。听到了枪声后，一个努比亚侍者跑了过来，但范索普对他说没什么事。后来，我们就把她送回了她自己的房间。范索普先生留下来陪她，我便去找鲍尔斯小姐。”说到这里，科妮莉娅上气不接下气地停了下来。

“那时候是几点钟?”雷斯问道。

科妮莉娅又回答说：“请原谅，我不知道。”

范索普先生马上回答说：“应该是十二点二十分左右。我知道，因为我回到我的房间的时候，是十二点半。”

“现在还有一两个问题我想搞清楚，”波洛说，“多伊尔夫人离开大厅以后，你们四个人还有谁离开了大厅?”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十三章(4)

“没有。”

“你十分确定贝尔弗小姐根本没有离开过大厅吗?”

范索普马上回答道：“一定没有。贝尔弗小姐、罗布森小姐和我都没有离开过大厅。”

“好，也就是说，贝尔弗小姐在——呃，十二点二十分以前不可能打死多伊尔夫人。罗布森小姐，请你去把鲍尔斯小姐找来。在那段时间里，贝尔弗小姐是不是单独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呢?”

“不是的，范索普先生和她在一起。”

“好!目前为止，贝尔弗小姐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她不在肇事现场。下一个我们要会见的是鲍尔斯小姐。但在去叫她之前，有一两个问题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你说多伊尔先生很焦急，表示不能让贝尔弗小姐一个人留在那儿，你认为是不是他害怕她会进一步采取某种轻率的行动?”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范索普说。

“他是担心她会去伤害多伊尔夫人?”

“不，”范索普摇摇头说，“我认为他没这么想，我想他担心的是她可能——呃，对她自己采取轻率的行动。”

“自杀吗?”

“是的，你知道，她好像头脑完全清醒了，而且对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很难过。她非常后悔，一直在说，她最好死了算了。”

科妮莉娅胆怯地说道：“我觉得他为她而感到十分不安。他说话温柔极了。他说，这都是他的错，是他辜负了她。他——他真的很好。”

赫尔克里·波洛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现在，谈谈手枪的问题，”他继续说道，“手枪怎么样了?”

“她扔掉了。”科妮莉娅说。

“后来呢?”

范索普叙述了他怎样回去找枪，但没能找着的经过。

“啊!”波洛说，“现在我们开始有点眉目了。我想请你们描述精确一些，把当时发生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全部告诉我。”

“贝尔弗小姐让手枪掉在地板上，然后又用脚把它踢开了。”

“她有点恨它。”科妮莉娅解释道，“我知道她当时的心情。”

“你说，枪滑进了一把长椅底下。现在，仔细想想，贝尔弗小姐离开大厅之前没有拿走那支枪吧?”

范索普和科妮莉娅都证实了这一点。

“更准确一点，你们知道，我希望百分之百准确。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贝尔弗小姐离开大厅时，枪还在长椅下。既然贝尔弗小姐不是一个人，而是有范索普先生、罗布森小姐或鲍尔斯小姐在陪着她，那么，她就没有机会在离开大厅前取回手枪。范索普先生，当你回来找枪时，是几点?”

“必定在十二点半以前。”

“从你和贝斯纳医生把多伊尔先生扶出大厅，到你回来找枪，这中间有多长时间?”

“可能是五分钟，也可能再长一些。”

“那么就是说，在那五分钟里，有人把那支枪从长椅底下那个人们看不到的地方拿走了。这个人既然不是贝尔弗小姐，那么又是谁呢?看

来，很可能拿走枪的人就是杀害多伊尔夫人的凶手。我们还可以假定那个人偷听或者偷看到了刚刚发生的一切。”

“我不明白你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范索普反驳道。

“因为，”赫尔克里·波洛说，“你刚才告诉我们，手枪掉在椅子底下人们看不到的地方，所以，偶然被发现的可能性是几乎不存在的；拿走枪的人是个知道枪在哪儿的人，因此，这个人一定在出事现场帮过忙。”

范索普摇了摇头：“在枪响以前，我在甲板上没见到任何人。”

“哦?不过，你是从右边的门出来的。”

“是的，是在我房间这边的门。”

“那么，如果有人从左边的门透过窗子往里看的话，你就看不见了吧!”

“是的。”范索普承认道。

“除了那个努比亚侍者外，还有谁听到了枪声?”

“据我知道，没别人了。”范索普继续说道，“你看，这里的窗子都是关着的，因为傍晚时史凯勒小姐感到风大，连旋转门也是关着的。

我猜根本听不到枪声，因为枪声听起来不过像瓶塞跳出来一样。”

雷斯说：“据我了解，好像没有人听到第二声枪响——也就是打死多伊尔夫人的那一枪。”

“我们等一下再讨论那件事。”波洛说。“现在，我们还是谈谈贝尔弗小姐吧。我们得和鲍尔斯小姐谈谈，但是首先，在你们离开以前，”他示意范索普和科妮莉娅不要走。“你们先把你们自己的情况谈谈，免得以后再叫你们来。先生，你先说……你的全名?”

“詹姆斯·雷克达尔·范索普。”

“地址?”

“北安普敦郡，唐宁顿市的格拉斯莫尔大楼。”

“你的职业?”

“我是个律师。”

“为什么到这个国家来?”

回答停顿了一下，这位没有表情的范索普先生似乎吃了一惊。后来，他几乎是含含糊糊地说出了几个字：“呃——来玩的。”

“噢，”波洛说道，“你来度假的，是不是?”

“嗯——是的。”

“很好，范索普先生，你能不能谈谈，昨晚事情发生以后，你自己做了些什么?”

“我直接睡觉去了。”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十三章(5)

“这是在——”

“就在十二点半刚过。”

“你的房间是在右边二十一号，靠大厅最近的那个房间，是不是?”

“是的。”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回房间以后听到什么声音没有?随便什么声音?”

范索普思索了一下。

“我很快就上床了。我觉得我刚要睡着时，好像听到了‘噗通’一声，别的就没什么了。”

“你听到了‘噗通’一声，就在旁边吗?”

范索普摇了摇头：“真的，我不确定，我已经迷迷糊糊了。”

“那可能是在几点?”

“可能是一点钟吧，我不知道。”

“谢谢你，范索普先生，就这样吧。”

波洛把脸转向科妮莉娅。

“好，罗布森小姐，你的全名?”

“科妮莉娅·露丝。我的地址是康涅狄格州，贝尔弗德的红楼。”

“你怎么会到埃及来的?”

“玛丽表姐——就是史凯勒小姐，带我来和她一起旅行。”

“在这次旅行以前，你见过多伊尔夫人吗?”

“没有，从来没有。”

“昨晚你做了些什么?”

“帮贝斯纳医生包扎好多伊尔先生的腿以后，我就回去睡觉了。”

“你的房间是——”

“左边四十三号，就在贝尔弗小姐隔壁。”

“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科妮莉娅摇了摇头：“我什么也没听到。”

“没听到‘噗通’的声音吗?”

“没有。不过，我是听不到的，因为我房间在左边，紧靠着河岸。”

波洛点了点头：“谢谢，罗布森小姐。现在麻烦你把鲍尔斯小姐请来，好吗?”

范索普和科妮莉娅走了出去。

“看来，已经很清楚了，”雷斯说，“除非这三个互不相关的证人都不老实，否则贝尔弗小姐不可能拿到那支枪。是有人拿到了枪，偷听了这件事，还笨得要死，在墙上写了个大J。”

这时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鲍尔斯小姐走了进来。这位女护士像往常一样沉着、自信地坐了下来。根据波洛提的问题，她说了自己的姓名、地址和职业，接着又补充说：“我伺候史凯勒小姐已有两年多了。”

“她的身体很差吗?”

“啊，不，我不会这么说，”鲍尔斯小姐答道，“她不年轻了，总感到自己身体不好，希望有个护士陪着她。其实没什么严重的，她就是喜欢别人对她充分地照顾，而她自己也愿意付钱。”

波洛表示理解地点点头，接着说：“我听说昨天晚上罗布森小姐把你找去了?”

“嗯，是的，是这样的。”

“你能确切地告诉我昨天发生的事吗?”

“好的。罗布森小姐把已经发生的事简单讲了一下，然后我就跟她一起跑来了。我发现贝尔弗小姐处于异常激动和歇斯底里的状态。”

“她没有说什么威胁多伊尔夫人的话吗?”

“没有，没有那些话。她处于一种反常而自我责备的状态中，她喝了大量的酒。我应该说，酒在她身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我觉得她不能一个人留下，于是给她打了一针吗啡以后，我就坐下来陪着她。”

“好，鲍尔斯小姐，我想请你回答这个问题：贝尔弗小姐离开过她的房间吗?”

“没有。”

“你自己呢?”

“我一直陪她到今天早晨。”

“你敢确定吗?”

“绝对确定。”

“谢谢你，鲍尔斯小姐。”

女护士走了出去。里面两个人互相对望着。

完全可以确定，贝尔弗小姐与这次犯罪无关。

那么，又是谁枪杀了林内特呢?

「书仓」

书仓（Shucang.com），旨在为阅读者弥合数字时代电子化阅读中的各种障碍，从而让个人获得随时、随地、随意阅读与拥有数字内容的惬意体验。

目前，书仓网提供的功能有：

1、在线的电子书报**制作**工具；2、在线电子书**转换**；3、在线电子书、文章**存储**分享；4、在线**阅读**；5、**手机在线**阅读；6、支持各种不同阅读软件、阅读器的电子书**下载**；

可以处理的格式包括epub、mobi、chm、txt、doc、pdf等。

在线版：http://www.shucang.com

手机版：http://shucang.com/m

目录版：http://www.shucang.com/s/index.php

注：比如iphone/itouch的Stanza，已经把书仓放在默认书库中，如果没有看到，可以手工添加目录版地址。